揭示高校招生内幕

招生办主任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内容提要
- 作者简介
- 名家推荐
- 书评：我很优秀但不属于你
- 书评：男人的家是妻子？
- 目录
- 招生办主任（1）
- 招生办主任（2）
- 招生办主任（3）
- 招生办主任（4）
- 招生办主任（5）
- 招生办主任（6）
- 招生办主任（7）
- 招生办主任（8）
- 招生办主任（9）
- 招生办主任（10）
- 招生办主任（11）
- 招生办主任（12）
- 招生办主任（13）
- 招生办主任（14）
- 招生办主任（15）
- 招生办主任（16）
- 招生办主任（17）
- 招生办主任（18）
- 招生办主任（19）
- 招生办主任（20）
- 招生办主任（21）
- 招生办主任（22）
- 招生办主任（23）
- 招生办主任（24）

- 招生办主任（25）
- 招生办主任（26）
- 招生办主任（27）
- 招生办主任（28）
- 招生办主任（29）
- 招生办主任（30）
- 招生办主任（31）
- 招生办主任（32）
- 招生办主任（33）
- 招生办主任（34）
- 招生办主任（35）
- 招生办主任（36）
- 招生办主任（37）
- 招生办主任（38）
- 招生办主任（39）
- 招生办主任（40）
- 招生办主任（41）
- 招生办主任（42）
- 招生办主任（43）
- 招生办主任（44）
- 招生办主任（45）
- 招生办主任（46）
- 招生办主任（47）
- 招生办主任（48）
- 招生办主任（49）
- 招生办主任（50）
- 招生办主任（51）
- 招生办主任（52）
- 招生办主任（53）
- 招生办主任（54）
- 招生办主任（55）
- 招生办主任（56）
- 招生办主任（57）
- 招生办主任（58）
- 招生办主任（59）
- 招生办主任（60）

- 招生办主任（61）
- 招生办主任（62）
- 招生办主任（63）
- 招生办主任（64）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当官场小说首次讲述教育界，人们才发现教育与官场的交集生活如此令人瞠目结舌，却又是如此的真实。有着亲身经历的作者围绕一位负责该城市高校招生的主任与各大高校负责人以及市长的微妙利害关系，再现了财色贿赂、权力诱惑、情爱婚恋侵蚀下的教育界文化人在官场中的浮躁命运和生存态势。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老悟，作家、文学博士、大学教授。学术论著主要有“诗论研究”系列论文10篇左右，“比较文学” 系列论文4篇，“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研究”系列论文10篇左右，散篇论文20多篇，著作（独著或参著）10部左右；创作类著作主要有长篇小说“反思教育三部曲”《招生办主任》《教授变形记》和《大学校长》。

名家推荐

名家推荐：

小说笔触粗犷凌厉，情节错综复杂但线索清晰，节奏有张有弛但舒缓适度，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耐读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导 胡象明

这部小说让我们深为警怵，它令人想起一位先哲的话：官场可以腐败，商场可以腐败，但教育不能腐败。只要教育还没有腐败，一切腐败都是可以改良和再造的。

-北京大学教授、博导 韩毓海

锦都春色好，风韵何时了。君看招生办，处处怜芳草。老悟的这部《招生办主任》，写得有理有据有分寸，有情有义有精神。希望大家既不要对号入座，也不要隔岸观火，而要举旗抓纲看路线，努力改革招生办，多吃法式小面包-盼盼。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当下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 孔庆东

古有科举，今有“招生”，虽然两者不能简单划上等号，但两者的某些“怪状”却一以贯之；历史没有轮回，因为新的循环添加了市场经济的“元素”，幸乎？不幸乎？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李 怡

先由名与利的追逐、权与色的交易，揭示出高校招生中的某些病象，又以精神的迷失、心灵的煎熬，揭悉了病象背后的症结与影响，这一切都使得这部作品在引人入胜之后格外启人思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白 烨

小说题材典型，视角新颖，表现手法别致，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表现方面都有惊人之处，读来让人感奋。堪称是一部当代《官场现形记》。

-国家一级作家、内蒙古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邓九刚

书评：我很优秀但不属于你

我很优秀但不属于你

“朋友们大都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一位拥有妙笔才华的旧友曾在一篇名为The Discussion of Marriage的日志中这样写道。一个表面上相当务实的人心底却在追求脱俗真爱的矛盾之中挣扎，关于婚姻他希望与合适并非优秀的她同心协力共创 美好幸福的生活；另外一个友人却曾高标准的宣讲：等待一个优秀的她。就连家妹也曾感慨：周围缺乏优秀的人--这让我困惑不已--“适合” 与“优秀” 的标准孰是孰非?

这个问题终于在我阅读了由老悟先生撰写的官场小说《招生办主任》（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之后有了肯定的答案。此书以揭露泛文化圈中教育界幕后令人难以置信的腐败为主要内容，但“半边天”们在这个肮脏与丑陋的男人世界里发挥着她们腐蚀剂的作用，唯独穿梭于教育界“败类”的公关小姐田甜对他们说：“不！”

田甜很优秀。田甜是锦都市一家颇有名气且另类的公关公司--百合公关公司--的头牌公关小姐，初中未毕业便被锦都舞蹈学院舞蹈系破格录取，毕业后先后留学于日本和法国，攻读文学和公关学，并获东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巴黎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环球、奥美、伟达等公关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供职，后被百合公关公司挖聘过去。

田甜很高洁。田甜从事公关工作，不免会感慨：碰到的尽是卑鄙的男人！于是她不停地跳槽，最终选择了没有一个男人的百合。她之所以会协助耿荣进行公关活动不是为了高薪而是他的“熊猫”人格；当意识到汪得勇的意图是想“拖延”是想找样稿的“碴”，她决然起身离去；当“恰逢其时”再会汪得勇时，她虽然衣着妩媚但她把话说得很清楚：“是我为我梦寐以求和心仪之至的人所做出的牺牲”；当遇到又老又色的政协委员，她是这样阐释：美是独立的，更不能和什么东西“融为一体”！否则，就意味着美的死亡和消失！

对于田甜，几次不曾得手的汪得勇感慨说：“这才是我应该找的女人！”但优秀而内心高洁的田甜绝对不可能与为了学校利益的曹荆洪、寻求一时痛快的“共产夫妻”、把生活希望寄托在嫁“好男人”的大学生马小蓓和童欢等人有本质上的共性。于是当田甜“被迫牺牲”后厉声厉色地说：“如果我不是自愿的，它便比银子还银子，比金子还金子。”自然，这般优秀的烈女可以与狼共舞但绝不可能屈服于一个披着“共产”牌羊皮的Satyr。

对于田甜，耿荣显然比汪得勇得到的多得多，幸福的多。两个容貌相似的女人都对自己付出了真爱，相比之下，田甜的优秀显而易见。但田甜对于他只能是一次“一夜夫妻”的记忆。田甜最终选择了离开，她一定明白：无论自己多么优秀，也只不过是你保护妻子的工具--我很优秀但不属于你。

书评：男人的家是妻子?

男人的家是妻子?

《塔木德》上讲：婚姻是通向爱情和性满足的理想之途。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为一体。没有妻子，活着就没有欢乐，没有赐福，也没有仁慈。由此可见，男人的家就是妻子。而令人向往的“家”非最近由老悟先生撰写的官场小说《招生办主任》（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中耿荣夫妇莫属。

老悟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教育界令人瞠目结舌的真实，再现了中国教育界难以启齿的官场现象中暴露的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特别是书中几位可谓高学历知识女性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为手段，幻想得到永久的婚姻家庭，却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在令读者悲愤，更让人深省。作为一名女性读者，在此从女性的角度解读婚姻之“家”。

“彩旗”永远飘在家之外。诚然，性生活不和谐会引发婚姻的灾难，但情欲冲破控制或过分膨胀也会毁坏个人。不通过光明的渠道解救因贪污受惩的父母，而是不尊重自我，奢望一劳永逸的马晓蓓将青春做赌注，简单的认为“男人对女人感兴趣的是她的身体而非她的脑袋子”。这的确是“懵懂无知”的地道“小姐”！自以为聪明的她私自装上了“货”，以此实现自己“原夫人”的梦想，却被 “爱人” 卸了“货”，最终被当做一个美丽的“冰箱遗物”处理了。蔡莉萍和沈东凤虽然是张家兄弟的“共产夫妻”，但沈东凤将终身托付给自己15岁时相识的风情万种的招生办公室主任汪得勇，其妯娌虽比她更有先见之明，另择使自己“痛快”的“公牛”痞子校长为夫，但二人均倒在曾经共享过的“公牛”的枪下。

在婚姻家庭里要有恋爱的感觉，但不能忽视别人的感觉。聪慧、机智、自爱的公关小姐田甜运用自己出国留学的知识、才能，发挥女性的优势，为了爱慕的已有家室的“大熊猫”男人弄巧成拙地“牺牲”，

只是追求她所谓的“人生自由的感觉”。但她似乎忽视了绝对自由的不现实性，至少在中国目前不会上演“法国男人对自己的太太找情人不仅不介意反而还引以为荣”的那一幕——婚姻道德的天平永远不会倾向“小三儿”——她最终带着失意离开。

维系婚姻的幸福、美满、稳定的关键是双方的性格和品性。书中唯一的好男人耿荣破例与自己的学生刘兆红结为连理，正是因为彼此性格的“神似”。而好的妻子能创造家的奇迹，刘兆红的品性不允许自己凭借诱人的“优势”，像蔡莉萍那般响应“夫人外交”的政策为他谋取工作利益。而是选择了忠贞不渝地默默辅助他，与他共享“全世界”的幸福。书中最令人悲叹的应该是渔猎女色的汪得勇的妻子章洁芳。她与汪得勇的婚姻生活随着她早年高位截瘫而名存实亡了。但大学生童欢即使成为知天命年纪的汪得勇住宅的主人，但永远不会有与之组建婚姻家庭的那一天，毕竟她还将心甘情愿地被当做“保姆”赠给他人，毕竟她那向上看向上爬的秉性尚存。

目录

一 1

“不用等小耿了--他一大早就来过了！”汪得勇声色俱带不悦地说，“但屁股都没来得及坐热，他的太太就来电话把他叫回去了。据说一个在他家过年的特困生病了！与他前后脚来的锦都财经大学的曹主任以及几个区县招生办的主任随后也走了。”

二 14

耿荣在张民的手下既读了四年书，又打了四年工--他参与过学校招生简章的设计、撰写、分发，新生的招生、接待、安置、入学教育，教学与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深知学校之所以亏损纯是张民经营无方、管理不善造成的，因此，当张民“哄骗”他承租学校时，他“傻乎乎”地接受了张民的“哄骗”。

三 23

原良品所说的“老时间”即晚上八点整。像不少国人一样，原良品很迷信“八”字；加上他又恰好在“二十八”岁那年考上大学，在“三十八”岁那年当上鲁州市团委书记，于是，他后来更加迷信“八”字，并曾专门到鲁元寺向佛许诺，以后每年正月初八必去那里烧香拜佛；后来在“四十八”岁那年当上鲁州市委书记后，他甚至把“八”看成了自己的“命日”！

四 34

“参股百分之五每年获取的收益都这么多，参股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那每年获取的收益岂不更多？我在任期间，那小子可能会真的这么待我，可一旦我离任了呢？我离任了，那小子不一定甚至肯定不会这么待我了。时下的人们哪个不是认职不认人？只要有利可图，过河拆桥、兔死狗烹的事谁不敢做？还是应该支持张民收回学校！”

五 42

听到汪得勇的吼声后，李满德和易容光立马像两只忘情鸣叫的知了突遇雷雨停止鸣叫一样停止了对骂，接着，争先恐后地向汪得勇诉说了自己的委屈，可说着说着，两人又对骂起来了。

六 52

“谁想耍赖？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怕什么？！”汪得勇豪气冲天地说，说完，便把那三盅酒喝了个罄尽。之后，虽然觉得天旋地转，但还是未忘“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起身扑向田甜，田甜条件反射似地一躲，汪得勇轰的一声栽倒在地……

七 63

“老汪这一病他自己倒无所谓，可我们受的影响就可大了！”听完耿荣的介绍后，邵川山说。

“是呀！老汪这一病，我们招生简章的审批就得往后拖，招生工作受到的影响可就不小了！”赵黛丽附和着说。

八 70

当两瓶茅台酒和二瓶人头马被喝光时，李礼辉、张民、耿荣都已烂醉如泥，原良品、马小蓓虽然没全醉但也醉了六七分，汪得勇一则酒量大，二则是有备而来，便清醒如常，于是，一边叫来司机将李礼辉、张民、耿荣等人送走，一边让侍应生把原良品和马小蓓扶进总统套间……

九 80

“你以为一顿饭吃几万块钱应该是一件不可思议事吗？那些人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人，一顿饭吃几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算什么！”耿荣说，“所以嘛，我们也不能一心指望一顿饭就能封住他们的嘴，还得进一步地做做准备工作。

十 89

听到宋慕拯的建议后，张民本想说汪得勇和原良品虽然关系很铁，但那“铁”也只不过是一种利益关系，但转念到这次自己与汪得勇

穿的是一条连裆裤，汪得勇也应该做点实际的事情，而不能只发号施令，便连连点头道：“对，对！这个主意不错！”

十一 99

“这就是桑拿馆？行！在这儿洗桑拿也是一样！”田甜全无睡意地说，“走！去洗桑拿！”说着，头倚耿荣的肩膀手攥着他的胳膊往旅馆里走，边走边品味着他的体味。走进房间后，还没等耿荣搁下手提包便突然双手相挽勾住耿荣的脖子把自己吊了起来，嘴唇奔向他的嘴唇……

十二 109

见面会最后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见面会一结束，学生们纷纷向班主任索要环球招生公司的新生预录登记表。受三中师生的影响，随后武山市其他高中的领导纷纷与环球招生公司武山分公司联系，索要招生简章和登记表，武山分公司堆积如山的招生简章和登记表很快就销售一空……

十三 117

“那就高尔夫球会员卡和麻将会员卡各办一张吧，咱们上午打高尔夫球，下午休息，晚上打麻将--咱们白天里做绅士淑女，晚上做赌徒。”汪得勇随口说道，“做赌徒--听明白了吗？像咱们这种人，只有在做赌徒的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身心愉悦！”

十四 124

张民虽然明知古风就是物主，他之所以不承认自己是物主是为了在遇到麻烦时好脱身?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是满脸堆笑地说：“那就先谢谢古先生了！在下张民，也不是玩古玩的，但有一个对古玩感兴趣的朋友听说，古先生的朋友手中有几件纪晓岚的逸品愿意相让，便托在下前来了解了解。”

十五 134

两人聊天，一起做菜做饭，每做好一道菜汪得勇就将之端上餐桌，做完全部菜后，田甜布酒……但随后“程序”便出问题了--入席

后，汪得勇“不小心”把自己的酒杯弄到地上了，田甜进厨房去给他另取酒杯，田甜一杯酒还没完全喝完就昏然入睡了……

十六 146

“我也赞同你这观点！但是，时代的发展是不以你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张民这类人的出现也是不以你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比我小得多，也不在我这行当里混，因而还只是碰到了一个张民，而我碰到的张民可多了，碰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十七 155

耿荣虽然从他们的话中听出了“来者不善”的味道，并猜想他们的“不善”可能与“统招名额”有关，但想起了“和气生财”的古训，同时也不想让刚刚出现的对自己有利形势逆转直下，便打定主意“因势利导”。

十八 164

一进所长办公室，小苟就将走私犯的赃物以及赃物的登记册送到。接着，缪起瑞关上门，将赃物全部展现在张民面前。张民与古玩打过多次交道，对古玩颇有见地，因而一见那些赃物，便意识到它们可能是些稀世之宝，眼睛不加掩饰地放射出贪婪的光芒。

十九 173

“原市长‘转正’之后，耿荣那小子对他就没有现在这么重要了！”汪得勇进一步指点道，“我们将来又有市长夫人做内助，何事不成？现在让耿荣那小子忙乎，到时候咱们来他一个连根拔起、全面接管不就得了吗？！”

二十 180

本来一见李满德，张兵就恨从心头起，怒从胆边生，无奈两腿疼痛不已，且无法动弹，便只是怒目而视而已。可李满德还那么戏弄他，他便忍无可忍，拿起手边的茶杯就向李满德掷过去，一边掷一边骂道：“这么说，老子挨打了还该怨老子！”

二十一 189

最后，沈东凤急中生智，对着张兵刚刚重新做完手术的双腿猛地一阵花拳绣腿--虽然所挨的只是一阵花拳绣腿，但张兵还是感到痛不欲生，随之便撒开了牢抓着沈东凤头发的手，沈东凤趁机得以逃之夭夭……汪得勇到达张兵的病房时，沈东凤正走出医院的大门……

二十二 198

随后，两人“楚囚对泣”，一起痛痛快快地过了一番“娼妇”、“贱货”、“乌龟”、“王八”的嘴瘾……但此时，其他与会人员则在尽情地享受着在此前曾住过的任何宾馆怎么也不能提供的服务……

二十三 207

张民的话说完后，“强哥”还没来得及发话，那个曾被缪起瑞抓获的文物走私犯便抢嘴道，接着，出其不意地向张民下身飞起一脚，张民随之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哀嚎。而“强哥”的其他团伙则好像没有听见张民哀嚎似的，也各对准张民下身飞起了一脚。

二十四 215

开赛后，每一场开跑都出现过一个高潮--台下骏马奔腾，台上人声鼎沸，完全和看世界杯决赛的情形一样。每次冲线后，尖叫声、呐喊声、欢呼声、惋惜声以及詈骂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欢快的笑脸、失落的愁容以及迷惘的神情彼此交织。

二十五 222

“啊！是你这狗东西呀！”李满德遭袭击后条件反射地回头一看，见是张兵，随口说道，但随后又看到了张民，不禁一惊，想抽身起来。但说时迟那时快，张兵早已反骑到他的身上了，猛烈的一阵拳击随之而至……

二十六 230

“满德！你是怎么回事呀！”闻讯赶到医院的柴莉萍见李满德被送进了抢救室，以为他性命不保，自己付出了惨重代价获得的一切即将化为乌有，失声地尖叫道，“你不是说要和我同甘共苦白头到老的吗？”

二十七 239

“您回去看了之后就知道了！”李满德语气很重地说，“别人怎样威胁我敲诈我我不怕，只要您和原市长理解我就行了！但是，不能只口头理解我，而要付出行动--当下最大的行动就是帮我拿下耿荣！”说着，气冲冲地起身离去。

二十八 247

但是，如果中院现已决定维持原判，耿荣是很难接受的--一来，他为原良品“转正”之事出过汗马之力，没有功劳有苦劳，原良品即使不帮他也不应该损他。二来，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本身就完全有问题，哪有用本朝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来审先朝的事的？！三来，他多年的辛苦便会付之东流。

二十九 256

“唉！他妈的，真美！真像乔尔乔内的名画《睡着的维纳斯》中的维纳斯--这睡姿跟她一样优雅而又随意，这胴体像她那胴体一样匀称而又波浪起伏，这肤色像她那肤色一样橙黄而又深透着洁白，这乳房像她那乳房一样丰满，这臀部像她那臀部一样肥大……”

三十 264

“耿兄，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李满德被抓起来了！”耿荣刚摁下手机的接听键，手机里便传来邵川山的声音，“还有汪得勇和原良品！”

招生办主任（1）

一

除夕的时针一指向午夜十二点，锦都的四郊便同时响起了辞旧迎新的鞭炮声。也许是国泰民安家给民足的缘故，也许是普遍的求富求吉心理虔诚而又强烈的缘故，鞭炮声一直连绵到天明。

环球招生公司的总经理张民虽然在就寝后便沉浸在鞭炮声中，一整夜几乎没有安眠过，但还是在晨曦刚露之时就起床了。仔细地盥漱了一番后，他走出大门，在自己独立的别墅院内溜达起来。虽然锦都的四郊被鞭炮持续轰炸了好几个小时，但由于别墅位于四季苍松翠柏绿竹丛立的锦山半山腰上，加上锦山本是“禁放区”，因此，院内的空气还是清新如洗。呼吸着这大都市里罕有的空气，欣赏着四周的苍松翠柏绿竹，回想着去年巨大的收入和憧憬着新的一年里更巨大的收入，他不由得心旷神怡、兴奋不已……八点钟一到，他又“果断”地结束了“游院”活动，与弟弟张兵一起各自带着妻子开着奔驰去给锦都市招生办公室主任汪得勇拜年。

十二年前，张民从锦海大学毕业时因多科成绩不及格和在读期间多次受过处分，未能拿到毕业证。在去路茫茫之际，他在读大一时的辅导员、当时的锦海大学学生处长兼招生办公室主任汪得勇的指点和帮助下，在锦都创办了高自考补习学校--锦都公学。由于经办无方，学校先是略有盈利后来是资不抵债；同时也由于在办学过程中，意识到专门招生而给别的高自考补习学校提供生源会更省事也更挣钱，他便把锦都公学租给该校的毕业生耿荣，自己在锦都工商局注册了环球招生公司。后来，他在全国一些生源丰富的地方开设分公司，于是，他便由环球招生公司的“经理”变成了环球招生公司的“总经理”。再后来，环球招生公司继续拓展业务，除了与国内为数众多的各类高校有业务往来外，还与海外一些高校有业务往来，于是，他又一跃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教育实业家。

张民开始办高自考补习学校那年，张兵刚好高中毕业。由于患过小儿麻痹症，右腿严重变形，加上成绩太差，张兵便干脆放弃了高考，从老家西蜀投奔张民。

张民的妻子柴莉萍比他小十来岁，蜀州人，椭圆形脸，身高一米六五左右；她最初是在锦都公学做班主任，后来又做环球招生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再后来便做了张民的妻子。

张兵的妻子沈东凤是多杭人，典型的瓜子脸，比柴莉萍略高；十四岁那年进锦都公学，张民在对她那届新生进行入学教育时看中了她，便让她勤工俭学--到他办公室做内勤；张民与柴莉萍结婚的那年，她也与张兵结了婚。

汪得勇是锦都人，“文革”开始不久，到秦水河畔的一个生产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革”结束后，再接再厉地参加了八次高考，最后终于考入了锦海大学政治系。大学毕业后，留校做辅导员，并在文学学位班学习；四年后，任校团委副书记，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又三年后任校学生处长兼招生办主任。刚当上校团委副书记的那年，与自己做辅导员时的学生、当时的校团委秘书章洁芬结婚，但婚后不到一年，章洁芬便因一场车祸而高位截瘫并大脑严重受损；汪得勇时下任锦都市招生办主任。

招生办主任（2）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行驶，张民等到达了汪得勇位于碧云水库边上的别墅前。他们的车还没来得及泊稳，四辆车又接踵而至。

“张总，您早！过年好！”四辆车呈“一”字形停稳后，四颗人头几乎同时从驾驶室内伸出，四张嘴几乎异口同声地冲张民道。

“你们好！过年好！”张民下车后，边关车门边说；稍顿之后，又微微地皱了皱眉语意复杂地问道：“怎么小耿没来？”

张民所说的“小耿”即耿荣，郢州人，幼年丧母；有继母后，依祖父生活。由于家境贫寒，上学晚，耿荣十八岁那年才念完初中。本打算初中一毕业就外出打工的，但在毕业前夕收到了锦都公学的录取通知书……从锦都公学毕业后，耿荣从张民手中租取了锦都公学，不久将它易名为锦都人文大学。经过十几年的奋斗，耿荣先后获高自考毕业证和锦都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法学硕士学位、史学博士学位，同时，也让锦都人文大学从一个人数不足五百人的自考培训学校变成了一个包含了多种层次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超过三万人的民办高等学校。

“小耿？人家有‘三十亩地’、有小妞、有热炕头了，还会像我们这样惦念着恩公汪主任吗？！”最先走近张民的易容光摇头晃脑、语中带刺地说，“过去农民的理想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没想到堂堂史学博士的理想也不过如此！”

易容光是珲州人，头长得像一柄菜刀把，寡瘦寡瘦的--好像全身剥不下二两肉似的；比耿荣大一岁但与他同时入锦都公学。耿荣获高自考毕业证和锦都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那年，易容光获得了一张锦都公学毕业证；时下正经营着自己创办的锦都经济大学。

“也不一定不来--说不定一会儿后就来。”邵川山一边关车门一边偏袒耿荣似地说，“小耿平常那么讲义气，那么按规矩‘出牌’，应该不会不来！”

邵川山是东州人，与易容光同庚但稍小。易容光创办锦都经济大学那年，邵川山创办了锦都金海大学。

“小耿的确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是绝不会像那种没有教养的人那样行为处事的！”赵黛丽既像是附和邵川山又像是话有所指地说。

赵黛丽是秦州人，三年前从锦都大学办了“病退”手续，随后创办了锦都民族大学。

“耿荣那小子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走在张民身后的李满德语气愤愤地说，“这些年来总特立独行，与咱们不合作，对张总和汪主任也不恭不敬……”

李满德是赣州人，与张民同庚但稍大；曾因盗窃、抢劫、强奸等罪坐牢，“保外就医”时在张民的锦都公学做过一年时间的班主任，后自立门户创办了锦都职业技术大学。

“今天咱们是来给汪主任拜年的，我看，影响心情的话就不说了吧！”李满德还没把话说完，张民便打断他的话说道。

“张总所言极是！”搀扶着张兵的易容光应和着张民的话道，随后朝汪得勇别墅的大门努了努嘴道，“汪主任伴着章老师出来接我们了--咱们抓紧走吧！”

招生办主任（3）

“哟！汪主任！您好！过年好！”张民应着易容光的话音抬头一看，见汪得勇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章洁芬欲顺着小洋楼台阶的滑坡往下走，便赶紧冲汪得勇高声说道，“别下来了--汪主任！”边说边加快脚步迎着汪得勇走去。

说话间，张民等就到了汪得勇的跟前，汪得勇便把轮椅退回到走廊放稳，随后，与张民等一一握手，同时热情洋溢神采飞扬地说：“你们早！你们好！欢迎你们！”边说边把张民等迎进家，但柴莉萍和沈东凤在同汪得勇握完手后没有直接进屋，而是转身分别抓着章洁芬的手嘘寒问暖起来；尽管章洁芬目光呆滞、面无表情、手无反应，但柴莉萍和沈东凤还是一脸真诚，满口关心。

“莉萍、东凤，你们俩和章老师进屋来聊吧--外面冷着呢！”见柴莉萍和沈东凤俯着身子与章洁芬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张民从屋里走出来提醒道。

“啊！这外面还真是很有点冷呢！芬姐，咱们进屋去聊吧！”柴莉萍顺着张民的话说，同时给沈东凤递了一个眼色，与她一起把章洁芬推进屋内。

“哟！辛苦你们了！”见柴莉萍和沈东凤把章洁芬推进屋来，汪得勇连忙停止向张民等分发香烟而走向章洁芬，边走边高声冲楼上叫道：“小蓓，来客人了，下来招呼客人--上面的东西等一会儿后再去收拾！”

小蓓姓马，蓉京人，锦都电影学院毕业。十三岁那年，在蓉京贵族子弟学校读初中时，她收到了一份环球招生公司寄去的招生简章。当从简章上得知只要花大钱便能上锦都电影学院后，平时向往成为电影明星的她便立即打电话告知了时任蓉京市龙泉区区长的父亲；随后，她父母带着她和巨额资金找到环球招生公司；再后，她如愿以偿地上了锦都电影学院表演系，同时认了张民这个干爸。她读大四那

年，她父亲因贪污受贿被判为死缓，母亲精神失常，她不仅当电影明星的希望立马化为泡影，而且还得为解救父亲而奔波、为照顾料母亲而费神。她在忧愁欲绝之际，张民再次帮了她一把--把她介绍到汪得勇家做保姆。

“来啦--”一个圆润甜美的声音从楼上回旋而下，接着，楼梯上响起了欢快而又清脆的脚步声。脚步声消失时，楼梯口飘出了一个姑娘，张民等的眼光随即像一根绣花针遇到了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飞速地投了过去，并出现了片刻冷场似的寂静。但很快，那位姑娘便丹唇微起，唱歌一般地说道：“张总过年好！各位过年好！”--尽管张民是马小蓓的干爸，但马小蓓在公众场所总是彬彬有礼地称张民为“张总”--边说边走上前去从汪得勇接过香烟盒给客人敬烟。

“哟！这不是我们的小蓓吗？”马小蓓的话音刚落，易容光便像一个大梦乍醒的人一样叫道，“真是‘女大十八变’--几年不见，我们的小蓓已经长得像一朵出水芙蓉了！”--当年，马小蓓的父母带她找张民时，易容光等都见过她。

“我们的小蓓不仅人长得像一朵出水芙蓉了，而且听说也更加精明能干了！”赵黛丽附和着易容光说，并随手握住马小蓓敬烟的手，亲昵地问道，“在这儿快半年了吧，早就想来看你--唉，总是忙得走不开！听汪主任说你非常敬业，把你章阿姨照料得无微不至的！”

招生办主任（4）

“小蓓的确非常敬业--你们看，这六七百平方米的房子，平时总收拾得像今天这么整洁的，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都是小蓓一手修剪的，洁芬的一日三顿、喝水吃药都是小蓓亲手喂的，来我这里半年多了，连一次街也没上过……”汪得勇像放连珠炮一样地数说着马小蓓的劳绩，末了，又补了一句，“真辛苦她了！”

“嘿！真是辛苦小蓓了！”柴莉萍顺着汪得勇的话说，稍后又转折道，“不过，小蓓可以说也是替我们辛苦的--汪主任平时帮我们跑上跑下、受苦受累的，这些活本应由我们来干的，可都让小蓓干了，真是难为小蓓了！汪主任，我有个建议，您看行不行：今天让小蓓歇一歇，或者干脆放她一天假，让她上街逛一逛商场，或逛一逛庙会--听说今年的庙会规模空前；有什么活就让我们来干吧！”

“对！今天有什么活就让我们来干！”沈东凤走近马小蓓一步，边说边从她手中接过香烟给李满德敬烟，之后，又走近汪得勇，媚眼闪烁地说，“小蓓真的有半年多没上街了吗？那今天就让她上一次街，好好地放松一下！”

“行！”汪得勇爽快地答应道，随后又说，“不过，最好晚上去--晚上的街景更美，更有情调，更有诗意！”

“对！锦都的夜晚比白天美！”赵黛丽认同汪得勇道，“晚上，我也去--我虽然在锦都定居了这么多年，但还从来没有在大年初一的晚上逛过街；再说，我和小蓓晚上一起逛街，相互有个照应--彼此都更有安全感！逛完街后，小蓓就到我那儿去住一宿--我住的那地方虽然没汪主任这儿安静，但上街方便！”

“那好--您的住处地处市中心，确实便于上街；在您那儿住就不用急着赶回我这儿了，可以尽情地逛街！”汪得勇大加肯定道；随后又转向马小蓓道，“小蓓，你白天捡要紧的事做一做，晚上随赵校长去逛街，今晚我替你当班照顾你章阿姨！”

“谢谢汪主任的关心！谢谢莉姐、东凤和赵老师的关心！”马小蓓赶紧答谢道，随后向厨房走去，但一会儿后又转回来对汪得勇说，“汪主任，楚师傅说饭菜已经做好了，问您是现在开饭还是等一会儿。”

楚师傅是章华大酒店的掌勺师傅，汪得勇自从做了锦都市招生办公室主任后，楚师傅几乎每年大年初一都被他的老板范童派到汪得勇家掌勺。

“就现在开饭吧！”汪得勇语气干脆地说。

“不等一会？”邵川山试探着说，“耿荣还没来--他过去每年的今天都来，现在说不定正在路上呢！”

“不用等小耿了--他一大早就来过了！”汪得勇声色俱带不悦地说，“但屁股都没来得及坐热，他的太太就来电话把他叫回去了。据说一个在他家过年的特困生病了！与他前后脚来的锦都财经大学的曹主任以及几个区县招生办的主任随后也走了。”汪得勇刚说完，他搁在房间里的手机响了，便转身去接手机。

汪得勇一向以儒雅著称，平时总一副文质彬彬涵养颇深的样子，而这天是大年初一且有张民等众人在场，他却一反常态，对此，张民等颇感纳闷，以至于在他离开后面面相觑，甚至还出现了片刻的冷场。

招生办主任（5）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为了调节气氛，邵川山故作豁然开朗样子说道，“我说那家伙贼精的，怎么会不来呢？！”

“那小子回去了也好！”易容光语带不满地说，“那小子平时总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眼不见心不烦！”

“的确！没那小子，咱们玩得更痛快！”李满德赤裸裸地说，“赶快吃吧--吃完了，咱们陪汪公好好地玩一玩，用实际行动来给汪公拜年！”

“哟！看来，我们的李校长今天是有备而来啊！”张民戏谑道，“带了多少？说来听听！”

“也没多少！”李满德边从随身携带的提包里掏出一扎“大团结”边说，“这样的--就十多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嘿！我还以为有多少呢？”易容光走近张民一步冲李满德说，“就这么一点，怎么说要陪汪公好好地玩一玩？张总，您说是不是？”

“这么多--也行！不过，不够也不要紧--谁不够，找我！”张民说，“入席吧--想玩的话就得抓紧点！”

汪得勇接完电话走出房间时刚好听到了张民有关“入席”的“号召”，便顺着他的话说：“对！入席吧！”说完，向张民等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张民等入席坐定后，汪得勇率先举箸道：“请吧--诸位走了这么远的路，也该补充点能量了！把肚子填饱后，诸位还是像往常一样，打牌打麻将健身爱干什么干什么！一年忙到头，也该放松放松一下了！”

“遵命！”张民语带夸张地笑道。

在再次举箸之前，张民端起酒杯在桌上磕了磕，朗声地说：“诸位！我们借花献佛，敬汪公一杯--祝汪公身体健康，官运亨通！”

“谢谢大家！也祝各位身体健康，财源广进！”汪得勇答谢道，“来--干杯！”随后，大家一饮而尽。

“谢谢汪公！”放下酒杯后，张民向汪得勇倾了倾身子，一副媚态地说，“我们的财源还得仰仗汪公您了！”

“正是--正是！我们的财源还得仰仗汪公您了！”赵黛丽附和着说，“汪公给张总的‘特控名额’越多，张总的财源就越广！汪公给我们的‘统招名额’越多，我们的财源就越广！”

赵黛丽所说的“特控名额”即各公办高校的机动名额。各公办高校校长及其所在地的政府首脑往往掌控着一定数量的机动名额。赵黛丽所说的“统招名额”即民办高校获得的被纳入到全国高考统一招生计划之中的名额，这类学生由其所在学校自行签发国家承认的毕业文凭，而不像同一所学校的自考生那样必须各科都参加国家组织的统一考试，而且只有及了格之后才能获得国家承认的毕业文凭，因此，民办高校的“统招生”比“自考生”好招生得多。

“嘿！你们也不是不知道--特控名额是由市长校长们掌控着的，统招名额是由市长办公会议决定的！”汪得勇冲赵黛丽等笑道，“要是特控名额由我汪某掌控着，我就全给张总！要是统招名额由我汪某说了算，你们要多少我就给多少！”

招生办主任（6）

“如果没有一定的特控名额做‘支撑’，这生就不好招了。”张民语气疲软地说，“前些年，外地的学生好蒙--不管是公办的还是民办的，他们只要听说是锦都的大学就想上，可这两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们都挑三拣四的，嚷着要上公办大学，有的甚至还要上什么‘211’、‘985’大学；过去一直帮我们做招生代理的那些校长们也开始提条件了--现在仅仅给他们招生劳务费还不行，还得给他们解决一些特殊子弟上大学的问题才行；有些校长甚至提出了明确的比例，比如说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招生代理--南方某县一中的校长，春节前，我去给他辞年时他就明确地提出了一比二百的比例，即我每帮他弄一个特控名额他就给我招二百个学生，经过一番‘协商’后，我俩才达成了一个一比三百的比例的协议。”

“现在的学生一般都是冲毕业证来的，而自考生中能拿到毕业证的，每年最多占毕业生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平常总雄赳赳气昂昂的李满德也叹息道，“如果汪公今年不能帮我多弄几个‘统招名额’，那我今年就会比去年更惨了！”

“你去年惨？惨个屁！”易容光满怀妒意地说，“汪公去年给了你五百个‘统招名额’，张总给你招了一千二百多个‘自考生’，除去各种费用，你少说也净挣了四五百万！惨什么？！”

“怎么不惨--四五百万算什么？！”李满德愤愤不平地说，“怎么耿荣那小子挣了一两个亿你都不惦记，老子挣了四五百万你就惦记着？”

“好了！喝酒不谈工作！”见易李二人越说越“走板”，张民便扫了他们二人一眼，侃侃而道，“今天我们是来给汪公拜年的！吃吧！喝吧！吃好喝好后，好好地陪汪公玩一玩！”

“今天你们是客，主要是你们玩好！我的主要任务是为你们服好务！”汪得勇说，“来！喝这汤--这汤还是趁热喝为好！”边说边给沈东凤舀了一勺子鱼翅汤。

“我自己来！”沈东凤客套道，接着又接过汪得勇手中的勺子给餐桌上每位一一盛汤。

“不谈工作，但可以谈一些其他方面的事嘛！”见大家不仅真的如张民所说的那样不谈工作了，而且话也不说了自顾自地吃喝，汪得勇调节气氛似地说，“谈谈轻松愉快的事吧！”

“对！谈谈轻松愉快的事，大家一起轻松愉快一下！”邵川山应和道，“我提议，下面每人讲一个搞笑的故事，让大家轻松愉快一下！谁讲的故事不搞笑就罚谁一杯酒。”

“我举双手赞成！”邵川山的话音刚落，李满德便说道，随后笑着冲柴莉萍说，“那就请柴小姐起个头吧！”

“还是赵姐讲吧！”柴莉萍看着赵黛丽说，“我不想讲故事，只想骂你们这些臭男人。”

“我倒愿意讲一个故事。”赵黛丽说，“我这故事是这么说的--

从前，一个教书先生很贪酒，且爱撒酒疯。一天，他出了一个‘雨’字让学生对，学生不假思索地对了个‘风’字。

先生听了，添了两个字，将‘雨’变成‘催花雨’让学生再对。

学生有的放矢地对道：撒酒风（疯）。

先生再添两个字后让学生对：阵阵催花雨。

学生也再添两个字对道：常常撒酒风（疯）。

先生听后恼怒地又添了两个字，将上联弄成七个字：园中阵阵催花雨。

学生也又添了两个字，对道：席上常常撒酒风（疯）。

先生见学生‘不依不饶’，便说，你这对子虽然对得好，但不该揭先生的短！

学生答曰：先生如果还不改正错误的话，学生就是先生的先生了！”

招生办主任（7）

“赵姐这故事既搞笑又有品位呢！”赵黛丽的话音刚落，沈东凤便笑道，接着瞟了张民一眼。

“不错！赵姐毕竟是科班出身，正经八百的大学教师嘛--当然品位要高！”张民扫了席面的各位一眼道，“来！咱们为赵姐这么品位高的故事干一杯！”说着，率先一饮而尽，赵黛丽等也一饮而尽。随后，相互敬酒，不一会儿，各自便酒足饭饱罢席了。

“大家上楼去娱乐吧--一定要尽兴尽意！要玩好玩够！”吃完饭后，汪得勇看着张民等说，随后起身向楼上走去。

“我们要玩好玩够，您也要玩好玩够！”张民说，“您忙碌了一整年，也该好好地玩一玩，放松放松！”

到三楼麻将室后，张民向李满德等做了个手势，说：“来！先由我和李校长、易校长陪汪公玩，邵校长做后勤；然后我们轮流做后勤。女士们由张兵带队到健身房去玩--那儿既可以做健身运动，也可以打牌麻将！”

张兵和柴莉萍等上四楼健身房后，汪得勇很自然地南面而坐，接着，张民坐到汪得勇的右边，李满德坐到汪得勇的左边，易容光与汪得勇对面而坐；邵川山则站在汪得勇的身后做“后勤”。第一局开始后，张民等神色凝重地出牌；出到第五张牌的时候，邵川山用食指捅了捅右鼻孔，易容光瞥见后，做出一副颇费斟酌样子打出了一张一筒，结果，汪得勇首战告捷--和了！第二局出到第四张牌时，邵川山同时用食指和中指捅了捅左右鼻孔，李满德瞥见后，也做出一副颇费斟酌样子打出了一张二筒，结果，汪得勇再度告捷--又和了……接着，李满德根据邵川山一些“无意识”的动作连续四次出牌让汪得勇和牌后，嚷着说自己那座位“风水”不好，于是，强行与易容光换了座位。重新坐定后，第一局出到第三张牌时，汪得勇自摸了一张一鹊，结果，再次旗开得胜--和了！接着的四局，邵川山时而捏鼻子时而搔

脑袋，结果，汪得勇又连和四局。到第六局时，易容光也嚷着说那座位“风水”不好，张民便说自己不相信真是那么回事，主动地与易容光换了座位；可张民在连续三次出牌让汪得勇和牌后，也像李满德、易容光一样抱怨座位的“风水”不好，于是，邵川山把张民换了下来……汪得勇在又连续和了三局牌后，忽然听见一串脚步声从洗手间那方向传来，便说自己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下，于是，张民接替了他。

汪得勇离开牌桌后便向洗手间走去，可当他刚走近洗手间时，洗手间的门便忽地开了--沈东凤从里面走了出来！沈东凤正要张口说什么时，汪得勇忽地将自己的嘴按了上去；完事后，对她耳语道：“小宝贝！今天晚上留下来陪陪我！”沈东凤重重地点了点头，也对汪得勇耳语道：“我真想一辈子陪着你呢！”

沈东凤是在十五岁那年与汪得勇好上的。那年春天，汪得勇家的保姆因丈夫病故而请了几天假，而章洁芬又须臾离不开保姆，张民就把沈东凤派到汪得勇家做了几天临时保姆。当时，沈东凤在张民那儿已经“勤工俭学”了一年多，被张民精心而又充分地“开发利用调教”过，加上生长在江南水乡，天生的秀外慧中，便一下子就把汪得勇迷住了；接着，不负张民所望，把汪得勇搞掂了。此后，汪得勇每当想要沈东凤时，便让沈东凤去做几天临时保姆……

招生办主任（8）

沈东凤回四楼后，汪得勇意犹未尽，还想再看她几眼，便上了四楼。他一上楼，张兵就将他让入牌席。随后，张兵像邵川山那样站在汪得勇的背后做“后勤”。再后，便是“三女跑龙袍，一男领风骚”--汪得勇接二连三地和了几个大和。当他还要再接再厉时，马小蓓上楼来告诉他楚师傅已经把饭做好。汪得勇虽然连连和着牌，但心里却念念不忘在洗手间对沈东凤的“耳语”，未等马小蓓开口问是否开饭便放弃了眼看就要和的一局牌……

吃完饭后，汪得勇借口有点冷而进房间去穿衣服，一会儿后，他落在楼上的手机响了，便走出房间上楼去接手机。

“真对不起！诸位！”汪得勇一走出楼梯就冲张民等说，“我本想陪大家玩一个通宵，让大家尽兴尽意，可原市长让我去他那一趟，我只好失陪！”

原市长即原良品，鲁州人，“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头一年考入鲁州大学历史系，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尤其是纪晓岚，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和崇拜之情。不过，他比纪晓岚有更多的爱好，比如爱财、爱古玩等。曾祖父曾做过鲁州商会会长；祖父继承其曾祖父的家业，富甲一方；父母均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扎根”于农村的知识青年。大学毕业后，进鲁州市团委工作，后官运亨通，直至鲁州市委书记。但在三年前，因没管好自己的“小便器”，便“异地”到锦都市做主管文教卫的副市长。在他主管文教卫的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锦都的文教卫尤其是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也由此在锦都市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并在市委书记吴嘉猷上调、市长臧尔江升任市委书记并代理市长之际又兼管政法工作。也许是“官高思王位”吧，随着所握权力的增大，他潜滋暗长了竞选市长的念头。

“没事！原市长找您，您就赶紧去吧--说不定有什么急事呢！”张民说，“我们在这儿已经玩了一整天，也该回了！”

“那也行！”汪得勇说，“小蓓在我这累了几个月，本来想在春节期间放她几天假的，可是一时又找不到替手，今天又累了一整天；上午说好放她今天一个晚上假的，可现在我又得赶往原市长那儿……”

“没事！”还没等汪得勇把话说完，沈东凤就插话道，“小蓓妹还是随赵校长去逛街，我在这儿代替她照顾章老师；您也放心地去原市长那儿--有我在这儿照顾章老师，您也大可放心！”

“这样挺好！”沈东凤刚把话说完，张民便认可道，随后转而对汪得勇说，“您就放心地去原市长那儿吧！再说，原市长也许是让您去打打牌放松放松呢！啊！对了--我车厢里还有一副崭新的麻将，说不定您派得上用处！您顺便带上吧！”说完，张民便转身走向自己的奔驰；一会儿后，又提着一个小型密码箱走向汪得勇的奥迪，边走边冲易容光叫道：“易校长，把汪主任的车钥匙拿过来！”从易容光手中取过汪得勇的车钥匙之后，张民很麻利地将那“麻将”放到汪得勇的驾驶室里。

张民等离开后，汪得勇并没有开着奥迪去见原良品--原良品到锦都就任副市长后，汪得勇每年都是先在腊月二十八那天率领着几个“铁哥们”去给他“辞年”，然后，在正月十八再率领着几个“铁哥们”去向他汇报工作，这两个时间之间一般是不会去“打搅”他的--而是把奥迪开进车库，随后，又把院子的铁门关好。回到屋子里时，见沈东凤正把在轮椅上熟睡了的章洁芬推进她的专用房间去，便走上前去捏着沈东凤的手和她一起推轮椅，之后，顺手把她牵出章洁芬的房间，急匆匆地朝楼上走去。

招生办主任（9）

“小凤--我的小宝贝！我等了你半年了--实在不能再忍了！”一进二楼自己的卧室，汪得勇便把沈东凤放倒到床上，饿虎扑食似地扑上去。

这一次，汪得勇非常猛--简直像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沈东凤还以为汪得勇真的是等了自己半年，感动得热泪盈眶，便极尽所能地配合着他的一举一动……但这只是沈东凤的单边感觉，或者说是她的自作多情--因为汪得勇这次之所以非常猛，是他把沈东凤当成了自己的梦中情人--刘兆红--的替身。

刘兆红即耿荣的太太，菊州人，祖上出过几位儒官，父母为同一所山村中学的语文教师。十二岁那年，父母在一次山洪暴发时为抢救学生而以身殉职。耿荣获锦都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那年，刘兆红入锦都公学，主修文学，兼修绘画。获高自考毕业证和锦都大学文学学士之后，考取了锦都大学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研究生毕业时，刘兆红本可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的，但因崇拜亦师亦友的耿荣，便到锦都人文大学任团委书记，并兼任《锦都人文大学校报》和《锦都人文大学招生简章》主编，时下为耿荣的助手和夫人。

汪得勇是在一年前初识刘兆红的--那是一个阳春三月的上午，刘兆红奉耿荣之命将自己精心设计撰写和反复修改的《锦都人文大学招生简章》样稿送到市招生办审查。内勤人员签收完毕后，刘兆红便告辞离去。当她走向电梯时，汪得勇正半低着头一副沉思的样子迎面走来。刘兆红虽然并不认识汪得勇，但还是彬彬有礼地向他问好。汪得勇也随口还礼，并且不经意地抬头看了刘兆红一眼，但不看则已，一看则如触电一般，立马停住脚步，眼光像黄蜂蜇人一样射向刘兆红，同时在心里暗自惊叫道：“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娇艳的女子？”

等汪得勇回过神来时，刘兆红已飘然走进了电梯。刘兆红走后，汪得勇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进办公室，急急忙忙向内勤人员打听刘兆

红；在弄清楚刘兆红的身份后，他便时而说《锦都人文大学招生简章》内容有问题，时而说它的版面设计有问题，反反复复地让刘兆红把那招生简章送给他审查；后来，找各种借口到锦都人文大学“检查”工作，并专门认真地“检查”刘兆红的工作；再后，把刘兆红借调到市招生办。在接触刘兆红的过程中，汪得勇先是“循循善诱”，后是威逼利诱，但刘兆红始终不为所动，并在感觉到汪得勇可能会对她使用暴力时不辞而别，回到锦都人文大学。因为没得手，汪得勇好长时间茶饭不思坐卧不宁，在实在无法自拔时，便把沈东凤或顺手能找得到的其他人找到家来，让她们做刘兆红的替身……大年初一这天，汪得勇本以为刘兆红会随耿荣一起来给他拜年，让他一饱眼福一解相思之苦的，谁知……

“你真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完事后，沈东凤看着气喘吁吁的汪得勇笑道，“碗里的吃，锅里的也吃！”

“什么碗里的锅里的？我就只吃你！”

“我才不信！哪有猫儿不吃鱼？”

“别瞎猜疑了！兔子也不吃窝边草！再说，我有你这株百吃不厌，永吃永在的草，还会稀罕别的什么草吗？！”汪得勇说着，挣扎着翻身再次压到沈东凤的身上……

不过，汪得勇并不是真的没曾吃过马小蓓这株窝边草。

招生办主任（10）

自从与原良品建立联系后，汪得勇便决意投其所好以巩固自己的位置，并伺机好好地利用其好以使自己更上一层楼。但由于知道原良品是一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汪得勇便迟迟未物色到一个自认为会足以令他感到“可口”的人。正当汪得勇为此忧心忡忡时，张民故技重施地送来马小蓓……

但马小蓓是怀着明确的目的--套上汪得勇以圆自己的明星梦和解救父母于苦海--而来到汪得勇的身边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小蓓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汪得勇不在家时，她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花花草草修剪得整整齐齐……汪得勇回家之前，她精心地“装饰”自己--把自己化妆得既清纯淡雅又“含苞欲放”；汪得勇一到家，她便帮他拿包接衣、端茶送水；汪得勇一安顿下来，她便一副虔诚贴心的样子去服侍章洁芬--或为她喂水喂药，或为她添减衣服，或为她搓手揉脚，或为她轻喉一歌，或为她轻舞一曲……总之，她表现得十分贤淑能干可人，把一切事都做得天衣无缝，于是，到汪府没过多久，便彻底地征服了汪得勇……但是，汪得勇既是一个多情的种子又是一个性欲旺盛、“性”趣多样化的“‘性’情中人”，仅仅一个马小蓓不足为用，于是，看到沈东凤，便顿生“小别胜新婚”之意，而“用”上沈东凤时又想起了苦求不得的刘兆红……

二

在耿荣家过年的特困生有三个但谁也没有生病--刘兆红之所以给耿荣打那个电话，那是因为他们事先有约：耿荣在去汪得勇家“点卯”似的拜年之前便与刘兆红约好，估计他到汪得勇家了，她便给他打电话……

耿荣和刘兆红都有过童年少年时代坎坷生活的磨炼，都经过了青年时代艰苦创业的历练，因而都深谙人情世故，都深深地懂得在当今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力，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又是“发展关系”的最

佳时节之一。既然如此，那么，他们又为何事先要那么相约呢？这除了是不屑于与易容光、李满德等人为伍外，更主要是为了“躲”汪得勇和张民。

原来，耿荣的“发达”，一方面引起了李满德、易容光等同行的嫉妒，另一方面引起了汪得勇和张民的觊觎--汪得勇先是暗示后是明言要参股，但都被耿荣婉拒了；张民则产生了与耿荣解除合同收回学校的想法，并在一年前找耿荣谈过自己的想法，但被耿荣明言拒绝；同时，汪得勇和张民还都曾打过刘兆红的主意，但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此，汪得勇和张民都对耿荣怀恨在心，但都深知自己“师出无名”，而耿荣也不想使自己的声誉和事业受损，因此，耿荣和他们虽然矛盾相当尖锐化但没有公开化。不过，耿荣深知无论是汪得勇还是张民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一方面未雨绸缪，暗中积极准备“斗争”，另一方面也巧妙地与之周旋，如对他们礼貌愈加，尽量避免与他们正面打交道……

吃完午饭后，三个在锦都人文大学学习了三年半第三次被耿荣夫妇请到家中过年的特困生，各自揣着耿荣夫妇给的压岁钱上街逛书店去了。收拾好餐厅后，耿荣见刘兆红还在厨房忙着洗涮，便去帮忙。

招生办主任（11）

“出去吧！这儿用不着你帮忙--马上就做好了。”见耿荣来帮自己，刘兆红语带关爱地对耿荣说，“你这段时间马不停蹄地干活，加上昨晚陪孩子们玩得那么晚，今天一大早又跑来跑去的，够累的了！到楼上去休息一会儿！”

“没什么！”耿荣说，“怎么累都比过去要轻松得多--想当初你没来时，我一个人单枪匹马，里里外外一把手，那才叫‘累’呢！再说，这段时间，你也够累的了--该休息一下的是你！”

“好了！今天过年就别和我‘抬杠’了，让我好好地履行‘内当家’的职责，享受一下‘当家作主’的美好感受！”刘兆红戏谑道，随后朝厨房与阳台之间的一个凳子努了努嘴，让步道，“要不你坐在那儿，指导我干活--你动嘴，我动手！”

“坐就坐！”耿荣佯作生气的样子说，“无非是怕我‘掠你之美’罢了！”可还没来得及坐下，落在客厅里的手机响了。

“谁来的电话？”刘兆红涮洗完毕后走进客厅时，见耿荣拿着手机低头不语，便关切地问，“什么事？”

“徐咏梅来的电话。”耿荣语气平淡地说，“没什么。”

徐咏梅是耿荣攻读法学硕士学位时比他低一级的师妹，曾苦苦地追恋过耿荣；时为锦都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梅姐的电话？”刘兆红语带惊慌地问，“梅姐怎么啦？”

虽然徐咏梅和刘兆红曾互为情敌，但彼此一直都十分友好，情同姐妹--平常也总以“姐妹”相称。

“你梅姐没‘怎么啦’！”见刘兆红神情紧张，耿荣故作轻松地戏谑道，“她好好的--她正和她的追求者一起在她院长家里吃香的喝辣的呢！”

徐咏梅的追求者即锦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武涛，两人读硕士时同届但不同门。从读硕士一年级开始，武涛就暗恋徐咏

梅，但因当时徐咏梅正热烈地追恋着耿荣，武涛便对她只是暗恋而已。耿荣和刘兆红结婚后，武涛对徐咏梅便由暗恋转为“明恋”。但徐咏梅由于心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耿荣情结”，因而对武涛的“明恋”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兴趣，而武涛则似乎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仍然一如既往地追求着徐咏梅--按常规，初一这一天，武涛是应该去给他的顶头上司去拜年的，他之所以“越级拜年”实际上是为追徐咏梅而去的。

“梅姐好好的--你干吗如此闷闷不乐？”刘兆红拉着耿荣的一只胳膊摇了摇半真半假地说，“是不是娶了我后悔了，想和她‘破镜重圆’？”

“你怎么又说这话了？”耿荣挣脱刘兆红的手生气地说，“真没想到你结婚前一向大大方方洒洒脱脱的，结婚后变得如此鸡肠小肚！”

虽然刘兆红与徐咏梅都是耿荣的红颜知己，但在情感上，耿荣是先接受徐咏梅的--徐咏梅是他的师妹，‘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再说，刘兆红虽然最初接到的是锦都公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实际上是在锦都人文大学完成自己的第一学历的--也就是说，她实际上是耿荣的学生，而耿荣在接手锦都公学时就暗中向自己立过军令状--绝不像张民那样毫无师道尊严甚至毫无道德操守，把学校当作自己渔猎女色的场所，因此，对学生从来都是心如止水波澜不兴的。

招生办主任（12）

但何以后来又接受了刘兆红呢？这主要是性格方面的原因--在性格上，徐咏梅热情爽直执著，刘兆红虽然也热情但那又是一种外冷内热的热情，虽然也爽直但那又是一种含而不露的爽直，虽然也执著但那又是一种如泉水奔涌似的激而不烈的执著；同时，由于小时丧母生活多艰，耿荣形成了一种沉静甚至有点忧郁、与人为善但又绝不愿受制于人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正与刘兆红的性格“神似”，因而，在徐咏梅与刘兆红之间，耿荣更倾向于接受刘兆红并最终接受了刘兆红。但人大抵都有点患得患失的--女人尤其如此，加上自己又有点横刀夺爱，于是，在婚后，刘兆红原有的性格“组合成分”里面又增加了一点“谨小慎微”，生怕徐咏梅也横刀夺爱或耿荣移情别恋。

“嗨！说了句玩话--你还当真！”见耿荣声色俱怒，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玩笑开过了头，刘兆红一脸歉意地说，“我说的只是玩笑话--真的是玩笑话，别生气！”

“我没当真！”见刘兆红像一个孩子做了错事后怕的样子，耿荣顿生怜悯之心，便改口说，“也没生你的气！我是在生张民的气！”

听耿荣说到“我没当真”时，刘兆红的精神稍稍放松了一点，但听他又说到“张民”时，她那稍稍放松了一点的精神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了，于是脱口而道：“张民？张民怎么啦？”

“张民贼心没死--他要和咱们对簿公堂！”耿荣说，“徐咏梅刚从武涛那儿得知的--她刚才打电话我就是专门为这件事！”

原来，张民知道汪得勇也觊觎着锦都人文大学，便主动与之合谋，商定两人联手夺取锦都人文大学的经办权，然后平分秋色，于是，在汪得勇的授意下，张民决定通过法律手段收回锦都人文大学。但按规定，张民只能在锦海法庭民事庭起诉，绕不过武涛这一关，于是，在春节前托人找武涛，试图让武涛将来在这一件事上把“天平”向他倾斜一点，但遭到了武涛的一口拒绝；之后，张民又找人给武涛施

压，武涛仍然表示一定要秉公断案。武涛虽曾将耿荣视为情敌，但从心底里敬佩耿荣，便一得知张民的意图，就想直接或通过刘兆红告知耿荣以让他早做准备。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神圣的职责不允许自己那么做，便强忍了下来--直到初一这天才借闲聊的机会向徐咏梅透露了张民的意图。

“对簿公堂就对簿公堂！”刘兆红忽然精神抖擞地说，“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是堂堂的法学硕士，还怕他不成！”

“唉！打官司没有赢家！”耿荣颇感无奈地说，“算了，到时候再说，今天过大年的，不谈这事了！”

“怎么算了？”刘兆红说，“今天过大年，没别的要紧的事--正好有时间好好地琢磨琢磨，准备一下。”说完就拉着耿荣往楼上走；到二楼的卧室后，又急着取钥匙准备去开保险柜。

“别忙乎了--”见刘兆红急急忙忙的，耿荣连忙说，“该准备的我早就准备了！”

“早就准备了？”刘兆红两眼盯着耿荣，似乎不大相信地说，“真的吗？”

招生办主任（13）

“真的！”耿荣将刘兆红拉到沙发上坐下，轻轻地揉搓着她的手说，“有句老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再说，我是经济学出身，又对法学潜心钻研了三四年，史书也读了一些。我能不早做准备吗？”随后，把自己早做的“准备”对刘兆红简单地说了一下。

原来，张民当初之所以把锦都公学租给耿荣是因为他实在经办不下去了--锦都公学当时的在校生不足五百人，每年的毛收入不到三百万元，而学校每年的场地设备租用费、教职工的工资等总共得花二百七八十万，招生广告费、劳务费和校舍的维修费得花八九十万元，张民办了四年学，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还债台高筑--欠银行的近二百万元，欠广告公司、招生代理和建筑公司的七八十万元，债主每天盈门，张民被逼得有家不能归，学校也面临着被债主们封门，于是，张民采取“哄骗”手段把学校租给了耿荣。

耿荣在张民的手下既读了四年书，又打了四年工--他参与过学校招生简章的设计、撰写、分发，新生的招生、接待、安置、入学教育，教学与管理等各方面的工作，深知学校之所以亏损纯是张民经营无方、管理不善造成的，因此，当张民“哄骗”他承租学校时，他“傻乎乎”地接受了张民的“哄骗”。

承租学校之后，耿荣借口为了摆脱债主们的严限追逼，但实际上是为了使学校更具“吸引力”，向张民提出将学校更名，而张民本来主要是为了摆脱债务才把学校租给耿荣的，心想只要你耿荣能帮我接受债务，让我躲过债主的纠缠，过几天安稳日子，你爱做什么都行，便满口答应了。在变更学校名称时，耿荣又要张民和自己补充签订了一个合同，合同明确写明张民虽然是学校的法人代表，但在耿荣如期如数付清租金的情况下，不得参与学校的任何事务，不得改变学校的出租方式和租金，租期由五年延长为十年，十年之内如果耿荣无违约行为，张民应将学校续租给耿荣，具体的续租事项由双方协商后定。后

来，随着耿荣把学校越办越好，张民心里越来越不平衡，并萌生毁约之心。耿荣也意识到张民可能言而无信、横生波澜，便暗做准备--找公证处、土地局、市教委核实了新旧校园的地域界限（耿荣承租学校后，根据需要，耿荣以老校址为“圆心”扩征二千七百亩地，将校园由原来的三百亩扩展到三千亩），如果张民不恪守合同不讲信用或动其他“歪脑筋”，他便让张民的那三百亩地变成一座“孤岛”……

“既然早就准备好了，干吗还这么忧心忡忡的！”得知耿荣“早已森严壁垒”后，刘兆红眉开眼笑地说，“他要打官司咱们就奉陪！”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打官司没有赢家！”耿荣仍然眉头不展地说，“打官司我们固然不会输，但是也不会没有损失--不说别的，仅时间，我们也得耗费不少！”

“不错--仅时间，我们也得耗费不少！”刘兆红认可道，“而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没有什么比时间更珍贵了！”说完，便偎依到耿荣的怀里。

“的确如此！”耿荣顺势搂住刘兆红一边抚拍一边若有所思地说，“当下尤其如此！”说完，往事便像柳絮在阳春三月的天空中漂浮一样在他脑海里漂浮了起来。

招生办主任（14）

由于工作多时间总不够用，他和刘兆红从谈恋爱到结婚没有一起逛过一次街游览过一次公园看过一次电影，甚至连婚礼也没举行！平时忙于工作，节假日忙于应酬，好不容易才有眼下这可以放松一下的片刻，可是……

想到这儿，耿荣不由自主的叹息了一声。

“怎么啦？”听到耿荣的叹息声，刘兆红吃了一惊，连忙抬起头神色不安地问。没等耿荣回答，她又用嘴“堵”他的嘴，边“堵”边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今天的‘一刻’何止值千金？！今天咱们什么都别再管了！”

“好!今天咱们什么都别再管了！”耿荣接住刘兆红的嘴深情地吮吸了一口后说，随后，搂着她挪向席梦思……

也许是太累了的缘故，尽欢之后，汗水都还没干，耿荣便酣然入睡了，刘兆红则紧挨着耿荣一动不动地躺着，伴随着耿荣节奏起伏的鼾声回想起自己和耿荣之间的一些往事来。

八年前那个九月的早晨，年仅十四岁她背着被子提着对于她来说堪称“硕大”的行李包刚走下列车，一个身材高挑看起来有点“单薄”的小伙子手举着一面印有“锦都公学”字样的“小红旗”奔了过来；在问明情况之后，他像突然间找了自己走失了很久的妹妹一样地兴高采烈；接着，又和蔼可亲地向她自我介绍道：“我是耿荣，今年刚从锦都公学毕业，毕业后留在学校学生处工作，现在本站负责迎接新生。”说完，便从她手中接过被子和行李包，带着她向出站口走去。

把刘兆红送到迎新车上时，车站广播正播送着下一趟列车到达的时间和停靠的站台名，耿荣连忙对她说：“我要去接下一趟列车上的新同学，不能陪你了！”随后，急匆匆地走下了车。耿荣离去后，刘兆红看着自己当初费了好大的劲才弄上火车的行李包，刚才却被耿荣像拎着手提包一样拎上迎新车，不由自主地想：“我要是有一个像这样的哥

哥那该多好呀！……”可她还没来得及结束想象，耿荣又返回到车上来将一块雪糕递给她，边递边冲她说道：“哎--吃雪糕！降降暑解解渴！”她还没来得及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耿荣便再次下了迎新车……

入学一周后，校学生会组织举办了迎新联欢会。她代表预科班学生演唱云南民歌《小河淌水》，歌声刚落，耿荣便随着几个学生走进会场。主持人赶紧从她手中接过话筒放声说道：“欢迎耿老师--也是我们的学长--的到来！”随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下面请耿老师表演一个节目！”掌声刚落，主持人接着又出其不意地说。

“我出差刚回，得知同学们在这里联欢后，我搁下旅行包就奔这儿来，表达我对同学们的欢迎。”耿荣推辞道，“但我毫无表演节目的准备--表演节目就免了吧！”

“耿师兄--啊！不对，现在应该叫耿老师了！耿老师你弹唱歌舞样样在行，还用准备吗？”一个“高音”从人群中传来。

招生办主任（15）

“对！耿老师你那么多才多艺，表演个把节目还用准备吗？”另一个“高音”也从人群中传了出来。那个“高音”刚落，人群中又传来了此起彼伏的“高音”。

“你就朗诵刘半农的那首《教我如何不想她》吧。你在去年的迎新联欢会上朗诵过！”

“不！仅仅朗诵还不行--还得唱一首歌！你的歌唱得那么好！”

“你就唱那首《掀起你的盖头来》吧！”

“《达坂城的姑娘》也行！”

“《在那遥远的地方》也行！”

……

意识到自己怎么推辞也是推辞不掉的，耿荣便从主持人手中接过话筒说道：“好了，我接受大家的美意！大家离乡背井、负笈锦都，大概像我一样很想念故乡及故乡的亲友吧。我就清唱那首由刘半农先生作词、赵元任先生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寄托我和大家对故乡及故乡亲友的思念吧！”随后，会场一片寂静，耿荣用他那雄浑的男中音唱道：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教我如何不想她？

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

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教我如何不想她？

耿荣的歌声刚落，会场上立马响起春雷般的掌声……

迎新联欢会不久，耿荣又在学校大礼堂以校长的身份主持召开了由全校师生参加的“狠抓教学质量，提升学校形象”动员大会，随后，又深入课堂听教师讲课，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在到她所在预科班听大学语文课时听了她的发言后，耿荣发现她不仅语文基础很好，而且思维敏捷、思路清晰，很难想象出她仅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完全可以跳过预科班直接进入本科班学习，于是，在课后约见了她。之后，她便转入了中文高自考班学习；四年后，又考取了锦都大学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正当刘兆红正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时，耿荣梦魇了一声，随后便醒了过来。

“怎么啦！”见耿荣在梦魇之中醒来，刘兆红颇感不安，便关切地问道，“是不是……”

“没什么，做了个梦而已！”见刘兆红一脸不安，耿荣故作轻松地答道。

“做了个梦--做了个什么梦？”虽然耿荣回答得轻描淡写，但刘兆红想起午饭后徐咏梅打来的那个电话，仍感不安，便追问道，“是不是与汪得勇、张民他们有关？”

“嗨！真是知夫莫如妻！”耿荣戏谑着说，“还真是与汪得勇、张民他们有关！”

“怎么与他们相关？”刘兆红进一步地问道，接着也戏谑着说，“说出来让我帮你解解梦！”

“说就说，”耿荣一副无所谓的口吻说，“在梦中，我和原良品、汪得勇、张民等一起攀登喜马拉雅山，他们说我年轻，精力充沛，让我在前面带路；可当我向珠穆朗玛峰逼近回过头准备招呼他们时，我发现他们在不远的地方倒下了；我急了，慌忙返回去救他们，可当我走近他们时，汪得勇和张民突然坐起来一人抱住我的一只腿，我吓了一大跳，便本能地用力挣脱他们，结果，他们一人带着我的一只登山鞋掉下了悬崖；此时，原良品忽然站了起来，指责我犯了杀人罪，并冲

向我要抓我归案，我一躲闪，结果，原良品也掉下了悬崖，但我的登山服也被他扯掉了一块……”

招生办主任（16）

“啊--原来是这样一个梦！”听完耿荣的讲述后，刘兆红吁叹道；稍顿之后又道，“虽然梦中之事不可当真，但对汪得勇、张民他们那伙人，我们也确实得好好提防提防甚至还可以主动出击以攻为守！”

“提防是应该提防！”耿荣说，“但不可主动出击以攻为守。这除了我说的‘打官司没有赢家’外，还有一个‘人缘人脉’的问题，我们即使不能以人为友，也不能以人为敌；再说，不管张民最初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但我们最初的发展也确实得亏于他；而汪得勇虽然没有给我们提供多大的帮助，但也没有给我们设置多大障碍，至于他打我们学校的主意打你的主意，那也是人之常情--也就是常言所说的‘一家保暖千家怨’。”

“那你打算如何提防呢？”见耿荣迟迟未说如何提防的事，刘兆红便迫不及待地问。

“我除了刚才对你所讲的那些提防外，还打算这么提防，你看可不可行？”耿荣商榷似地说，“我们‘舍财免灾’、‘丢卒保车’，也就是对汪得勇，我们不让他参股，但又让他这几年每年能获得和参了股一样的收益；对张民，我们一是把租金提高百分之十，二是把招生劳务费提高百分之二十……”

“如果这么做，那我们舍的财丢的卒是不是太多了一点？”耿荣还没说完，刘兆红便质疑道，“汪得勇当初是要按百分之十的比例参股，不谈说按百分之十的参股‘舍财’，就是按百分之五的参股‘舍财’，我们按账面收入，每年也得给他六七百万；对张民，我们除了在租金上要损失近百万外，我们在劳务费上也要损失近百万，再说，张民这两年给我们招的那些学生本来也在我们的招生办或招生代理人那里报过名，我们完全可以不给他招生劳务费，但我们还是给了他招生劳务费，而且给的还是足额的！”

“这我知道--我要是不知道，怎么会说是‘舍财免灾’、‘丢卒保车’呢？但我们必须这么做！”耿荣说，“这么做一是可以避免和张民打官司。一旦打起官司来，我们的对手就不是张民一个人了，汪得勇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二是化敌为友。一个人在世上宁可少一个朋友也不可多一个敌人，而这么做我们则不仅多了一个朋友而且还少了一个敌人。三是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我们如果这么做，那么，可以向汪得勇要更多的‘统招名额’，同时，还可以要他利用他的关系和影响给我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而张民呢，肯定会将所招到的学生尽可能多地给我们，这样，不仅我们所招的新生人数增加了，而且还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如李满德、易容光等人的力量。”

“你既然觉得这么做好就这么做吧！”见耿荣说得头头是道，刘兆红便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改口道，“算了，今天就别再谈这事了，好好地休息一下！”说完，便调整睡姿，准备再睡一会儿觉，但还没等她把睡姿调整好，门铃便响了--那几个上街的特困生回来了。

招生办主任（17）

三

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十六，在汪得勇的主持下，锦都市招生办公室召开了新年里的第一次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会上，汪得勇在全面回顾了前一年的工作和部署了新一年的工作后，慷慨激昂地说：

“同志们，随着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的日趋复杂化多样化，我们的招生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也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境外教育机构面向我国招生，它们以优越的学习环境和优厚的学习待遇为诱饵，抢走了我们的不少优秀考生，同时，又以‘宽进’为诱饵，抢走了我们不少成绩不太理想但家境富裕的考生，这样，我们的考生流失了不少；另一方面，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扩招而且扩招的幅度越来越大，民办高校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建起来，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生源，而就全国而言，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总体生源又越来越少。因此，我们今年的招生要重点抓好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地减少生源流向境外，让我们的考生上国内学校。第二，要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尽可能为考生提供条件，让他们上自己理想中的学校。在招生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严守党纪国法，坚决做到廉洁自律，绝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利益！”之后，宣布了招生办几位主要领导的具体分工：“汪得勇--也就是我--除全面负责招生工作外，还主要负责‘高招生办’（即普通高校招生办公室）的工作；招生办副主任萧桂珍负责‘成招生办’（即成人高校招生办公室）的工作；招生办副主任唐云龙负责‘中招生办’（即初高中招生办公室）的工作；招生办主任助理鲍媛媛负责‘小招生办’（即小学招生办公室）的工作。”

会议一结束，汪得勇就与原良品的秘书莫小强联系，提出要向原良品汇报工作。当时，原良品正在去市教委检查工作的途中，就坐在

莫小强前面的车座上，汪得勇的话被他听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伸手从莫小强手中接过手机，没头没脑地说：“老地方老时间见！”说完便按了一下通话结束键。

原良品所说的“老时间”即晚上八点整。像不少国人一样，原良品很迷信“八”字；加上他又恰好在“二十八”岁那年考上大学，在“三十八”岁那年当上鲁州市团委书记，于是，他后来更加迷信“八”字，并曾专门到鲁元寺向佛许诺，以后每年正月初八必去那里烧香拜佛；后来在“四十八”岁那年当上鲁州市委书记后，他甚至把“八”看成了自己的“命日”！可两年前的初八那天，由于在抗雪灾“前线”督战，他便未能恪守当年许下的诺言，恰好后来又出现了丑事曝光之事，于是认为那是“破八”之灾。因此，在以后的岁月中，他连上厕所也要看一看时间，看是否含有“八”字。到锦都后，凡是带有“个人化”色彩的事情，他必在含有“八”字的时间“开始”处理。

招生办主任（18）

原良品所说的“老地方”即汪得勇送给他的那套别墅。三年前，原良品离开鲁州时，时为鲁州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妻子周敏执意带着女儿原洁与他分居，他便形单影只地到锦都上任。面对着刚刚失去的大权和破碎的家庭，原良品不仅没有灰心丧气、一蹶不振，而且决心痛改前非、励精图治，以图东山再起，于是，下车伊始就严格自律、克己奉公--只身一人住在市府大院公寓里，杜绝与女性的私下往来而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工作废寝忘食并卓有成效；对自己主管部门的领导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工作上严格要求，并在其要求下，组织部门经过考察后，撤换了文化局长，纪检监察部门查处了广电局长……时任市招生办主任的汪得勇因自身问题太多而时时刻刻战战兢兢，正当他想找机会接近原良品时，原良品给他打来电话，要求他解决一个特困家庭子弟的上学问题，他便充分地利用这一机会和原良品建立了联系；后来，他又挖空心思地诱使原良品好色的老毛病复发。原良品的这一老毛病复发后不可收拾，汪得勇及时发现了他的这一“困境”，于是，以单位的名义在锦都西湖别墅区购买了一套独体别墅，然后借给他住；两个月后，又把那套别墅的产权证送到他的手中，两人的关系随之密切多了，汪得勇也不再时时刻刻战战兢兢了；后来，汪得勇又不断采取措施加强和原良品的关系，但原良品始终都只是利用汪得勇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已，从不给他以非分的好处，并且对汪得勇始终拥有绝对的支配权。

接到原良品的“口谕”后，汪得勇立马给锦都西湖别墅开发商--天地集团的老总汪大鹏、神州书局的老总高炳华打电话，约他们与自己一起在“老时间老地点”向原良品汇报工作。

汪大鹏、高炳华都是在汪得勇任锦都市招生办主任的头一年因为孩子要上大学而与汪得勇相识的。那年，在汪得勇的帮助下，他们的孩子都被锦都大学破格录取。作为回报，汪大鹏送给了汪得勇一套高

档住房，高炳华送给了汪得勇一块上品田黄。之后，天地集团先后中标了修建锦都市招生办的行政楼、职工住宅小区等工程，神州书局则包揽了锦都市招生办主持的中高考资料的编写与发行活计……

晚上七点五十八分钟，汪得勇、汪大鹏、高炳华同时将车泊好在原良品的小洋楼前，彼此似同陌人但又不约而同地走向小洋楼。

“原市长，占用您的休息时间了！”原良品关上大门后，汪得勇一边将张民在大年初一交给他的那个密码箱放到搁柜上一边说，“真对不起！”

“哪里，哪里！”原良品说，“工作需要嘛！”

“汪主任，高总，咱们尽量少占一点原市长的休息时间！”汪大鹏提着密码箱朝麻将室边走边说，“走，咱们一边向原市长汇报工作一边陪原市长放松放松！”

“行！”高炳华说，“原市长劳累了一天，也该放松放松了！”说完，便一手拎着自己的密码箱一手也将汪得勇的那个密码箱拎上，随着汪大鹏向麻将室走去……

招生办主任（19）

在麻将桌上，原良品一边随手出牌一边“聚精会神”地听取汪得勇等人工作汇报。汪得勇等人汇报了春节期间自己与教育战线上的市人大委员的联系以及他们对原良品竞选市长的态度等方面的情况，同时，也汇报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以及需请原良品出面支持的工作，最后，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不遗余力支持原良品竞选市长并预祝原良品当选市长。汪得勇汇报工作完毕之后，高炳华、汪大鹏也各自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在听取了汪得勇等人的工作汇报后，原良品同意了汪得勇有关召开锦都市招生工作会议、以锦都市市政府的名义邀请国内其他地区及港澳台、新加坡等地高校到锦都举办高考咨询会的工作计划，并同意把汪得勇有关增加高考特控名额的建议提交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同意了汪大鹏让天地集团参与竞标修建市教委新的办公大楼的请求和高炳华请他出任神州书局正在策划的一套素质教育丛书的编委会主任的请求；指出了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重点关注或解决的问题……当然，原良品也帮他们“减负”了--让他们各自的密码箱不再是沉甸甸的了。

一个星期后，锦都市招生办在招生办会议中心先后召开了两次招生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参加者是锦都地区部属和市属高校的招生办主任，第二次会议的参加者是锦都地区民办高校的校长和招生办主任。两次会议都先由原良品代表市政府致词，后由汪得勇代表市招生办作主题报告。在第一次会议上，汪得勇重点指出：近些年来，一方面，全国及锦都市的总体生源呈递减趋势，另一方面，内地及港澳台、新加坡等地高校的招生幅度呈递加趋势。因此，全国及锦都市的生源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吃紧”趋势。一方面，全国及锦都市的优秀考生人数基本未变，另一方面，港澳台、新加坡等地的高校以巨额奖学金和优越的学习条件为诱饵招走的优秀考生呈递加趋势，因此，锦都市招生办如果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对锦都地区部属和市属高校

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那么，它们所能招到的尖端学生将会越来越少。一方面，锦都地区部属和市属高校扩招的递增幅度逐年加大，另一方面，锦都地区民办高校统招名额递增幅度也逐年增大。因此，锦都市招生办如果不从国家利益出发，对锦都地区部属和市属高校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那么，它们将会出现“吃不饱”的现象……在第二次会议上，汪得勇重点指出：一方面，无论是就全国而言还是就锦都地区而言，民办高校都是日渐增多，彼此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如果不与市招生办积极配合，有些民办高校很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掉；另一方面，锦都地区的国办高校扩招幅度很大，对民办高校的挤压力量增大，如果不与市招生办积极配合，那些已经争取到统招名额的民办高校也很可能很难足额招到统招生……

招生办主任（20）

锦都市招生工作会议召开之后，锦都市招生办公室紧接着又以锦都市政府的名义先后邀请国内其他地区和港澳台、新加坡等地高校在锦都举办高考咨询会，在国内其他地区高校在锦都举办高考咨询会期间，汪得勇代表市政府向与会代表介绍锦都地区的高招情况时说："近年来，锦都地区所在的高校加大了在锦都地区招生宣传的力度，想方设法减少本地生源外流。锦都市的考生一是希望能就近上大学，二是在不能实现就近上大学的愿望时，往往倾向于到港澳台、新加坡等地上大学，因此，国内其他地区高校要想在锦都市招到优秀考生甚至完成招生计划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的……"

在港澳台、新加坡等地高校在锦都举办高考咨询会期间，汪得勇代表市政府向与会代表介绍锦都地区的高招情况时说："近年来，锦都和国内其他地区的高校都加大了在锦都地区招生宣传的力度，使不少原本打算到港澳台、新加坡等地上大学的考生产生了动摇心理，即使还有一些考生仍然打算到港澳台、新加坡等地上大学，也多只愿意上能给他们提供全额奖学金的那一类大学，因此，港澳台、新加坡等地高校要想招到锦都市的优秀考生是存在着较大的困难的……"

招生工作会议和高考咨询会之后，锦都地区的部属和市属高校、民办高校，国内其他地区的高校，港澳台、新加坡等地的高校都在锦都市展开了大规模的招生宣传和公关活动，而各校的公关重点基本上都锁定在汪得勇身上，因此，活动期间，汪得勇忙得可谓不亦乐乎，他的别墅前真可谓车水马龙！

最先登门拜访汪得勇的是一批民办高校的校长，如李满德、易容光等。他们虽然都在前不久的春节里拜访过汪得勇，但这次也未敢怠慢；紧接是锦都财经大学招生办主任曹荆洪。

曹荆洪，外号"万能胶"，西疆人，锦都财经大学公关文秘专科班毕业后升入同专业的本科，本科毕业后留校做辅导员，三年后任锦都

财经大学招生办主任，上任后的当年便把锦都财经大学的提档分数线名次由在全国高校中的第一百五十名提高到第一百三十名。

曹荆洪登门拜访汪得勇的那天是周五，她算准了汪得勇是一定会回别墅度周末的，便在周五下午精心准备了一番后驱车赶往汪得勇的别墅。

“嘿！可把你盼回来了！”晚上六点钟，汪得勇刚走出车门，曹荆洪便袅袅娜娜地迎上前去，边走边嗲声嗲气地冲汪得勇说，“我下午四点钟就到了，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着你回来--现在终于把你盼回来了！”

“哟！你来了，小曹！”汪得勇惊讶道，“怎么不事先打一声招呼--好让我在家等你！来了也该与我联系，好让我早点赶回来！”

“想给你一个惊喜嘛！”曹荆洪抓住汪得勇的胳膊头倚着他的肩柔柔地说，“不高兴吗？”

“谁不高兴？”汪得勇轻轻地推了曹荆洪一下，然后抬手指了指别墅，“注意点！”

“注意什么？你是说别让马小蓓看见了吗？”曹荆洪媚眼斜睨着汪得勇说，“她开着我的车到我家去关水龙头了。一会儿前，小区物业来电话说我家水龙头跑水了。她刚走。”

招生办主任（21）

“啊！是这么回事！”汪得勇回视着曹荆洪淫邪地说，“那你正好帮我开水龙头，抓紧点！”说完，拉着曹荆洪就朝别墅里跑……

“马小蓓快回来了，咱们起床吧！”好好地颠鸾倒凤了一番后，曹荆洪冲汪得勇说，接着一侧身，汪得勇随之从她身上滑了下来。随后，两人来到客厅，一边用着茶点一边谈起工作来。

“你今年怎么也得再帮我一次，得让我校今年的‘提档线’名次进入全国高校的‘百校’之内。”曹荆洪说，“你也知道，现在全国高校每年都排一次名，排名时各高校的‘提档线’是决定其名次的核心标准之一，因此，我的老板交代我今年要想法让我校的‘提档线’再进一步，从而使我校在全国高校的排名也再进一步！”

“最主要还是使你的位子再进一步！”汪得勇话带微讽地说。

“当然，这也是你得帮我的主要原因之一！”曹荆洪毫不掩饰地说，“我的老板许诺过，如果我能使我校今年的‘提档线’名次进入全国高校的‘百校’之内，就让我当组织部长。”

“你校今年的‘提档线’名次进入全国高校‘百校’之内可能性不大，除非我今年把北大、清华的落选生全部调剂到你校。”汪得勇说，“再说，就算我把那些考生全部调剂到你校，他们最终也未必会上你校。现在许多高校都存在着新生不报到的现象……”

“新生‘报到率’不在全国高校排名的标准之列！它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没等汪得勇把话说完，曹荆洪就说，“你只管把北大、清华的落选生全部调剂到我校，让我校新生的入学分数高就成！”

“行！”汪得勇语气干脆地说，“但你也得帮我一下忙，现在给我递‘条子’的人逐年增多，你让你老板把今年的特控名额多给一点我。”

“没问题，这点事我能做到！”曹荆洪拍着胸脯说，“我老板的这点家我还是能当的！”

“你不会只是当你老板的这点家吧？”汪得勇微笑着说，“听说，……”

汪得勇的话还没说完，院子里便传来了鸣笛声。估计是马小蓓回来了，曹荆洪赶紧开门出去。

“你回来了，小蓓！辛苦你了！”马小蓓刚打开车门，曹荆洪便迎了上去，“汪主任刚回，要不是有重要事情急着要向他汇报，我是不会麻烦你跑这一趟的！”

“没事！没事！您家的水龙头没问题--物业搞错了。”马小蓓连忙说，“我正好练习了一下车！嘿！您这车真好！开起来非常顺手！”

“真的！”曹荆洪知道自己家的水龙头没问题，便顺着马小蓓谈车的话说道：“你觉得这车开起来顺手，那我就把它留在这里给你练习几天！”

“不用！不用！汪主任的车也有闲着的时候，我要练车就用他的车！”马小蓓说，“已经这么晚了，您还有那么长的一段路要走……”

“哟！还真是的！”曹荆洪像被提醒了似地说，“我得赶紧回！”

曹荆洪伴着马小蓓回到屋子后，拿上自己的坤包后就告别汪得勇走了。

曹荆洪刚走后不久，汪得勇便接到了香港炎黄大学中国事务处招生主任黎志君打来的电话。第二天上午八点钟，汪得勇如约到达黎志君在香港驻锦都办事处的房间。二人彼此寒暄了一番后，黎志君直截了当地说：“汪主任，我们香港炎黄大学今年在锦都的招生还得仰仗您了！”

“好说！好说！”汪得勇一口应承道，“贵校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竭尽所能！”

招生办主任（22）

“谢谢！谢谢！”黎志君连连道，稍顿之后，又说，“近年来，我校的在校生人数逐渐减少，如果不能及时扭转这种状况，政府及有关基金会将会减少在我校的投资。为此，我校今年将加大在大陆招生的幅度。不知汪主任对此有何高见？”

“我谈不上有什么高见，不过，一孔之见还是有的！”汪得勇笑道，“既然黎主任屈尊相问，那我就不揣冒昧，说说我的一孔之见吧！”

“贵校今年将加大在大陆招生的幅度，这的确是明智之举。”喝了一口茶后，汪得勇接着侃侃而道，“不过，贵校的这一‘明智之举’未必能如愿！何以见得呢？恕我直言，贵校无论是在软件方面还是在硬件方面都无法与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老牌高校相比，因而，对大陆尤其是对有中国‘文化之都’之称的锦都的考生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加上贵校的‘明智之举’又晚了一点--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校在大陆的招生幅度早就扩大了，有的甚至扩大了几十倍，如，××大学，最初在大陆只招十几人，今年在大陆的招生计划为四百多人。此外，贵校今年在锦都的招生工作也开展得晚了一点，好多准备在大陆招生的境外高校年前就在锦都开展招生活动了，好几所大学的负责人年前就找过我，还提出了一系列‘优惠’条件，如增设专门用于照顾关系的全额奖学金名额，帮助办理移居香港的手续……因此，在我看来，贵校的这一‘明智之举’未必能如愿！”

“那在您看来，我们怎么做才能如愿以偿？”黎志君面带焦虑的神情说，“请您不吝金玉，指点迷津！”说完后神情专注地看着汪得勇，似乎急盼着汪得勇大开金口，但汪得勇并没有立马接招，而是避开黎志君的视线，做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慢条斯理地说：

“谈不上‘指点迷津’！不过，我也是有一些想法的--仅供参考。依我之见，贵校可以独辟蹊径，另出奇招，具体地说：

第一，放宽招生条件。境外其他高校在大陆都是只招应届生而不招往届生，贵校则既招应届生也招往届生；境外其他高校在大陆都是只招第一志愿考生而不招第二志愿考生，贵校则既招第一志愿考生也招第二志愿考生；这样，报考贵校的考生范围便大大地扩大了，贵校则势必能招到更多的优秀生；而一个学校在某一地区或国际上的地位往往与其所招生到优秀考生的多寡密切相关；而且，人们特别是普通人往往把一个学校每年能招到的优秀考生的多寡作为自己评价那个学校的首要标准，因此，贵校如果能招到更多的优秀考生，无疑会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国际上地位。

第二，提高奖学金的数额和增加奖学金的名额。具体情况依香港大学而定，即如果香港大学将全额奖学金定为每名学生五十万人民币，那么，贵校则定为五十一万人民币或更多一点；如果香港大学将获奖学金的名额定为十个人，那么，贵校则定为十一个人或更多一点；这样，贵校虽说势必要增大一定的开支，但也会吸引更多的考生报考，从而收取更多的报名费；而且，如果操作得好的话，多收的报名费会比因提高奖学金的数额和增加奖学金的名额而增大的费用要多或多得多。

招生办主任（23）

第三，降低报名费。具体情况依境外报名费最低的那所高校而定，即如果那所高校将报名费定为两千元人民币，那么，贵校则定为一千九百元人民币或更低一些；这无疑会增加贵校对考生尤其是那些成绩优秀而又家境贫寒的考生的吸引力；再说，如果报名费降低的话，那么，很多原本不想报考贵校的考生也许会考虑贵校的，很多出不起高额报名费的考生也许会想方设法筹措报名费报考贵校的；而贵校总体的报考生多了，最终获取报名费也不一定会减少甚至会反而增加。

第四，加大照顾‘关系户’的幅度和强度。我国近年来尽管加大了‘法治’建设的力度，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的‘人治’传统所形成‘凭关系’办事的格局，因此，在我国，‘关系就是生产力’既是一句很流行的话，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贵校若加大照顾‘关系户’的幅度和强度，那么，贵校的‘关系户’就会更多，同时，那些‘关系户’也会利用自己的‘关系’让贵校获取更多的好处，而不仅仅是招生方面的好处了！”

说到这儿，汪得勇停顿了下来喝了一口茶，黎志君见缝插针地赞叹道：“高见，高见！真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汪得勇呵呵一笑地说：“哪里--哪里！一孔之见--?一孔之见！”

……

会谈结束时，黎志君对汪得勇信誓旦旦地许诺要给他两个特殊的“全额奖学金”名额和帮他弄一个移民香港的名额，汪得勇也对黎志君信誓旦旦地许诺要为他在大陆尤其是在锦都的招生工作提供进一步的全方位的帮助。

走出香港驻锦都办事处坐进驾驶室后，汪得勇正一边发动汽车一边琢磨着如何兑现自己对黎志君的许诺以换取黎志君兑现对自己的许诺时，张民来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要向他汇报，汪得勇立马豁然开朗似

地把张民和自己兑现对黎志君的许诺联系在一起了，语带命令般让张民到他的别墅里去等他。

“汪主任，是这么回事--”汪得勇在别墅里的书房坐定后，张民冲他说，“二月十四日，汪区长给武涛和耿荣打过电话，我也在锦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办理了起诉手续；这几天，我又通过一些途径找过武涛和耿荣，从目前我掌握的信息来看，武涛不会偏袒咱们，耿荣也不会把学校拱手交还给我们……”

张民所说的汪区长即锦都市锦海区区长汪强。

“这本在我的预料之中！”张民还没把话说完，汪得勇便打断他的话说，“耿荣与武涛本为前后级的师兄弟，加上武涛也要爱惜自己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包青天’的名声，当然不会偏袒咱们！至于耿荣嘛，当然不会把学校拱手交还给我们--谁也不愿意把自己口中的佳肴吐出来给别人吃！”

“那您说怎么办？”张民试探着问，“我们是继续按年前商定的方针办，还是……”

“怎么办？”汪得勇再次没等张民把话说完就打断他的话道，“虽然谁也不愿意把自己口中的佳肴吐出来给别人吃，但谁也不愿把本来是自己口中的佳肴让给别人吃！我们当然要继续按年前商定的方针办！不仅要继续按年前商定的方针办，而且还要加码，耿荣那小子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不加点码还行吗？”

招生办主任（24）

“此话怎讲？”张民小心翼翼地问，“难道那小子最近有对您做了什么不敬的事不成？”

“招生会议一结束，小李、小易就来向我问计问策，随后，来向我问计问策的人络绎不绝，连香港炎黄大学中国事务处招生主任黎志君主任也找过我！可那小子至今没来！这难道不是对我不敬吗？！”汪得勇怒形于色地说，稍后又缓和了一下语气阴阴地说，“不来也好，不来咱们对他无论做什么都没有心理负担了！今天我正好有空，如果你也没有别的事，咱俩就谈一谈下一步的行动吧！”

“行！您的想法正好与我的一致！我今天就是抱着这一想法来找您的！”张民应道。

“嘿！原来你是有备而来！”汪得勇笑道，“既然如此，那你就先谈谈你的一些具体打算吧！”

“那--我就抛砖引玉了！”张民也笑道，“我觉得我们可以对耿荣采取全方位的措施以迫使他把学校交还给我们，具体地说，就是我们一方面和他打官司，一方面在办学、招生等方面给他做文章。再具体一点地说，就是我出面与他打官司，您出面找市有关方面负责人支持我与他打官司；我想方设法让学校不得安宁，不能顺利招生和办学，比如找一些社会闲杂人员到学校制造点事端，不仅不给他输送新生而且在他的全国各地的招生点制造点事端；您利用您的关系或权力限制学校的规模、设定学校的收费标准；一方面，我们直接与他斗，另一方面我们也发动李满德、易容光等与他斗；一方面我们想方设法打压他削弱他，另一方面我们尽全力支持李满德、易容光等……”

“你考虑得很周全！”听张民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观点后，汪得勇笑道，“这些想法也具有可操作性也容易操作，就按你所说的这些去做吧！”

“哪里！哪里！”张民也笑道，“如果还有一点可取之处，那也是承蒙您多年教诲的结果！我也希望能继续聆听到您的教诲！”

“教诲--谈不上！”汪得勇稍顿之后说，“不过，我还有一件事也得需要你贡献一下聪明才智！”随后，汪得勇便把自己希望张民协助自己帮助黎志君在大陆招生的想法说了出来，张民则指天誓日似地表示一定鼎力相助。

四

也是二月二十二日这一天，耿荣和刘兆红一大早便一起到达学校。他们先分头检查了行政楼、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运动场等学校的一些重要设施，一到上班时间，又分头去检查教学和行政工作。由于“教学质量是学校的根本”是他俩的共识，耿荣便直接深入教室亲临教学现场进行检查，刘兆红则深入到教务处和各个学院办公室进行检查。

招生办主任（25）

耿荣重点检查了外语学院和理学院的工作。在外语学院，他在逐一观察了各班学生的出勤和听课情况后，进班听了一个教师的授课--那位教师讲授的是一节英语精读课，内容是对一篇标题为Civilization的课文进行分析讲解，那位教师重点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对课文进行了讲解，条分缕析、旁征博引，学生听得如醉如痴，他也听得全神贯注；听完之后，他深为教师渊博的知识、精湛的教艺所折服。在理学院，他在逐一考察了各班学生的出勤和听课情况后，进班听了一节《大学语文》课。在他看来，理工科学生尤其应该注重人文知识的学习以提高人文素质，而对于一个理工科学生，《大学语文》是其提高人文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他特别重视理工科学生的《大学语文》这门课。那节课的内容是韩愈的《答李翊书》，教师重点从语言和文学两个方面对课文进行了讲解，并对“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这两句话进行了生发似地讲解，然后，按“国考”试卷的题型将所讲授的知识编成几道题让学生做，结果，学生颇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几乎都得了满分。由于那节课是上午最后一节课，他便在下课后请授课教师和一男一女--两个上课表现得非常好的学生与自己共进午餐，在午餐时，他对教师和学生都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让他们对学校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刘兆红重点检查了教务处、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工作。在教务处，她主要检查了全校新学期教学工作计划的制订和执行情况。在文学院，她主要检查了过去一个学年学生各科的及格率及其真实与否以及是否达到了既定的目标，同时还检查了学生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以及发表的文学作品、学术论文等。在法学院，她主要了解了学生毕业、就业等方面的情况，并随机地抽查核实。检查的结果是各个单位的工作都非常到位，比她预想的要好得多。

下午，耿荣主持召开了由全校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耿荣先向与会者通报了自己和刘兆红上午到有关部门检查的情况；然后，要求各位与会者务必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亲临教学第一线，和师生员工一起使教学质量上一个新的台阶；最后对各位与会者推心置腹地说道：

“各位同仁：教学质量是我们学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我们学校之所以有今天，从根本上来说，主要取决于我们高质量的教学；试想，如果我们教学质量不高，那么，我们学生的毕业率和就业率能上得去吗？如果我们学生的毕业率和就业率上不去，那么，还会有新的家长和学生选择我们的学校吗？如果没有新的家长和学生选择我们学校，那么，我们学校还能生存和发展吗？如果我们学校不能生存和发展了，那么，我和各位还会有当下的这份工作和收入吗？所以，各位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教学质量对于我们学校的重要性，并且一定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地提高教学质量，否则，最终受损的是我们自己。各位也许会认为，学校是我耿某主持的，我耿某的利益要远远大于每一位的利益；但是各位也要认识到，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我耿某从这学校获得的收入也远远多于每一位的收入。说句不谦虚的话，我耿某就是从今天开始不再有进账一辈子也不会缺钱吃喝玩乐了，也就是说，学校的盛衰对我耿某本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而对各位的生活呢？影响有多大我就不愿臆断了！所以，保证教学质量就是保证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而保证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又与保证各位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各位要再接再厉，和全校师生员工一起把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尤其是教学工作搞得更好！”

招生办主任（26）

晚上十点多钟，耿荣和刘兆红才从学校回到家，可他们还没来得及放下公文包，电话便响了。

“哟！是梅姐呀！”走在前面的刘兆红随即拿起电话听筒，听出对方是徐咏梅后，语气亲热地说，“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徐咏梅在电话说，“你们刚回吧？之前我给你们家打过电话。刚开学，你们的事情肯定很多，但也要注意身体！”

“谢谢梅姐的关心！梅姐的工作也够累人的，梅姐也要注意身体！”刘兆红语带感激和关切说，“梅姐这么晚了还来电话，有什么要紧的事么？”

“也没什么太要紧的事，不过也确实有点事。”徐咏梅语气平缓地说，“耿师兄在吗？”

“在！你稍等！”刘兆红连忙说，把电话递给身边的耿荣后转身走进房间去。

“什么事？”见耿荣接完徐咏梅的电话后不言不语的，刘兆红猜想电话内容可能与张民有关，便从房间走了出来问道，“是不是张民又怎么了？”

“张民蠢蠢行动了！”耿荣语调低缓地说，“徐咏梅之所以没给我打手机就是担心我接电话不方便。”随后，耿荣把从徐咏梅那里得知的张民在锦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办理了起诉手续以及汪强给武涛施压的事情告诉了刘兆红。

“没什么！”见耿荣面带忧郁，刘兆红便走上前一步拉着他的手一边向楼上的书房走去一边安慰道，“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虽然话是这么说，但事情很难这么做！”耿荣说，“张民起诉我们和汪强给武涛施压，实际上，汪得勇都在里面起了作用，如果我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么，我们在与张民撕破面皮的同时，也与汪得

勇撕破了面皮；而我们一旦与汪得勇撕破了面皮，那么，我们在招生方面将要遇到的麻烦就会层出不穷，并最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事业的根本；另外，许多本不该或可以不牵扯进去的人，如武涛、徐咏梅、汪强等都会牵扯进去，他们或被迫为我们作出一些牺牲，或被迫站到我们的对立面，一些对我们心存嫉妒的人，如李满德、易容光等或者会抱着看戏不怕台高的心理起哄，或者会对我们落井下石……如果这样，我们就会陷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依你这么说，那我们还要‘舍财免灾’、‘丢卒保车’吧？”刘兆红试探着问。

“到现在为止，我想象不出更好的办法！”耿荣说，“招生工作马上就要全面展开了，我们就借招生之机按汪得勇参股百分之五给他好处，对张民，则提前支付那提高的百分之十的租金和提高百分之二十的招生劳务费。这样做我们确实损失不小，但这点损失对我们来说实际上也无伤大雅。”

“那就按你所说的去做吧--不要再劳神费力了！”刘兆红虽然是一个颇有主见的人，但一旦觉得耿荣言之有理时便总是“从善如流”，于是，在耿荣无可奈何地表示只能“舍财免灾”、“丢卒保车”时，便也一如既往地“从善如流”。接着，又转换话题道，“你今天劳累了十七八个小时，明天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你去做--你先去洗澡休息吧！”说完，便走出书房去给耿荣取换洗的衣服。

招生办主任（27）

当刘兆红洗完澡走进卧室时，倚靠在床头等着她一起就枕的耿荣早已鼾然入睡了。她赶紧走过去帮他躺好，并情不自禁地吻了他一口，接着迅速钻进被子紧紧地挨着他躺下。当她身子接触他的身子的那一刹那，她突然心旌摇动起来，但紧接着她又意识到他已经够累的了，便放弃了自己的分内之想。也许是太累了的缘故，她刚一放弃了自己的分内之想便进入了梦乡。在梦乡中，她梦见张民、汪得勇、李满德、易容光四人把耿荣紧紧地围住殴打，耿荣使尽了浑身解数也冲不出他们的包围，她接二连三地冲上前去解救耿荣，但每次都败下阵来。就在她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际，头戴金盔、身穿金甲、手持宝剑的徐咏梅突然而至杀死了张民等救出了耿荣，她为此欣喜若狂，挣扎着奔向耿荣，但在她前面的徐咏梅搀扶着他背离她而去；她开始以为他们是无意间走错了方向，便呼喊他们让他们回来，但他们置若罔闻；她急了便奋力追上去，但就在她将要靠近他们时，徐咏梅突然转过身来一剑刺了过来，她吓了一大跳猛地一躲，随着这一躲，她醒了过来。她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耿荣，见他实实在在地躺在自己的身边，便长长舒了一口气；接着又好像怕徐咏梅真的会把耿荣带走似的，不由自主搂住他……

一个星期后，耿荣带着自己的招生办主任王升在锦都市招生办会议中心参加由汪得勇主持招生工作会议。

“耿校长，这会议与其说是招生工作会议，倒不如说是威胁勒索我们的会议！”会议结束后，王升一边驾着车一边愤愤地对坐在身后座位上的耿荣说，“什么‘积极配合’，‘积极配合’不就是‘积极给他汪得勇送钱’吗？”

王升是锦都人文大学公关文秘专业毕业的，不仅头脑十分灵活，办事能力极强，而且很正直、诚实，加上身材魁梧、身手不凡，因

此，毕业后，被耿荣安排在招生办工作，两年后任招生办主任，成为耿荣的得力助手和心腹之一。

“有这种想法的不是就只咱俩，小王！别人不说咱们也别说！”耿荣语带劝意地说，“咱们不仅别说了，也别再想了。任何东西，你如果总琢磨的话，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你最终总会表露出来的。咱们不是教委主任、市长，左右不了汪得勇的行为，咱们无论怎么想怎么说，汪得勇想干什么还是干什么，既然这样，咱们干吗还要想还要说呢？”

“校长所言极是！”耿荣说完后，王升顿了一下，然后，认同道，“这类想法和话确实应该烂在肚子里！”

“咱们不仅不要再想再说汪得勇今天的真实意图，而且还要‘积极配合’他！”耿荣进一步地说，“咱们现在办这学不是仅仅为了钱，也不缺汪得勇想要的那点钱，如果花了钱能把学校办得更好，咱们何乐而不为？”

“但您和汪得勇打交道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也可能已经认识到他不仅是一个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人，而且还是一个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人。”王升提醒似地说，“这些年来，我们没少给他钱，但他不仅没有给我们办多少事，反而还打我们学校的主意；年前您让我给他送了那么大的一个密码箱，他连感谢的话也没多说一句；以后他再向我们要钱--可以，但必须给我们办事；我继续给他送钱--也可以，但不能再一点痕迹也不留了！”

招生办主任（28）

“你这想法我也有，但我想不出更好的防范措施--”耿荣说，“你看，我多少有点身份吧，总不能在给他送钱的同时暗中录音摄像吧！”

“您有身份--不错，但我没有！”王升说，“我就算是有点身份那也是您给的--以后凡是您觉得不宜亲自做的事情就让我做！”

“行！但不能犯法犯罪，哪怕是‘擦边球’也别打！”耿荣说，“以后凡是和汪得勇打交道的事你都参加，如果是涉及到钱的事由你独自处理！”

“没问题！”王升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录音录像材料都可以作为合法证据；再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防人而已--防人而不主动害人是我们的原则，至于有人将来因为我们的‘防人’措施而受损，那不是我们的初衷！”

“招生工作马上就要全面展开了，虽然招生形势不一定就是像汪得勇说得那么严峻，但也确实不可掉以轻心！汪得勇提出要我们‘积极配合’，我们就‘积极配合’吧！”耿荣说，“至于如何‘积极配合’嘛，你先考虑一下，提出一个方案，待咱俩共同商定后再由你独立实施！”

“行！我今天回去后就着手草拟方案！”王升说，“至于何时实施方案，我觉得稍缓一下为宜。会议刚结束，那些擅长溜须拍马的人肯定会马上起来‘积极配合’，若是那样的话，我们不会引起汪得勇的特别注意；如果稍缓一下，在汪得勇以为我们不会‘积极配合’或怪罪我们没有‘积极配合’时我们去‘积极配合’，那么，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行！就按你说去做！”耿荣肯定道。

汪得勇和张民合谋对耿荣采取“下一步的行动”的那天晚上之后的一个晚上，王升带着反复调试过的录音笔、微型摄像机和装满现金的一个密码箱来到他的家里--与汪得勇长打交道的人都知道他收礼只收

现金，因为在他看来，收银行卡或存折或昂贵物品都要多一道变成现钱的手续，容易留下痕迹。

“您好！汪叔叔--我们五百年前说不定还是一家呢，请原谅我冒昧地这样称呼您！”王升落座后，毕恭毕敬地对汪得勇说，“那天聆听完您的报告后，耿校长当晚就打算带着我来拜望您，向您请教今年的招生密招高招，可是……”说到这儿，王升看了汪得勇一眼后低头不语了。

“可是--可是什么？”见王升没有继续往下说了，汪得勇语带纳闷而又好奇地问。

“耿校长后院起火了！”王升欲言又止地说，“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就只知道那天晚上我按约定到他家，准备与他一起来拜望您时，见他一个人面带伤痕垂头丧气地枯坐着，家里一片狼藉，耿夫人不在家，据说是搬到学校去住了。”

“哟！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那小子是在轻慢我呢！”王升说完后，汪得勇似乎恍然大悟，不禁在心中默念道，随后，又转念道，“他后院起火好，火烧得越大越好！嘿嘿！老子终于有机可乘了！”

在汪得勇沉默不语沉思默想之际，王升先在身上摸了摸，然后起身伸手到手提包里翻了翻。

“掉什么东西了吗？”见王升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汪得勇回过神来，关切地问道。

“没掉什么东西，我在找烟，光顾着和您说话，烟也忘了给您敬！”王升非常自然地说，“我刚才在车上还抽过烟呢！怎么……”其实，他是在调整设备。

“不用！不用！”汪得勇语气和蔼地说，“你到我这儿是客--抽我的吧！”说着，朝王升扔过一支烟。

“谢谢！谢谢！”王升随手接住那支烟，故作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连声道，接着，起身给汪得勇点燃烟。

“这烟的口感好极了！”抽了一口烟后，王升笑容可掬地冲汪得勇说道，“还是耿校长高明。我来拜望您之前，向耿校长建议给您捎两条烟，耿校长说您的品味高，我们通常爱抽的烟您不一定爱抽，而且您特别能够与时俱进，不会总抽某一种烟，于是，让我给您捎了点烟钱……”边说边指了指放在身旁搁柜上的密码箱。

招生办主任（29）

“不用不用！”汪得勇语带谦让而又自负地说，“目前我抽烟的钱还是有的！”

“您有是您的，耿校长该孝敬您还是得孝敬！”王升一副理所当然的口吻说道，“当然，耿校长不能仅仅孝敬您几条烟钱--他说没有您这些年来对他持之以恒的鼎立帮助，他不可能有今天；他曾想以送您别墅或学校干股的形式感谢您，但考虑到您的身份和您一向廉洁自律，便放弃了这些想法；但他又是一个‘受人滴水之恩定以涌泉相报’的人，受您洪恩他不能不报，思来想去，决定从今年开始，按您参股学校百分之五的比例报答您--我们学校去年的纯利润是一个亿，今年估计一点二亿没问题，以后肯定会逐年增多，今天先按一点二亿的百分之五支付您今年的利润……”

“这……怎么行呢？不行不行！如果一旦被人诬陷或认为是受贿，这对我来说，可是要坐牢的罪！”王升还没把话说完，汪得勇便断然拒绝道，稍顿之后，又补充道，“再说，我也没帮助小耿什么，只不过给他说过一些话，多给了他一些统招名额而已！实在受之有愧受之有愧！”

“汪叔！您就别难为我了！”王升语带恳求与无奈地说，“我是奉命行事，您若执意拒绝，那好，我辞了在耿校长那儿的工作，到您麾下当差！”

“你有你的难处，我理解！”汪得勇以一种善解人意的神情说道，“但我也有我的难处呀，不收这钱，小耿可能会以为我不打算继续帮助他了；收这钱，实在可能会授人以口实……唉！难呀！”

“这有什么难的，您这是按劳取酬嘛！”王升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情说，“依我说，从您对我们学校所作的贡献来说，您即使按参股学校百分之十的比例获取报酬也不为过！”

“这确实不假，不过，话虽可以这么说，但事我不可以这么做！”汪得勇不无遗憾地说，“我要不是国家公职人员，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这么做了！”

“您在工作日是公职人员，在非工作日是我们学校的顾问！”王升“开导”道，随之又豁然开朗似地说，“啊！对了，耿校长说，学校准备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并聘您做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呢！”

“真的吗？小耿怎么从来都没对我说过！”汪得勇流露出惊喜的神色说道，接着又掩饰道，“不行！不行！要聘我做主任也得等我退了休后再说……”

“您要是退了休的话，耿校长就不会只聘您做顾问委员会主任了--至少也会聘您做执行校长！”王升还没等汪得勇把话说完就说，“那个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参股了，每年从这学校所获取的收益就不是区区这么一点了！”

“哪里，哪里！”汪得勇语意含糊地说，接着又婉辞道，“这些钱你还是带走吧，我无功不受禄！”

“您就别还为难我了！”王升一副乞求的样子地说，“再说，这么晚了我带这么多钱也不方便！好了，汪叔您就别推辞了，就当这点钱是我这做晚辈的孝敬您的，与耿校长无关，好么？”说完起身就走，并没等汪得勇再说什么就走出了门。

招生办主任（30）

“看来，我错怪了小耿--真不该！”王升走后，汪得勇斜倚在沙发上，看着面前装得满满的一大密码箱钱，颇感愧疚地想，“小耿品端行正，与人为善，对我也从来没有不恭之处，听任张民那小子并为虎作伥实在说不过去！”但接着又产生了新的想法--

“参股百分之五每年获取的收益都这么多，参股百分之十、百分之五十，那每年获取的收益岂不更多？我在任期间，那小子可能会真的这么待我，可一旦我离任了呢？我离任了，那小子不一定甚至肯定不会这么待我了。时下的人们哪个不是认职不认人？只要有利可图，过河拆桥、兔死狗烹的事谁不敢做？还是应该支持张民收回学校！”

“不！张民那小子并不比耿荣那小子够意思，他收回学校后，给老子的说不定比耿荣给的还要少！”

“不！还是应该支持张民收回学校，收回学校老子说不定能一举两得呢……”

也许是这天马不停蹄地工作太疲劳的缘故，汪得勇还没来得及完全确定自己的想法就在沙发上进入了梦乡，在梦乡里，他住进一幢用钱垒起来的别墅……

五

二月一过完，锦都便迎来了一场春雨，随后便进入了“繁忙”的时节：树枝开始面露绿意，小草悄悄伸出头尖，花儿慢慢露出笑脸，鸟儿加紧敞开歌喉；五彩缤纷的风筝争先恐后地飘入天空，五颜六色的游船游翔水面……锦都的人们也迎来了繁忙的时节：长官们夜以继日地迎接自己的长官，或者夜以继日地莅临自己的下属；平民百姓们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或使自己的饭碗装得更满一些而加班加点，或者为父母或儿女而劳累奔波；商贾们为了自己的钱包饱满起来或更加饱满一点而投机钻营或夙兴夜寐；而那些各类主持招生的人们则为了实现各自更为宏伟的招生计划而殚精竭虑。

张民再次拜访了汪得勇，然后出高薪从李满德、易容光、邵川山和赵黛丽的学校各招了十个校花级的女生作为招生小姐，由柴莉萍、沈东凤负责进行培训。开班的那天，张民为那班举办了一个规模虽小但很隆重的开办仪式。仪式由柴莉萍主持，汪得勇莅临致辞，张民做主题发言，最后是锦都大学的一位明星级公关教授刘一做学术报告。开班仪式结束后，所有参加者在锦艺山庄共进午餐。在午餐开始时，张民一改在开班仪式上正人君子的嘴脸，嬉皮笑脸地说："老师们、同学们，这顿午餐是我们这个班的第一节课。由于我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班，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一节课也很特别，因此，我提议，在这一节课上，我们彻彻底底地打破男女师生界限，彻彻底底地放松，彻彻底底地尽欢……来吧，我们先彻底放松地干一杯！"说完，率先一饮而尽。

"我提议，同学们先表演一个节目，活跃一下我们这节课的气氛！"放下酒杯后，张民接着说道。

"行--没问题！"张民的话音刚落，培训班班长童欢便应声道，接着，袅袅娜娜地移步餐厅中央，在向前后左右各鞠了一躬后字正腔圆地说，"我就给大家献上一首歌吧。希望大家能喜欢，我要献给大家的这首歌是《今天的爱人是谁》。"说完，便模仿着陈慧娴唱道：

秋天的风身边轻轻吹，
像对我说声也许，
就算以往爱得多累，
仍然愿意与你再聚。
多少痴恋多少空虚，
逝去了我不再追，
没法再信有一生相对，
然而在这晚你叫我心醉。
你令我又再置身恋爱里，
就算我已心似水，

你似看透我，
连随还问我这一句。
今天的爱人是谁，
就算往日爱通通都失去，
再次遇上再次爱上别说唏嘘，
这一刻的爱人是谁，
若你已令我这刻心相许，
算吧，让你猜对。
……

招生办主任（31）

童欢一张开歌喉，席面上便马上安静了下来，随着她那歌声的抑扬婉转，汪得勇越来越专注地凝视她，嘴越张越大，直到童欢的歌声落下，席面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时，他的嘴和眼才回复到常态。

“我提议我们为童小姐精彩的演唱干杯！”掌声一停，汪得勇“聊发少年狂”一般地说。

“对，我们应该为我们为童小姐精彩的演唱干杯！”柴莉萍附和着汪得勇道，“干杯！”说着，出其不意和汪得勇碰了一下杯。

“同学们，我刚才已经代表我们学生交了一份作业了，你们说，下面是不是应该老师们为我们示范示范，教导教导我们！”汪得勇等放下酒杯后，童欢捏着嗓子煽情地说。

“对！下面是应该由老师们为我们示范示范！”三十九个女生异口同声地说。

“汪主任先为我们示范一下吧！”一个女生补充道。

“好！就让汪主任为你们示范一个！”还没等汪得勇反应过来，柴莉萍便起身把他拉到童欢的身边。

“那我今天就聊发一回少年狂了。我给大家唱一首《最爱的人是你》。”汪得勇从童欢手中接过话筒后，扫了各个席面一眼，然后盯着童欢朗声说道；接着，清了清嗓子，模仿着“红孩儿”唱道：

多久你才愿意靠近我，
把你的泪和笑都交给我，
不能我不能再欺骗你，
假装我从来来不曾在意。
爱你不是别人，
就是眼前的身影，
我不信还有别人
可以像我这样对你，

最爱的人是你，
担心你会孤单，你会受伤害。
最爱的人是你，
我愿意付出一切，
用来换取你的心。
I’ll be your everything.
……
汪得勇的歌声刚落，席面上也立马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汪主任唱得真精彩！”童欢呐喊一般地叫道。
“是啊！汪主任唱得真精彩！”其他女生附和道，接着又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道，“汪主任，再来一首！汪主任，再来一首！”
“就再来一首吧--汪主任！”女士们的喊声停止后，沈东凤冲汪得勇做着媚眼说道，但没等汪得勇表示可否就站起来宣布道，“下面欢迎汪主任再来一首，下面……”

招生办主任（32）

“没有下面了！没有下面了！”汪得勇没等沈东凤把话说完就说。

汪得勇刚说完，席面便发出了“噗--”的一声--原来是正在喝饮料的刘一把口中的饮料喷了出来，接着又疯了似地笑起来。

“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汪得勇被刘一笑得莫名其妙起来，前后左右地看了看后说，“下面是没什么了！下面确实没什么了！”

汪得勇刚说完，本来笑缓了一点的刘一再次疯了似地笑起来，边笑边说，“汪主任下面没有了！汪主任成……成了太监啦！”刘一刚说完，席面上爆发出暴雨般的笑声。笑声结束后，刘一怕汪得勇因为自己那笑话而感到尴尬，便给他解嘲似地说，“其实，‘下面没了’这句话不是汪主任说的，是汪主任在引用纪晓岚的故事逗乐我们呢！”

“什么故事？快说来听听！”柴莉萍好奇地问道。

“那故事说的是这么回事--”刘一说，“纪晓岚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没事时还和宫里的太监们说笑话或讲故事。有一天，他去向皇帝汇报工作，途中，几个小太监拦着他说笑话或讲故事，否则不让走，他只好停住脚步说，‘好，我就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说的是这么回事，从前，有一个人--’说到这儿就没有下文了，小太监们正想听他继续说下去，见他不说了，就急着说：‘刚开头就怎么不说了，下面呢？’他眯着眼对小太监们笑道：‘下面没有了！下面就是没有了--不信你们摸一摸！’说完，推开小太监就走了。”刘一讲完故事后，席面上又是一阵大笑。

“与这相近的故事还有一个--”笑声减弱时，刘一接着又说，“有一天，纪晓岚也是去向皇帝汇报工作，一个老太监拦住他说，‘纪大人稍等一会儿，老朽有一对联，想出了上联，下联怎么都想不出，请您帮个忙吧！’纪晓岚由于有公事在身，不便多留，就说：‘快说吧！’太监便不再犹豫地说道：‘榜上三元解、会、状’，太监的话音刚落，纪晓岚就出口道：‘人间四季夏、冬、秋’，‘怎么没有春呢？’见纪晓岚没说

春季，太监便纳闷地问道；纪晓岚则诡秘笑道，‘为什么没有春--您心里最清楚！’说完，迈开脚步就走。”

“哟！我们的刘教授真是博大精深、藏而不露！”刘一讲完故事后，张民夸张表情地说，“来，为我们刘教授的博大精深干杯！”

也许是因为张民在开席时的那个提议，与席者这天都特别放得开，真正做到了彻彻底底地打破男女师生界限--柴莉萍不停地给汪得勇夹菜敬酒，沈东凤和汪得勇喝交杯酒，童欢和汪得勇拥抱，张民嬉笑着和女生们对饮，刘一和童欢对唱情歌……到罢席时，汪得勇酒醉醺醺，张民人事不省，刘一烂醉如泥，沈东凤醉语连连，女生们东倒西歪……柴莉萍由于是这个班的第一“班主任”，加上饱尝过醉酒的滋味，便在喝酒时“投机取巧”，整个席面便只有她一个人没喝醉，于是，她就负起了收拾“残局”的重任--打电话让公司值班经理派车把张民送进医院醒酒，把刘一和沈东凤送回各自的家，把学生接回宿舍，自己则在“山庄”为汪得勇开了一房。她把酒醉醺醺的汪得勇搀扶到房间床上后，又给他宽衣。汪得勇虽然酒醉醺醺，但心里还是对童欢念念不忘，并“欢……欢……”地喃喃呓语个不停。

“我在呢！”柴莉萍嗲声嗲气地说，“先好好休息！”边说边脱得一丝不挂。

招生办主任（33）

“休息--你陪我休息！”汪得勇以为柴莉萍真的是童欢，便随口说道，接着一把将她拉到床上，翻身压了上去。可当他睁开眼看清身下赤条条的不是童欢而是柴莉萍后，又不禁失望地“啊”了一声，酒也随之醒了不少。

“‘啊’什么！”柴莉萍语带不满地说，“是不是为老娘不是你的意中人而感到遗憾！”

“哪里，哪里！”汪得勇慌忙掩饰道，“你永远是我的意中人！”

完事后，乜着“开闸分洪”完毕的汪得勇，柴莉萍嗔怪道，“真没想到，你们这些当官的人，竟是这种双重的‘饕餮之徒’！”

“嗬嗬！这有什么奇怪的。常言道，‘骑白马的未必是王子，有可能是唐僧；带翅膀的未必是天使，说不定是鸟人’。”

“厚颜无耻，更没想到，你们这些当官的是这样的厚颜无耻！”

“这不叫‘厚颜无耻’，这叫有韧性、有‘定力’！”

“有定力？哈哈！见了女人就像坏了肚子急着上厕所一样，这叫有‘定力’？你们这些当官的怎么就这德性？”

“这不是个德性的问题，而是个生理本性的问题--男人排一次精之后要不了多长的时间就产生新的精子，有了精子就得排，否则就会憋出毛病来；而你们女人从怀孕开始到怀孕结束则至少要经过十个月。”汪得勇头头是道地说，“十个月呀，多么漫长！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男人自己的女人不可用，或不可放开手脚地用，而体内的精子又要排放，不找另外的女人那怎么办？”

“难道可以只顾生理需要而不顾道德需要吗？”柴莉萍不服地问，“真不知道你们的上级在提拔任用你们的时候考核过你们的道德没有？”

“考核道德--怎么没考核？不过，做领导最需要的不是道德而是本领，甚至可以说是不讲道德的本领，也就是说要又厚又黑且厚黑到

家！再说，一个人在道德方面的问题对他做一个好领导甚至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也不一定就有多大的妨碍--”汪得勇泰然自若地说，“乾隆时期，有一个叫毕沅的非常好色，即使朋友在场也不回避，朋友看不过去，你猜他是怎么说的。他说，‘自有文章留正气，何曾声妓累忠忱’，这两句话也可以算作是对我这行为的解释，一个人，在道德方面只要没大的问题就可以了，有点小问题有何足道哉？”

“啊！看来这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柴莉萍反唇相讥道，“我不管你这些了！‘如此’也好，不‘如此’也好，我只要你现在‘入此入此’就行！”说完，出其不意地反客为主起来……

“你看，你刚才问我怎么就‘这德性’，你现在怎么也就‘这德性’？”汪得勇一边配合着柴莉萍一边说。

“我‘这德性’怎么啦？难道真的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难道‘这德性’就只是你们这些官老爷们的专利？”柴莉萍颇不服气地说。但就在那会儿，汪得勇的手机响了。

“我得赶紧回单位一趟！”接完手机后，汪得勇语气慌张地说，说完，便把柴莉萍掀下身去。

“出什么事了？”见汪得勇慌慌张张的样子，柴莉萍关切地问。

“李满德和易容光那两个王八蛋在我那儿打起来了！”

“为什么？”

招生办主任（34）

“不清楚！”汪得勇边说边拉上裤门，拔腿就走了。

原来，李满德和易容光是为了争聘一个院士而大打出手的。

招生工作会议结束后，李满德和易容光先后拜访汪得勇，请他为自己出谋划策。在汪得勇的建议和撮合下，两人决定携手面对严峻的招生形势特别是近在咫尺的耿荣的招生强势。经过多次凑在一起研究后，两人充分认识到，要打好这一年的“招生”之仗，学校形象是基础，招生宣传是关键，于是，决定各自都聘一些名人到学校挂名以壮声威。

锦都市虽然名人济济，但绝大多数名人都很爱惜“羽毛”，一般不轻易接受社会兼职性的聘任，对民办高校之类单位的聘任更是不屑一顾；而那些不太在乎“羽毛”、只要有谁出大价钱就愿意“卖身”的名人又绝大多数早就被一些实力雄厚的单位聘任了，重量级的待聘名人更是少之又少，像院士这样的待聘名人则仅剩化学家涂震寰和生物学家原上峰二人；于是，李满德和易容光在经过充分的协商之后，决定瓜分这二人--各聘一人做自己的校长。

本来，按协商结果，应该是李满德聘原上峰，易容光聘涂震寰，可就在李满德要给原上峰下聘书的时候，原上峰就遭遇车祸粉身碎骨了。为此，李满德便找易容光商量，在让涂震寰在做易容光的挂名校长的同时也做自己的挂名校长。虽然在平时，由于臭味相投和共同对敌的需要，比起对耿荣、邵川山、赵黛丽等来说，李满德对易容光要好得多，但又由于同行相轻甚至同行是冤家的缘故，李满德总的来说对易容光也不够意思。因此，易容光在心底里始终是敌视和防备李满德的，于是，当李满德一向易容光提出让涂震寰也做自己的挂名校长，便被易容光一口拒绝。遭到易容光的拒绝后，李满德火冒三丈，心想，老子聘谁或不聘谁是老子的权利，老子之所以与你协商是因为要与你共同对敌，他妈的！给你脸你不要老子就不给你脸了，想到这

儿，当即决定抛开易容光直接聘涂震寰，涂震寰考虑到自己已经受聘于易容光了，再受聘于李满德不太好，便婉辞；但李满德执意要聘，在把聘金由易容光的每年五十万提高到六十万的同时，还语带威胁。在李满德的利威并举之下，涂震寰便辞掉易容光的聘任而改聘于李满德。得知李满德的背信弃义后，易容光怒火中烧，随即找李满德交涉，在一再交涉无果后，易容光便愤然离开李满德而直奔市招生办公室找汪得勇主持公道。李满德由于自知背理和违背了汪得勇让他们联手挤兑耿荣的旨意，因而担心挨汪得勇训斥或整治，便紧追易容光至市招生办公室，并在那儿大打出手……汪得勇赶回市招生办公室时，李满德和易容光正伤痕累累地坐在保卫处办公室里对骂。

“住嘴！”听到骂声，还没走进保卫处办公室，汪得勇便吼道，“堂堂的大学校长，在机关大院内打架斗殴破口相骂，成何体统！”

听到汪得勇的吼声后，李满德和易容光立马像两只忘情鸣叫的知了突遇雷雨停止鸣叫一样停止了对骂，接着，争先恐后地向汪得勇诉说了自己的委屈，可说着说着，两人又对骂起来了。

汪得勇本来就对李满德和易容光破坏了自己与柴莉萍的好事恼怒不已，现在又见这两个家伙在自己面前放肆吵闹，不由得怒气冲天，便愤然朝保卫处的两个工作人员厉声叫道：“把这两个没有教养的东西轰出去！”接着转向李满德和易容光道：“你们出去吵！吵够之后回去关门歇业，这样的德行如何能教育人培养人！今年休想从我这里弄走一个名额！”说完，怒容满面地走了。

招生办主任（35）

汪得勇将车开进别墅院内时，马小蓓刚好在收拾院子，便迎上前来。

“今天回来得真是恰逢其时！”马小蓓一边从汪得勇手中接过风衣一边说，“我刚好把她安顿好，也把院子收拾好了！我们可以放松放松了！”

“放松放松，是得放松放松！”汪得勇语带不悦地说，“烦了一整天，还不放松放松一下怎么活！”

“怎么啦？”感觉到了汪得勇的不悦，马小蓓关切地问，“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也没什么。”汪得勇语气平淡地说，“就是李满德和易容光那两个王八蛋在单位闹了闹而已，走，进屋后再说。”

“他们闹？敢跟你闹？不会吧？除非他们吃了豹子胆！”进屋后，马小蓓不大相信汪得勇的话似地说。

“他们当然不是在和我闹，也不敢和我闹！”汪得勇底气十足地说，接着又语带怒气地说，“那两个狗东西窝里斗，为了一个外聘人员而大打出手！”随后，把李满德和易容光为争聘涂震寰而大打出手的事简单地说了一遍。

“啊！原来是为这件事生气！”马小蓓如释重负地说，“小事一桩，不必生气！走！咱们先去洗个鸳鸯澡--好好地放松放松！”说完，拉着汪得勇朝浴房走去。

浴房在一楼，室内面积三十平米，四壁墙面镶嵌着从意大利进口的橙红色瓷砖。说是浴室，但又不仅仅是浴室，除了洗浴用具外，室内还备有两张真皮医用床、一把真皮按摩椅、一个红木茶几、一套红木沙发和一个红木衣柜。室内用品十分豪华昂贵，医用床和按摩椅都是从德国进口的，茶几和木沙发都是从泰国进口的，马桶、浴缸和面盆都是从日本进口的。

走进浴室后，马小蓓赶紧打开热水器给浴缸注水，随后，便宽衣解带。当她脱得一丝不挂后用手拢了拢头发准备戴浴帽时，也脱得一丝不挂的汪得勇脑海里忽然闪现出童欢的面影，接着，一个箭步冲了过去……

“你今天怎么特别强劲？”汪得勇头枕着浴缸边沿，马小蓓一边给他搓洗一边笑着说，“是不是化愤怒为力量把对那两个狗东西的气都用在我的身上了！”

“别谈那两个王八蛋了！”汪得勇本来随着一番发泄，把李满德和易容光吵架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可马小蓓这么一说，他立马又想起那事了，便愤愤地说，“一谈那两个王八蛋老子就来气！”

“别生气--一句玩话而已！”见汪得勇又生气了，马小蓓赶紧去安慰道，“他们吵他们的架，坏不了你的什么事--别管它！”

“怎么坏不了我的什么事？说不定要坏我大事呢！”

“什么大事？”马小蓓好奇地问。

“什么大事--到时你就知道了！”汪得勇所说的大事是指他指使李满德和易容光联合起来和耿荣竞争，分散耿荣的精力，使耿荣不能有足够的精力同他和张民打官司的事。但由于自己也觉得太不光明正大了，便没对马小蓓明说。当马小蓓还要刨根问底时，汪得勇的手机响了，于是，起身去接。

招生办主任（36）

“……什么？登报了！哪一份报纸？啊！知道了！”汪得勇听了一下手机后惊讶地问。

……

“谁打来的？”汪得勇接完手机后，马小蓓惴惴不安地问，“什么事登报了？”

“张民打来的！”汪得勇怒气冲天地说，“什么事？那两个王八蛋吵架的事！不知是哪个王八蛋记者缺德，把那事弄到《锦都晚报》上了！快去把今天的报纸找来！”

汪得勇从裸着身子的马小蓓手中接过《锦都晚报》后，一翻，便在花边新闻里发现了一条题为“为争聘院士两校长在招生办门前大打出手”的新闻。

原来，李满德在招生办大院门口追上易容光后上去就给了他一耳光，接着，两人便扭打起来了，喜欢看热闹的行人便驻足“观战”，随着他俩扭打的持续，“观众”越来越多，最后把交通也给堵塞了。观众中正好有一位《锦都晚报》的记者，那记者便顺手把这件事写成一则新闻报道了出来。

看完那条新闻后，汪得勇恨李满德和易容光恨得目眦欲裂，一边将报纸扔到地上一边对马小蓓说：“打电话让那两个王八蛋火速赶来！”

“他们快到了。”打完手机后，马小蓓慌慌张张地说，“赶快穿衣服，我去开院门。”说着，胡乱地用浴巾擦了擦身子就穿衣服。

原来，李满德和易容光见汪得勇愤然离去后便慌了神，停止了争吵；稍顿之后，当他们不约而同地赶出门去时，汪得勇已驾着车出了招生办大院门。

“走！跟上去！”李满德看了易容光一眼后说。

“跟上去等于火上加油！”易容光也看了李满德一眼后说。

“就是你……”

“就是你……”

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后便和解了，再后，两人决定登门向汪得勇负荆请罪。

马小蓓带着李满德和易容光走进客厅时，汪得勇正坐在沙发上抽闷烟准备发脾气，但见他俩各自提着密码箱，便忍了下来。

“汪主任，我们给您丢脸了，我们……”李满德涎着脸说，可他的话还没说完，门铃响了--张民也到了。

张民本是因为担心李满德、易容光相互争斗和汪得勇生气而影响自己的“夺校”计划专程而来的，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李、易二人，而且见他们俩除各自脸上有些伤痕外，神态一如平常，汪得勇也面无怒色，便呵呵一笑道：“看来是三缺一呀！走！上楼去来两盘！”说着便率先朝楼梯口走去……

六

招生工作全面展开后，耿荣把工作重点首先放在招生简章的撰写上--他先仔细对比研究了锦都人文大学历年的招生简章，然后仔细对比研究了锦都人文大学和同类大学历年的招生简章，在此基础上初步决定对简章的内容予以调整。随后，把自己的初步决定提交校招生委员会讨论。最后，他拍板决定，招生简章不再大规模地“头版头条”地刊登党政要员视察或接见学校领导的图片，大幅度地削减对在校兼职的社会名流的介绍，淡化商报或商业广告一样的“招徕”色彩，而重点介绍学校的招生专业和招生规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以及在学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和就业率以及就业“亮点”等。招生简章的内容确定下来后，他又责成刘兆红、王升负责起草、设计、送审、印制和散发。

招生办主任（37）

其次放在“招生关系”的处理上--在所有的“招生关系”中，与汪得勇的关系最为重要，这一关系如果处理得不好，不但统招名额无处说起，就是连招生简章的审批关也过不了；于是，耿荣决定把“招生关系”处理的重点放在这重关系的处理上：他针对汪得勇贪财、好色、嗜赌的特点，允诺学校每获取一个新增统招生名额便支付汪得勇两千元的酬金，招生简章的印制承包给汪得勇的弟弟汪得文，高薪从公关公司聘请一个公关小姐与汪得勇打交道，给汪得勇办一张澳门赌场的会员卡……

第三放在招生队伍的建设上--虽然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已建立了一支有较强招生能力的招生队伍，但是这支招生队伍并不能充分满足学校的招生需要，因此，耿荣决定更换招生人员、扩大招生队伍以提高招生能力。

招生工作的重点确定之后的第二个周二下午，公关小姐田甜带着锦都人文大学招生简章的样稿去见汪得勇。

田甜是锦都市一家颇有名气且另类的公关公司--百合公关公司--的头牌公关小姐，初中未毕业便被锦都舞蹈学院舞蹈系破格录取，毕业后先后留学于日本和法国，攻读文学和公关学，并获东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巴黎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环球、奥美、伟达等公关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供职，后被百合公关公司挖聘过去。耿荣之所以选聘田甜除了她的素质、阅历以及她是百合公关公司的头牌公关小姐外，更主要是因为她与刘兆红长得十分相像--两人简直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汪主任在吗？”田甜在汪得勇的办公室门上敲了两下之后，甜甜地问道。

“在！”一听到田甜的问声，汪得勇便应声道，“我正等着你呢！”

周一晚上，刘兆红曾给汪得勇打电话约好第二天下午送招生简章初稿给他审，汪得勇便以为田甜就是刘兆红，未假思索地应声道，并赶紧去开门；可开门后，见来人虽酷似刘兆红但又不是刘兆红，于是一愣，讷讷道："您是……"

"小刘呀！"田甜嘻嘻笑道，"怎么不认识了！"

"啊--你整过容吗？"听田甜那么一说，汪得勇以为自己搞错了，便戏谑道，但在确认田甜不是刘兆红后，又改口道，"你不是小刘……"

"汪主任果然眼力不凡！"还没等汪得勇把话说完，田甜便夸赞道，"到底是汪主任！"接着，把自己在耿荣那里上班几天后，仍然不停地有人把她误作刘兆红甚至有一次耿荣也把她误作刘兆红的事说了一遍，之后，纵情地笑了起来。

"我只知道世界上有'兄弟误'，没想到还有'姊妹误'--你们是姊妹吧？"

"什么'兄弟误''姊妹误'？谁跟谁是姊妹？"

"嗐！'兄弟误'，是这么回事--唐代有张姓兄弟俩，哥哥名伯喈，弟弟名仲喈，两人长得酷像，常让人分辨不出来。仲喈新娶妻后的一天，其妻刚好化妆完毕，见伯喈从外面回来，以为是丈夫回来了，便迎上前去娇声问道：'我化妆得美不美？'伯喈听后连忙后退一步，拱手道，'弟妹，我是伯喈！'仲喈妻羞容满面，连忙退回房中。稍后，仲喈妻出房门，又看到伯喈，但又以为是仲喈，便一把拉住他的手，笑道，'我刚才闹了个笑话……'话还没说完，伯喈又难为情地说：'弟妹，我还是伯喈！'你和刘兆红长相的相像差不多达到张伯喈和张仲喈长相相像的程度--你们俩肯定是姊妹吧？"

招生办主任（38）

“哈哈……刘兆红姓刘，我姓田，异姓姊妹也谈不上--我们才认识而已。”

“哟！真的呢！你比刘兆红更有青春气息！”汪得勇笑道，“来--握握手，正式认识认识一下吧！我叫汪得勇！”说着，主动地捉住了田甜的手，握了握之后又摩挲了一番。

“久仰久仰！”田甜笑容可掬地说，“幸会幸会！”一边说一边手很自然地配合着汪得勇的手，但又立马感受到了他发给自己的信息，一下子明白了耿荣分派自己专门与汪得勇打交道的原因和目的，受辱之感油然而生，便想收回手，但同时又意识到这与自己的职业身份不符，于是强忍着受辱感，语气甜甜地说道，“我叫田甜，百合公关公司的工作人员，现就聘于锦都人文大学。”

“啊！甜甜！你的名字真像你的人一样！不！你的人真像你的名字一样--甜甜！”汪得勇恭维道，“贵姓？”

“姓田--‘口十’‘田’！”田甜笑着说，“我姓‘田’，单名‘甜’--并不是双名‘甜甜’！而且并不完全如您所说的‘人如其名’--有时，不但不甜，反而还很苦很辣！”

“我又没尝过，怎么知道你是苦还是辣！”汪得勇哈哈大笑道。

“不用尝--瞧一下就知道了！”田甜一边把装有招生简章样稿的档案袋递给汪得勇一边说，“瞧一瞧，先瞧一下了再说！”

“好！好！我瞧！我瞧！”汪得勇顺着田甜的话说，“你请坐--我瞧！”

“这样稿与过去的大不一样--是出自你之手吧！”汪得勇把样稿浏览了一下后，微笑着说，“我没说错吧--名如其人，文如其人！有个性有风格！”

“哪里，哪里！”田甜不想掠人之美，便实话实说道，“我新来乍到，怎么有资格参加这种‘经国大业’之事！”

“我说这种东西怎么会是出自你田小姐之手呢？”见田甜一口否认那简章样稿是出自自己之手，汪得勇便变色龙一样地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说道，“不伦不类的！”

“不伦不类--是吗？”田甜说，“那好！我拿回去让他们修改！”说着便起身准备去拿样稿。

“不急不急！”汪得勇连忙说，“样稿放在这儿让我看几天后再说。”

见汪得勇那么说，田甜意识到他的意图是想“拖延”是想找样稿的“碴”，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便说：“那我就走了！您慢慢看，提出具体意见后我再来取！”说完，没等汪得勇表示可否就迈步向门口走去。

“这么急着回？”见田甜匆匆地朝门口走去，汪得勇慌忙起身说道，“不再坐坐聊聊天？”

“不啦！”田甜回过头向汪得勇一笑，甜甜地说，“下次来取样稿时再聊吧！”

田甜走后，汪得勇惘然若失地站了一会，然后迅速地关上门，颓然地坐到沙发上。

“又一个刘兆红！”他不由自主地想。

“老子绝不会让你又成为一个刘兆红！”他又恨恨地想。

“好哇！你这臭小子胆敢捉弄老子--弄一个婊子来吊老子的胃口！老子不收拾你誓不为人！”想到田甜是公关小姐时，他忽地愤怒起来，接着又想到与张民合谋夺取学校的事，便随手拨通了张民的手机。

“在哪儿？法院那事进展如何？”汪得勇问。

招生办主任（39）

“啊！汪主任，您好，您好！”张民说，“法院那事进展很顺利--已经续交了不少材料，宋院长也已经帮忙打招呼了！”

“那好！抓紧点！”汪得勇咬牙切齿地说，“把那臭小子往死里整--要么收回那学校，要么弄掉那学校！”

“放心！我们会如愿以偿的！”张民志在必得地说。

“老子这次一定要你人财两空！”与张民通完电话后，汪得勇仍不解气地想，想到这儿，他脑海里忽地闪现出一幅自己占有耿荣所主持的学校和妻子的情景：自己在张民等人的簇拥下在锦都人文大学巡视了一番后来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办公室富丽堂皇窗明几净，他一坐到办公桌前，田甜便来给他端茶送水……从学校回到别墅时，刚一进门刘兆红便过来给他接衣拿包……

“回来了--辛苦了，辛苦了！”田甜回到锦都人文大学走进耿荣办公室时，耿荣正忐忑不安地琢磨着有关招生简章的事情，便语带惊喜地说，“现在是吃晚饭的时间了--走！咱们到人文饭庄去吃饭，边吃边聊。”

“行呀！”田甜满脸天真活泼地说，“没想这次遇到的老板这么够意思--既开高薪，又许诺给高额奖金，还提供免费的晚餐！”

“情况怎么样？专家出场，肯定是马到成功吧！”在人文山庄的文渊阁包间坐定后，耿荣一边点菜点酒一边笑着说，“不过，招生简章是学校的名片，不管汪主任意见如何，咱们也得精益求精，要……”

“要什么！”没等耿荣把话说完，田甜忽然语带沮丧地说，“看汪得勇那样子，我们这招生简章能通过审查付印就不错了！”

“怎么啦？！”听田甜那么一说，耿荣不禁一愣，抬起头来盯着田甜问道，“难道他又想为难咱们吗？”

“是不是想为难咱们我不知道，但我能肯定，我们的招生简章要想在他那儿通过审查一定不会很容易！”田甜说，接着，把汪得勇一会儿

说样稿有个性有风格，一会儿又说样稿不伦不类的事说了一遍。

“没想到他会故伎重演！”听完田甜的话后，耿荣把过去刘兆红送招生简章给汪得勇审查时的遭遇详细地说了一遍。

“在汪得勇那儿，我就猜到了你分派我专门与汪得勇打交道的原因和目的，听了你这番话后，我更加坚信了我的猜测！”听完耿荣的讲述后，田甜微微一笑，一副大彻大悟的样子说道，但刚一说完，又收敛笑容，语气哀怨地说，“怎么我们女人--特别是一些杰出的女人总是那么不幸，不是被你们男人觊觎就是被你们男人利用，从妲己、褒姒到李香君、董小宛无一例外！而你们男人呢?

招生办主任（40）

怎么都那么卑鄙！渔猎或利用我们女人之后，不是把我们女人视为垃圾就是视为祸水，像唐朝宣宗那个狗皇帝更是可恶，他竟因为自己的老祖宗李隆基沉湎女色而误国，担心自己重蹈覆辙，竟把自己身边的一个绝色宫女给杀了！而且在杀宫女时还恬不知耻地说，明皇帝只有一杨妃，至今天下未平，‘应留汝不得’。这真是豺狼逻辑！我学成回国之后之所以不停地跳槽，就是因为所碰到的尽是卑鄙的男人！最后之所以选定百合，就是因为百合没有一个男人--这也许在你们男人看来很另类吧！也许你会问，你既然这么高洁，干吗还要在公关公司干呢？那么，我就坦然地告诉你吧，公关公司不是酒吧发廊，更不是妓院！也许在你看来，我之所以接受你的聘任是因为你的聘金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便是大谬不然！告诉你吧，我之所以接受你的聘任，是因为我仔细地调查过你，以为你是男人中的‘大熊猫’！是少有的正人君子！没想到你的心底也是那么龌龊不堪--竟像勾践用西施一样用我！其实，你那么用我也行，但那至少也得明说一下！把自己的女人宝贝一般地藏起来，让我做你女人的替身，而且又不对我明说--真卑鄙！”

“你错了！”见田甜越说越气愤，耿荣奋起自卫地说，“我之所以聘请你专门与汪得勇打交道，的确有我的原因和目的，但我一点都不卑鄙！

首先，我是向公关公司请公关小姐而不是直接请你，我作为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在单位遇到公关方面的问题时请公关小姐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其次，作为公关小姐，你有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在公关时，你怎么公关是你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

第三，不错，我是为了避免刘兆红被汪得勇纠缠，才让你代替刘兆红去与汪得勇打交道的，但是，我的本意并不是让你接受汪得勇的

纠缠，而只是要你把汪得勇搞掂为我办事！

第四，作为一个男人，不愿意自己心爱的女人被人纠缠，理所当然，同时，也说明了我尊重女人，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只要利用得着就利用。

第五，你今天出发之前，我曾对你明言说过，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并不一定好做，做不成--不要泄气，做成了--重奖，你看，我奖金都带来了！”边说边把一张五千元的支票递给田甜。

对耿荣振振有词的辩护，田甜开始时不以为然，后来是觉得不无道理，再后是心悦诚服，当看见耿荣把一张已经填好了支票放到自己面前时，更是觉得眼前的这位男人不仅并非宵小之徒，而且光明磊落，一言九鼎，不由得暗生敬意，于是，满怀内疚地说：“真对不起！我误解了你--我认错！”

“我不是要你认错--我是要你明白，我不卑鄙！”耿荣语气平和地说，“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知人心’，时间长了，你肯定会因为我的为人处世而改变对我的看法！”

“改变对你的看法？是改变‘你是一个正人君子’这一看法，还是改变‘你是一个伪君子’这一看法？”田甜笑道。

招生办主任（41）

“那你就根据实际情况吧--我不会强迫你！”耿荣也笑道，“但不能改变我请你的初衷--把汪得勇搞掂，让他为我们的招生开绿灯，至少不能处处亮红灯！”说到这儿，侍应生把菜和酒端上桌了，便转换话题道，“开餐吧--别的事吃完饭再谈！”

田甜本来是去找耿荣发泄怨气的，没想到被他不轻不重地教训了一通；本来按理说被他教训了一通应该对他更加怨恨的，但不但不怨恨，反而原有的那点怨气也烟消云散了；本来在人文饭庄时在心里相当自信地说：“本小姐至少不会改变对你的看法爱上你！”可回到住处后心却像被耿荣拴了一根绳子似的，稍不留神就飞向他--

“这个人的确是个正人君子！”

“难怪人们对他的口碑那么好！”

“难怪刘兆红对他忠贞不渝的！”

“难怪能把学校办得那么红红火火的！”

……

“不为别的，就为了那抽象的‘正义’二字也要帮他把汪得勇搞掂！”在结束了对耿荣“意识流”般的想象后，田甜暗下决心道。经过一夜思索，想好了对策后，田甜第二天一到上班的时间就给汪得勇打手机。

“汪主任！样稿审查得怎样了？”手机打通后，田甜一副蜜甜一样的口吻问道，“您觉得问题多吗？”

“啊！样稿！不好说--既可以说问题不多，也可以说问题不少！”汪得勇说，“这样吧，我们晚上见面详谈--今天上下午我都有会，会议一结束，我就联系您。”

“行！谢谢！”田甜非常得体的答道。

晚上六点钟，田甜应汪得勇之约准时走进皇后大酒店皇后包间。

“欢迎，欢迎！”见田甜走进了，汪得勇赶紧起身说道，“谢谢田小姐赏光！”

“哪里，哪里！”田甜反客为主地说，“今天应该是我欢迎您谢谢您的赏光！”

“我昨天就想请您，您现在就别争了吧！”汪得勇说，“再说，您和我谁请都不是一样？就不分你我了吧！”

“‘不分你我’？”田甜把“你”字咬得很重地笑道，“行！不分你我--那你把样稿还给我，让我自己批了算了！”

“吃饭不谈公事！”汪得勇转移话题地说，“我们现在就别谈样稿的事了！”

“我今天就是专门为样稿而来--怎么能不谈样稿呢！”田甜正颜道，“您昨天一会儿说样稿有个性有风格，一会儿说样稿不伦不类，今天又说样稿既可以说问题不多也可以说问题不少，您的审美观念和判断力是不是‘跳跃式’的那种！”

招生办主任（42）

“非也！”汪得勇也正颜道，“我说样稿有个性有风格基于样稿是你设计的这一前提--你留过洋在外企摸爬滚打过，不突出政治不尊重领导应该说是你的个性，因此，如果样稿是你设计的就是有个性有风格；耿荣那小子是什么？土鳖一个，因此，如果样稿是他设计的，就是不伦不类了：他是中国人，又利用咱们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发了那么大的财，怎么能那么搞呢！我之所以说样稿既可以说问题不多也可以说问题不少就是基于这两个不同的前提！”

听完汪得勇一番充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分析，田甜彻底明白了想要汪得勇实事求是地审批简章和公事公办地放行，那简直是痴人说梦，便一改正容嬉笑道，“那您就把它权当是我设计的通过算了吧！”

“通过？”汪得勇也一改正容嬉笑道：“那你得让我先‘通’过了再说！”说完，涎着脸冲田甜邪笑起来。

“您真坏！”田甜虽然在心里毒毒地骂了一句“你这狗东西真下流”，但还是一副娇态地嗔怒道，“您再这么坏，我就不理你了！”

“我坏？这可是你说的呀！‘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你等着爱我吧！”汪得勇放纵地笑道，“我们先喝酒吃饭，把肚子填饱后再说我们之间的事！来！我们今天吃个‘十全十美’--十个菜，你先点菜。”

“十个菜？就我们两个人也吃十个菜？”田甜不假思索地说，但立马又意识到这个“态度”不行，便改口道，“十个菜就十个菜--反正耿老板有的是钱，他这个‘大户’我们不吃白不吃，吃不完就兜着走！我们吃这儿的一些品牌菜吧--鳜鱼、鱼翅、海参、青蟹、基围虾，‘十全十美’我们‘二一添作五’地点，下面你点。”

“到底是漂洋过海见过大世面的人呀！胃口不俗，有品位！”汪得勇说，“我是个俗人，就点几个俗菜吧--甲鱼、鲍鱼、河豚、穿山甲，

就这几个吧！”

“你只点了四个菜，‘十全十美’还差一‘美’，你再点一个。”田甜说。

“啊！的确还差一‘美’，还差一‘美’就美中不足了！好！我再点个菜！”汪得勇说，边说边看食谱，“哟！有了，来个百合--我今天吃‘百合’，名正言顺、恰到好处！”说完，再次涎着脸冲田甜邪笑起来。

“您又坏！”田甜杏眼圆睁地说，接着转换话题道，“喝什么酒？”

“美酒！”

“什么美酒？”

“‘田甜’--你！一见到你我就想喝！还没喝就快醉了！”

“正经点！”田甜佯装生气道，“再不正经我就真的不理您了！”

“好！正经点正经点，别生气，我的小姐！”汪得勇一边看酒谱一边说，“这上面的中国酒我几乎都喝过了，洋酒也喝过不少，但铭悦香槟没喝过，今天就喝铭悦香槟吧！来两瓶--咱俩一人一瓶。‘铭悦香槟’--‘明阅美人的香鬓’也！我今天就好好地‘明阅香鬓’一番！”说完，朝田甜看了一眼。

招生办主任（43）

“来--为了感谢您的赏光，我先敬您三杯！”由于是有备而来--赴宴前吃过饭并准备了解酒药，加上是训练有素，田甜便在菜酒一上桌就开口道，说完，连饮三杯。

汪得勇自恃“酒精”考验了二十几年，加上本来就想借酒乱田甜的性，便在田甜放下酒杯后，也连饮三杯。

“巾帼英雄--巾帼英雄！”为了早点达到自己的目的，汪得勇一放下酒杯就接着说，“来！现在我回敬你三杯！”说着就起身给田甜斟酒。

“三杯就三杯--我舍命陪君子！”田甜一来是有备而来，不在意喝猛酒，二来也想让汪得勇喝空心酒早点醉倒，便不甘示弱地说，“但您得先喝！”

“先喝就先喝！”汪得勇回归座位后一副大丈夫的样子又连喝了三杯酒。

汪得勇虽然“酒精”考验过二十几年，但由于喝的是空心酒，加上是猛酒，所以，六杯酒一落怀，身子就有所反应了，意识到如果这么继续下去自己也会喝醉了，便说：“下面我们就别这么直来直去地喝，这么喝索然无味！”汪得勇说，“下面在这酒菜之间加点笑料--?一人讲一个故事，助助兴，如何？”

“行！”像这种在酒席上讲故事助兴的事是公关场合的常事，田甜便毫不犹豫地答应道，但考虑到汪得勇邪心荡漾，并不时蠢蠢欲动，便又补充道，“但要谑而不俗！”

“我是个粗人，不懂什么叫谑而不俗，你把这个概念界定一下！”汪得勇说。

“谈不上界定！”田甜说，“我们把故事的范围限定一下--您我都是读书出身，称得上是文人，就讲有关文人的趣味故事吧，文人的趣味

故事怎么俗也俗不到哪里去，越界者罚酒三杯！领导带头--您先讲吧！”

“那我就不谦虚了--”汪得勇清了清嗓子说道，“纪晓岚是文人吧。那我就讲一个纪晓岚的故事：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有一次微服出访，纪晓岚相随。当他们到达一个小镇时，见街道整洁，古风浓郁，便即兴上一酒店要了一桌酒菜和纪晓岚一边饮酒一边赏街景。这时，一队娶亲的人马浩荡而来。当花轿抬过之后，乾隆皇帝看了纪晓岚一眼后说：‘卿若还想继续饮朕的酒，就得续上朕的诗，朕赋前三句，末句由卿完成，要快要佳，否则罚酒！’纪晓岚随即应命道：‘谨遵圣命！’纪晓岚话音刚落，乾隆皇帝便吟道：‘下边锣鼓响叮咚，谅必新人在轿中。今日洞房花烛夜……’乾隆皇帝刚吟罢第三句，纪晓岚便应声吟道：‘玉簪挑破海棠红’。”讲到这，汪得勇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你这个故事虽然没越界，但还是俗了点--‘粗俗’了一点，而且也并不‘谑’--罚酒三杯！”说完，便给汪得勇斟酒。

“这个故事俗而不谑，那我就再讲一个吧！”喝完罚酒后，汪得勇说，“也是关于纪晓岚的：乾隆皇帝率群臣登泰山封禅完毕后，顺便又在泰山游玩起了。当乾隆皇帝一班人来到斗母宫时，女尼们连忙捧来笔墨纸砚请乾隆皇帝留下墨宝。

招生办主任（44）

乾隆皇帝见是一群俏丽的女尼相求，便欣然提笔写道：‘钟声磬声鼓声，声声自在’，停笔之后，乾隆皇帝很得意地说：‘朕已写好了上联，众爱卿谁来写下联？’因为纪晓岚在场，乾隆皇帝的那帮随从便不敢冒昧，默不作声，于是，乾隆皇帝便点将道：‘纪爱卿，你来吧！’‘遵命！’纪晓岚慌忙应命道，接着提笔写道，‘山色水色物色，色色皆空’。写完之后，乾隆皇帝和群臣一起叫好，女尼们更是眉飞色舞。纪晓岚看着这帮得意忘形的女尼，想起平时听到的一些有关女尼不守清规戒律的流言，便在另一张纸上写道，‘一笔直通，两扇敞开’……”讲到这儿，汪得勇停下来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下流鬼！这个故事难道就这些内容？”田甜脸一下子变成了一块红布，恶声道，“纪晓岚随后又把这两句补写成了‘一笔直通西天路，两扇敞开大千门’，这你怎么不说？！你这么讲太俗--太粗俗！罚酒！这么粗俗，就不罚三杯了--罚三盅酒！”说着，就把汪得勇面前的一个空盅子斟满，接着又把自己面前的一个空盅子和一个备用的空盅子斟满--结果，两瓶酒也斟完了。

“不行不行！喝这么多酒--我又不是不想要命了！”汪得勇连忙拒绝道，“除非……你……先让我尝尝，看你到底是‘田甜’，还是‘田酸’、‘田苦’、‘田辣’！”

“喝酒，喝完了这三盅酒，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田甜高声嚷道。

“当真？当真我就喝了！”汪得勇打着酒嗝说道。

“当然当真！本小姐从来都是一言九鼎！”田甜一副认真的样子说，但接着又补充道，“但你也得把那样稿签字放行！”

“签字就签字！”汪得勇十分爽快地说，“拿过来，我现在就签！”

“你现在就‘通过’我这儿了，可我还没有‘通’过……‘通’过你那儿！”汪得勇一签完字就动手动脚地说。

“别急！先喝酒！”田甜激将道，“男子汉大丈夫，难道喝几杯酒都还想耍赖吗？”

“谁想耍赖？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怕什么？！”汪得勇豪气冲天地说，说完，便把那三盅酒喝了个罄尽。之后，虽然觉得天旋地转，但还是未忘“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起身扑向田甜，田甜条件反射似地一躲，汪得勇轰的一声栽倒在地……

七

汪得勇栽倒在地时，头磕破了，随即血流满面；同时，呕吐一地，身子剧烈地抽搐起来。田甜便急忙打120急救电话把他送进附近的八零八医院抢救，接着，给耿荣打电话简单地汇报了情况；耿荣到达医院后，田甜又把事情的经过向他详细地汇报了一遍。

听完田甜的汇报后，耿荣当即做出了如下决定：

第一，奖给田甜一万元，同时，让她以醉酒生病的名义住进医院；

第二，立即将招生简章送印刷厂送印，并将印刷费提高百分之五；

第三，自己亲自陪护汪得勇，直到他转入普通病房为止。

招生办主任（45）

由于过度醉酒和磕伤，汪得勇进急救室后直到午夜三点钟才醒过来。之后，耿荣一边小心翼翼、无微不至地侍候着汪得勇，一边一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的样子检讨着自己的错误，但汪得勇置若罔闻，置之不理，恼着脸闭着眼一动不动的。耿荣知道治丝益棼，便默不作声地守候在汪得勇的身边。早晨九点钟左右，也许是太疲劳的缘故，汪得勇在输完液后便睡着了，耿荣便起身离开急救室准备到医院院子里散散步放松放松一下。可他刚一走出急救室，邵川山、赵黛丽便迎面走来--原来，他俩各自带着自己的招生简章样稿到锦都市招生办公室送审时，得知汪得勇在八零八医院急救室抢救，便匆匆赶来。耿荣和他们在医院院子里的一个偏僻安静的地方坐下来之后，简单地说了一下汪得勇住院的经过和病情。

“老汪这一病他自己倒无所谓，可我们受的影响就可大了！”听完耿荣的介绍后，邵川山说。

“是呀！老汪这一病，我们招生简章的审批就得往后拖，招生工作受到的影响可就不小了！”赵黛丽附和着说。

“你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也一样！”耿荣一脸戚容地说，“而且老汪是因为我的雇员住院的，我将来遇到的麻烦事可能更多，我比你们受到的影响将会更大！”

“可你的简章毕竟老汪已经签了字呀！”邵川山语含妒意地说。

“不错，我的简章老汪是已经签了字，但那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呀！我还有招生宣传，统招生的抛档、录取、备案以及以后的名额等问题；再说，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很多人会借此做文章，就算老汪不推波助澜，而只是沉默，我的麻烦也不会少了小了！”耿荣说，“目前，我们都面临着困境，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相互嫉妒相互拆台或怨天尤人或自怨自艾，而应该是精诚团结，共渡难关！”

“你说得的确不错！”赵黛丽认同道，“我们都面临着困境--我和小邵要面对的除了招生的问题外，还有李满德、易容光的联手挤兑以及有关方面的打压等问题；你则要面对的除了你所说的那些问题外，还有张民等打你学校的主意的问题，我们是应该精诚团结，共度难关！”

“这个道理我也懂--我刚才也是随口而说的！”邵川山改口冲耿荣道，“无论是在实力方面还是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方面，你都是老大，你就说说我们下一步该如何打算吧！”

“不能这么说，我们彼此彼此！不过，我倒是愿意说说我的一些想法。”耿荣说，“我觉得我们下一步最要紧的事情是努力使老汪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而这一件事又主要得靠你们俩来做。为什么呢？首先，老汪这次住院与我直接相关，我无论如何也是推脱不了干系的；其次，还有一些我不好明说的原因；因此，不管我对老汪是怎样的诚心诚意，但他未必会相信我是诚心诚意的，而且，很可能一见我就怒从心头起恨从胆边生的；这样，在他昏迷的时候我可以眼也不合一下地守候在他的身边，但他醒过来我就得回避一下。

招生办主任（46）

我回避的时候就得靠你们二位看护老汪了--这也是你们和老汪密切关系的一个大好机会，而且只能由你们二位看护--否则，别人就会利用这个机会。第二件要紧的事情是我们三校今后要密切合作，随时交换信息，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合作办学。你们也知道，有人在打我学校的主意，如果别人的阴谋得逞，你们最后也会蹈我的覆辙，如果我们融为一体，我想，别人在打我们的主意的时候也得先掂量一下的。”

“我明白了，我们会按你所说的去做的。”赵黛丽说，“你累了一宿，回去好好地休息一下吧！这儿的事就让我们来做。”

耿荣走后，赵黛丽和邵川山把汪得勇转到普通病房，寸步不离地守候在病床旁。午饭后，赵黛丽和邵川山目语了一下，然后，一起走出病房；一会儿后，两人回到病房，赵黛丽对汪得勇说：“小邵有点事需要离开一下……”

“去吧！”还没等赵黛丽把话说完，汪得勇便和蔼可亲地说，“我这儿也没什么大事，你俩轮着休息一会儿吧！”

邵川山走后，汪得勇动了动身子，似乎想躺下，赵黛丽见状便赶紧去帮忙，可当她的手触到汪得勇的身子时，汪得勇一如常人一样地迅速捉住她的手，接着，一边摩挲着一边充满感激之情地说：“谢谢你……”可他的话还没说完，护士便来查体温了……

午休时间过后，赵黛丽正和汪得勇闲聊着时，邵川山一手拿着一大束康乃馨，一手拎着一大包东西，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边走边说：“汪公现在身体好多了吧！午休还好吧！”

“托你的吉言，身体好多了！午觉也睡得不错！”汪得勇说，“多亏你和赵校长！”

“回来了！”赵黛丽冲耿荣笑着说道，“哟！收获不小！来！拿出来瞧一瞧！”说着，就起身从邵川山手中接过那包东西。

“哟！汪主任，小邵对您真够孝敬的呢！”赵黛丽打开包瞧了瞧后，随手取出两盒包装精美、足有一公斤重的虫草一边递给汪得勇一边说，“你看，他给您买了这么多高级营养品呢！小邵一向都以父执视您……”

“这我知道--小邵的确对我不错！”赵黛丽的话还没说完，汪得勇就满脸赞赏之情地说，“我也从来都是把小邵当哥们看待的。”

“谢谢汪主任！”听汪得勇那么一说，邵川山连忙说道，“希望今后能更进一步地得到汪主任的栽培！”

“谈不上栽培，但我一定会尽我之力帮助你和赵校长的！”汪得勇说，“但愿你们不是耿荣那种人--一阔脸就变！”

“其实，我觉得小耿对您也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的……”赵黛丽替耿荣辩护道。

“忠心耿耿？但愿你们不是像他那么对我忠心耿耿！”汪得勇还没等赵黛丽把话说完就怒形于色地说。

招生办主任（47）

“也许我的感觉有误，但我和小邵对您绝对一直都是忠心耿耿的！”见汪得勇生气，赵黛丽赶紧改口道。

“不错！我和赵校长对您绝对一直都真的是忠心耿耿的！”邵川山则赶紧附和赵黛丽说，“今后，我们会一如既往，绝不辜负您！您今后只要用得着我们，尽管说，即使赴汤蹈火我们也在所不惜！”

汪得勇和赵黛丽、邵川山聊的正起劲时，曹荆洪一手提着一篮水果一手拿着一束鲜花走了进来。

“啊！汪主任，真对不起，我刚知道您在这里！”曹荆洪刚踏入病房就一副心疼的样子说道；接着又面带惊讶地说道，“哟！两位校长也在！”

“你来得正好！”曹荆洪走进床边后，汪得勇说，“赵校长、邵校长辛苦了大半天了，你正好替换他们一下。”

“哪里，哪里！”听汪得勇那么一说，赵黛丽立马想起上午耿荣的话，便赶紧说道，“我们今天就闲陪了汪主任一下，哪里谈得上辛苦；倒是曹主任上了一整个上午的班，现在又跑了这么远的路，一定比我们更辛苦！”

“不错，曹主任一定比我们更辛苦！”邵川山附和道，“还是我们留下来陪汪公吧！”

“你们二位都是一校之长，正如国家不可一日无君一样，你们的学校怎么可以一日无主呢！”曹荆洪说，“还是你们先回吧！我先坐一会也走，等一会张总、李校长、易校长等也要来，他们一来我就走，否则，这么多人，医院就要下逐客令了！”

“曹主任说得很对，我也累了，要躺一会，你们就回吧！”汪得勇语带逐客之意地说。

见汪得勇和曹荆洪那么说，赵黛丽、邵川山只好怏怏告辞而去。赵、邵二人走后，曹荆洪赶紧关上门，满怀心疼之情地说：“怎么弄成

这样了！”说着，俯下身去将脸贴到汪得勇的脸上，泪眼婆娑以至于把汪得勇的脸也弄湿了。

“别这样了--你刚才不是说张民他们要来吗？”汪得勇说，“其实，我没什么，马上就可以出院了！”

“张民他们今天不会来--我来之前和他们通过电话，告诉他们你生病住院了，他们要来，我说我们轮流来，一起来怕医院不允许；他们同意今天我陪护你，明天来接替我陪护你。”说完，便和汪得勇嘴对着嘴开始“人工呼吸”起来，可他们的“人工呼吸”还没来得及结束，就响起了敲门声，随后，护士推着针药车进来了。

由于主要是醉了点酒的缘故，因此，到下午的点滴打完时，汪得勇基本上恢复了健康，于是，晚饭之后，和曹荆洪一起到医院院子里散步。

招生办主任（48）

八零八医院位于锦都市生态环境保护得最好的西山南部地区。院子里，一年四季，树木蓊蓊郁郁，绿草如茵，花香飘逸，鸟声清脆婉转，湖水碧绿如蓝，怪石争奇斗绝；主道纵横相贯，小道旁逸四出……如果不是病员住院服的提醒，置身于这里的人们是很难看出这里原本是一个医院。这座医院本是高干医院，除非是急诊病人，一般不接待；在这里住院治疗的要么是卧床不起的重症患者，要么是本不需要治疗的疗养者，因此，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步的人也不太多。曹荆洪挽着汪得勇的臂膀沿着中心湖溜达了一圈后，暮色已经降临，于是，两人折入一条小路，准备返回病房。可当他们走到小路深处时，一阵欢快的呻吟从偏离小路的一座树环藤绕的小亭里传了出来，他们几乎同时止步，并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接着，一起快步向另一座偏离小路的树环藤绕的小亭走去……

“听到你住进这儿的消息时，我以为你不是患了重病就是患了绝症，还担心我们再也不能这个了！”完事之后，曹荆洪躺在汪得勇的怀抱里，不无庆幸似地说，“没想到你雄风不减、依然故我！”

“几杯酒，一点磕伤能奈我何？”汪得勇洋洋自得地说。

“说正经的--”曹荆洪说道，“你上次对我说的事我对我们老板说了，我们老板同意多给你几个特控名额；但你也得信守诺言，这次无论如何也得帮我把‘提档线’的名次再往前提一提，还有，在原市长那儿活动一下，让他帮我做做工作，把我的位置往前挪一挪！”

“这好说！不过，还是等我把这活干完了再谈这些事！”汪得勇说，说着，又要把曹荆洪往藤条椅上放。

“别……别……你身体刚好，就这么高强度地没完没了地干活--不要命了吗？”曹荆洪翻身站起来，拉了一下汪得勇，“走，回房间去吧--你如果真的不要命了，在那儿干也行！”说着，拉着汪得勇朝病房所在的楼走去。一回到病房，汪得勇的手机响了，他一见是原良品的电

话，便示意曹荆洪安静，自己则走到一旁去接电话；接完电话后好几分钟原地不动、不言不语。

“怎么啦？”见汪得勇接完电话后一副郁闷而又着急的样子，曹荆洪便向他走了过去，边走边问，“什么事让你这么着急？原市长生你气了？”

“没什么！”听曹荆洪那么一问，汪得勇立马回过神来，一改戚容地说；稍后，又补充道，“但也有点事--原市长让我准备一下，明天随他一起到锦都人文大学等几所办得较好的民办高校现场办公，为它们排忧解难，打好招生这一仗……”

“嘿！原市长怎么特别重视民办高校，而且这几年来一贯如此--这一点真有点令人费解！”汪得勇还没把话说完，曹荆洪便颇不服气地说，“难道咱们国办高校是后娘养的吗？”

“哪里，哪里！”汪得勇解释道，“原市长不是特别重视民办高校，而是当下对于他来说，民办高校更值得重视罢了--在锦都，民办高校原本是一张白纸，好书写锦绣文章，他主管教育之后，大力支持民办高校的发展，结果，不但锦都的民办高校突飞猛进地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也使锦都的经济获得了一个飞跃似的发展……”

招生办主任（49）

“夸大其词！”曹荆洪不以为然地插话道，“这些年来，民办高校的确发展较快，但把锦都经济的发展也归功于民办高校的发展实属夸大其词！”

“非也！”汪得勇一本正经地说，“民办高校对锦都市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可谓多矣大矣--首先，民办高校校舍的建设直接推动了锦都经济的发展。到目前为止，锦都大大小小的民办高校有四五十所，师生员工在万人以上的高校近三十所，像锦都人文大学的师生员工更是多达三四万，由此，这些民办高校的建筑面积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多楼房的用工用料都是出自锦都，这对锦都经济发展的推动有多大也可想而知了。

其次，各民办高校的在校生加在一起多达近百万，而每个学生每年的吃喝拉撒怎么也得花费上万元，这为锦都财政增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对锦都交通业、制造业、商业等行业的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有多大也可想而知。

第三，发展别的行业，政府总要投入，但民办高校基本上不需投入，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无投入的经济效益实际上是最大的经济效益。

除此之外，可列举的还有很多，但仅这些就可看出民办高校对锦都市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有多大了，由此，你难道还不可以看出，原市长特别重视民办高校是多么名正言顺？！更何况……”说到这儿，汪得勇停了下来。

“更何况什么？”见汪得勇欲言又止，曹荆洪追问道。

“唉！这个问题原市长本来是不让在非市人大代表面前言及的--在你面前我就不再忌言了！”汪得勇说，“原市长自主管文教卫以来，文教卫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广大人民特别是文教卫战线上的人大代表希望原市长能竞选市长，造更大的福祉于全市人民，并且已有不少

人大代表准备联名推选原市长为市长候选人，原市长虽然一向廉洁自律、谦虚谨慎，但人民的意愿也不好违，便答应了，并正积极准备着；而教育方面特别是民办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原市长竞选市长的重要资本之一，由此可见，原市长现在特别重视民办高校是多么言之有理也多么恰到好处！”

“哟！原来是这么回事！如此说来，原市长确实有能力有魄力有头脑有手腕，如能当选市长，肯定能造更大的福祉于全市人民的！”曹荆洪恍然大悟似地说，稍顿之后，又笑道，“当然，肯定会首先造更大的福祉于你--难怪你这家伙对老娘也保密的！”

“哪里，哪里！我也是前几天才得知的！”汪得勇辩解道，“再说，原市长一再叮嘱，切切不可在非人大代表面前言及此事。现在看来，原市长还是有所疏忽的。对于关系像咱们这样‘铁’的哥们不仅不应该保密，反而还应该开诚布公！”

“不是吗？像我，虽然只是一个大学招生办主任，但联系着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如果对我以及像我一样具有影响力的人开诚布公，获得了我们的支持，原市长胜选的可能性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曹荆洪自以为是地说。

招生办主任（50）

“正是，正是！我明天见原市长时一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他--也一定把你‘更上一层楼’的愿望转达给他！”汪得勇说，但随后又犹豫道，“只是我现在这样子……”

“现在样子--怎么啦？刚才那种重体力活都能干，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事不能干不成？”曹荆洪笑道，“再说，是明天嘛--又不是现在！咱们从现在开始准备，明天绝对没问题！”说完，就让汪得勇躺好，然后，去找医生对汪得勇进行“强化”治疗；汪得勇输上液后，她又上街为他买化妆品去了……

曹荆洪走后，汪得勇打电话把自己将于第二天陪原良品到锦都人文大学等校现场办公的事告诉了耿荣，让他做好准备，并让他与张民联系，让张民也参与汇报工作；随后，又打电话告诉张民，并特意叮嘱他把马小蓓也带上--原来，在原良品打算更上一层楼的同时，汪得勇也打算更上一层楼，但汪得勇考虑原良品虽说也贪财，但更贪色，而且对女人的“品位”要求很高，而在自己所接触过女人中，马小蓓姿色才艺最佳，最具原良品所要求的那种“品位”；于是，他便在享用了马小蓓一段时间后，决定忍痛割爱--把她作为自己的“西施”送给自己的“吴王”原良品……

八

耿荣离开医院后立即带着一张支票去找汪得文，在办妥招生简章的印刷之后，又将两盒总统牌虫草交给汪得文托他捎给汪得勇。虽然汪得文在接过支票和虫草的时候满脸欢喜，但耿荣回到家后还是忐忑不安，担心汪得勇将来会变本加厉地找碴，因而茶饭不思，静坐在沙发上苦心琢磨着化解的良策，但还没来得及完全想好，汪得勇的电话来了。接完电话后，耿荣让刘兆红立即驱车赶往学校去和王升一起组织师生做迎接原良品等人现场办公的准备，自己则走进书房起草给原良品等人的汇报材料。

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原良品等人的车队一到，早已迎候在校门口的耿荣、张民、马小蓓等立马迎上前来。

“这是锦都人文大学的创始人、法人代表张民同志。”原良品等人下车后，汪得勇首先把张民介绍给原良品，“张民同志现在还是环球招生公司的总经理。”

“有远见、有魄力！”原良品随即向张民伸出了手，“十多年前就着手办民办高校，而且办成了一个全国屈指可数的民办高校，这种创业精神和拼搏精神实在可喜可贺！”

“过奖--原市长！过奖！”张民赶紧跨上前一步，双手握着原良品的手，夸张地朗声道，“原市长好！久仰久仰！”

“这是锦都人文大学的执行校长、市人大代表耿荣同志。”随后，汪得勇又把耿荣介绍给原良品，“耿荣同志也是锦都人文大学的首届毕业生。”

“年轻有为啊！年轻有为！”原良品握着耿荣的手说，“你这么年轻就管理这么大的一所学校，实在不容易！”

招生办主任（51）

“原市长过誉了--学校之所以有今天，绝非我耿某一人之功劳！”耿荣虽然对汪得勇首先把张民介绍给原良品颇为不满，但当汪得勇把他介绍给原良品时，他还是语气谦恭平和地说，“学校正处在发展之中，不足之处不少，还得请原市长批评指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少，也还得请原市长助一臂之力！”

“我对你可不是仅愿助一臂之力，而是愿竭尽全力！”原良品笑容可掬地说，“你看，今天我把李主任、汪主任这些大员都带过来了。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说着，拉着耿荣的手转向市教委主任李礼辉。

“原市长为我们教育保驾护航可谓呕心沥血、竭尽全力了！”李礼辉赶紧将身子倾向原良品，一副媚态地附和道，“今天原市长率领着我们就是专门来帮助你解决问题的，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那我就先谢谢各位领导了！”耿荣说，“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实不少，亟待解决问题主要是……”

“有问题等一会儿到办公室后再说！”汪得勇担心耿荣谈到对自己不利的问题，便打断他的话道，随后，又转换话题道，“哟！原市长，还有一位同志我忘了向您介绍了--这是马小蓓同志，耿荣同志的干将之一，现在在耿荣同志的招生办工作。”

“是我们招生办的副主任！”耿荣补充道。马小蓓的这一工作和职务是汪得勇前一晚指令耿荣安排的。

其实，当马小蓓和耿荣张民一起迎上前来时，原良品就想捉住马小蓓的手，因而，当汪得勇向他介绍马小蓓，他便立马将手伸向马小蓓，眼睛也随即盯着马小蓓的脸，好像要在她脸上看出一朵花来似的。

“啊！马主任好！”原良品运动着手的关节摩擦着马小蓓的手说，“马主任也年轻有为！”

“我只是耿校长麾下的一个新兵！”马小蓓嗲着声音说，“别叫我马主任！”

“不叫你马主任，那叫你什么呢？”原良品微笑着说，“叫你……”

“叫我小马！”没等原良品说完，马小蓓抢着答道，“要不，叫我小蓓也行！”

“就叫她小蓓，我们都叫她小蓓！”汪得勇笑着说，“小蓓，你和张总、耿校长先陪原市长、李主任视察一下校园吧！”说完，自己率先向校门内走去。

锦都人文大学位于凤凰山麓，三面环凤凰湖，一面与凤凰山麓相接。校园占地三千余亩，一条宽广的主路直贯南北，主路两边长着高大挺拔的法国梧桐，主路入口两侧是两个硕大的运动场，主路中央两侧分别是校行政大楼和大礼堂，主路尽头是融欧洲中古时期的教堂风格与中国清代国子监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图书馆。主路每隔一百米左右就向东向西各伸出一条支路，支路两边或为松树或为柏树或为云杉，支路尽头是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各个学院。相邻的学院之间或曲径相通或天桥相连。

原良品一行沿着主路前行不远即向右拐进入第一运动场。运动场中心是一个标准的足球场，四周是篮球场或排球场或网球场，运动场地面均铺着厚厚的一层人造草坪；运动场南北两侧是乒乓球馆、羽毛球馆和游泳馆，东西两端是台球馆和保龄球馆。原良品等人逐一参观了各场馆后又兴致勃勃地打了一局保龄球。

招生办主任（52）

“这个运动场造价不菲吧？”打完保龄球走出运动场时，原良品随口问道。

“少说也花了三四千万。”紧跟在原良品身边的张民抢先答道。

“怎么少说也花了三四千万？”原良品笑道，“自己做事花了多少钱也不知道--是不是钱太多了？”

“这个……”张民一时语塞，面带窘色地说，“运动场是耿校长主持修建的--他的钱才太多了呢！”

“这个运动场--包括这些场馆--总共花了六千六百万。”耿荣走近原良品侃侃答道，“虽说造价确实不菲，但也不是因为我的钱太多了，而是因为学校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我们中国人本来就不太相信民办高校，民办高校也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不仅‘软件’不行，‘硬件’也不行；时下很多民办高校学生流失率很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硬件’不行；我校之所以不仅基本上没有出现学生流失的现象，反而每年除了招取新生外还有不少从他校转入的学生，这除了我们拥有一支包含着为数不少的硕士博士副教授教授的师资队伍外，便是我们还拥有包括像这运动场在内的一些过硬的‘硬件’；再说，我们这运动场也不仅仅是‘花钱’，也‘挣钱’--在不影响教学的前提下，外来人员可以有偿使用我们那些闲置的场地场馆，这样，这两个运动场每年能为学校创收三四百万。”说到这儿，耿荣稍顿一下看了张民一眼，然后接着又说，“张总看不上办这学校挣小钱，便在创办这学校后不久就把这学校租给了我而转行办招生公司挣大钱去了--张总挣的钱才真是太多了呢！再说，张总将学校租给我时，学校占地仅仅三百亩地，欠债多达近三百万--当时，既没有富余的空间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修建这样运动场！”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耿荣说完后，原良品应声道，但在心里则骂道，“老子虽然贵为市长披星戴月日理万机，但每年的薪水就那么

一点点；而你这小子草民一个，一年到头就在家里单位转来转去，却这么有钱！而且也不知道要孝敬孝敬老子！哼！……”

“不仅这运动场造价不菲，各个学院的基本建设所花的钱也不少--每个学院的投资基本上都在五千万元以上。”原良品的心理活动还没结束，耿荣又介绍道，“所以嘛，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我们学校似乎很有钱，但实际上，我们的钱几乎全花在基本建设上；当然，我们的基本建设也的确搞得不错，即使和国内那些一流大学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那，下面就去参观一下吧！”汪得勇看了耿荣一眼，貌似礼贤下士地说，“走吧！你在前面带路！”

……

接近十一点时，原良品等人终于结束了视察校园的活动，随后，耿荣在学校小会议室向他们做汇报。当耿荣详细汇报了学校的创办和发展过程后，正准备再汇报学校面临的困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时，汪得勇担心耿荣扯出学校“经办权”的问题，便急忙插话道：“上午的汇报就到此为止吧。原市长、李主任累了一整个上午了，现在也该休息一会补充点能量了！”

“对！汪主任所言极是！”张民附和汪得勇道，接着又冲原良品和李礼辉说道，“原市长、李主任，学校在‘凤凰苑’准备了一顿便餐，请您赏光！”

招生办主任（53）

“凤凰苑”是锦都市一座最有名的五星级酒店，位于凤凰湖的另一边，与锦都人文大学隔水对望，由一座古园林改建而成。园林原本是按我国古代传说中东海三神山的样式设计的，由湖岸延伸至湖中，湖中部分由几个小岛组成，面积占整个园林面积的四分之三；小岛之间或画舫相连或石桥相接；园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假山怪石星罗棋布；梧桐树傍路井然排列，小溪纵横交错与湖相通；中央有一白塔高入云天，四周为画廊环园相绕……改建为酒店后，“凤凰苑”又增建了一些现代化的健身休闲场馆，如保龄球馆、康乐球馆、游泳馆、音乐厅……优美的自然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巧夺天工的古代建筑，与最新科技同步的现代设施，使“凤凰苑”成为一座虽然没有“天堂”之名但有“天堂”之实的天堂，听闻者无不梦寐向往但绝大多数人又只能望“苑”兴叹。

原良品一行落座于“苑中苑”，那是“凤凰苑”中的极品包间，平常除达官巨贾外便是“星”级人物包占。落座后，张民和耿荣分别作为锦都人文大学的法人代表和执行校长做了欢迎词，原良品做了在锦都人文大学的“现场办公”总结。在《总结》中，原良品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锦都人文大学所取得的成绩和为锦都市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信誓旦旦地许诺一定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锦都人文大学的发展，并当场表示给锦都人文大学增批一百个“统招名额”，协助锦都人文大学建设重点学科和具有国际水平的实验室……原良品的《总结》稿一宣读完毕，汪得勇等人便报以热烈的掌声。

“原市长真是我们民办教育事业的福星！有原市长这颗福星高照，我们民办高校的前景一定会更加辉煌灿烂！”开席后，张民举杯道，“来，我先敬原市长一杯，祝您这颗民办教育事业的福星永远光芒万丈！愿我们的民办教育事业能永远得到您这颗福星的照耀！”说完，一饮而尽。

“原市长可不仅仅是我们民办教育事业的福星！原市长主管我市的文教卫公检法，文教卫公检法各条战线都蒙受了原市长的阳光雨露，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紧挨着原良品就座的李礼辉说，“张总经理刚才说得不全面，应该罚敬原市长一杯！”

“李主任说得千真万确！但我刚才只是表述不准--在内心深处，我与李主任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张民再次举杯道，“不过，我还是甘心受罚的。来！原市长，我再敬您一杯！”说完，再次一饮而尽！

“哪里，哪里！我市的民办教育事业之所以有今天，全得益于我们有臧尔江这个好书记。如果说我为我市的民办教育事业做了点什么的话，我也只是在他的领导下做的！”原良品谦虚道，“过去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现在他是我的最高上司，今后，我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接受张书记的领导，也会一如既往地为大家服好务！”

招生办主任（54）

其实，自臧尔江升任市委书记之日起，原良品就开始觊觎市长宝座，随后又分别向李礼辉、汪得勇这两位干将通报过自己的想法。李礼辉也知道原良品这次之所以特地到民办高校现场办公，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竞选市长打基础做准备，便说："张书记一肩两担，够辛苦的了！原市长若能帮张书记分一份担子减减他的负担，那无论是对张书记来说还是对我们全市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

"李主任说得太有道理了！"汪得勇接着李礼辉的话说，"原市长仅仅用三年的时间，就让我们锦都的文教卫旧貌换新颜了，完全有能力接过张书记肩上的市长那副担子。来！我提议为原市长能全面主持我们锦都的工作干杯！"

"其实，我市像我这样的平头百姓都有和李主任、汪主任一样的想法，我所认识的人大代表也有同样的想法！原市长接过张书记肩上的市长那副担子我衷心拥护！人大代表们也会衷心拥护的！"张民说，"当然，也可能还有人大代表出于私心另有想法，但从现在开始到年底人大会议的召开市长的选举还有将近一年，只要我们在座的诸位同心协力，适当地做做工作，估计那些人大代表也会放弃私心，在选举市长的时候投原市长一票的！"

"作为人大代表，我的这一票肯定投给原市长！"见大家纷纷表示支持原良品竞选市长，耿荣便表态道，"来--原市长！我敬您一杯，也把我的那一票随着这杯酒一起敬献给您！"

"有诸位这片心意，我原某感激不尽！"放下酒杯后，原良品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李主任就接替我现在的这个位子，汪主任嘛--就接替李主任现在的这个位子！我和李主任、汪主任一定会更加不遗余力地为张总经理和耿校长服务，也希望二位发动更广泛的群众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

"那当然！"张民和耿荣几乎同时说道，"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那我就先谢谢你们了！”原良品说，“来！我现在借花献佛敬大家一杯，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大家一起干完杯后，马小蓓用肘关节轻触了一下原良品，起身面对他说：“原市长，小蓓我也敬您一杯，预祝您竞选成功！”说完，嘴唇轻触酒杯抿了一口酒。

“不行！小蓓敬原市长酒怎么能只喝一口呢！”见马小蓓仅仅抿一口酒，李礼辉笑道，“常言道，‘感情浅喝一点，感情深一口吞’，小蓓若是真心实意敬原市长酒，就应该喝完这一杯！”

“行！小蓓我虽然不胜杯勺，但为了表示我的真心诚意，我还是愿意喝掉这杯酒！”马小蓓再次起身说道，说完，将酒杯里剩余的酒喝完。

“小蓓今天表现得很不错！”马小蓓坐下后，汪得勇鼓掌道，“还是原市长面子大，小蓓从来都是滴酒不沾的！”

汪得勇一鼓掌，在座的其他人也一起热烈地鼓掌，原良品趁着大家鼓掌的当儿，右肘弯不紧不松地抵着马小蓓高高凸起的左乳房的下部分，暗中美美地享受了一番销魂蚀骨般的酥麻。马小蓓则面现桃红，眼含秋露，既像是看着原良品又像是看着所有的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同时，也暗自接受着原良品肘弯的碰触。

招生办主任（55）

“好事逢双，小蓓，你再敬原市长一杯吧！”掌声刚落，张民提议道。

“对！好事逢双！”耿荣趁便道，“小蓓，你再敬原市长一杯。你是我们招生办的副主任，这一杯就代表我们学校感谢原市长对我们学校招生工作的支持吧！”

马小蓓对锦都人文大学没有尺寸之功，但耿荣不仅奉汪得勇之命把她聘为招生办副主任，而且还许诺她平时可上班也可不上班但每月的工资照拿，并提前支付她半年的工资，马小蓓深为耿荣的果敢和慷慨大度所折服，感激之情也油然顿生；加上自进“汪府”感受到汪得勇的权势和物质财富后，便不再打算傍导演做明星而打算傍大人物做明星或者开影视公司做“生产”明星的老板，当她得知自己要见原良品时，她便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于是暗自精心准备了一番--也就是说，她是有备而来的；因此，耿荣一发话，她便应声道：“遵命！”几乎与此同时，左乳房迎着原良品的肘弯一挺站了起来，右手则端起酒杯将酒一饮而尽，接着，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好事应该是一而再再而三！”李礼辉一边鼓掌一边说，“小蓓，再敬原市长一杯！”说着，起身给马小蓓斟满了一杯酒并端给她。

“好吧！我小蓓今天就舍命陪市长了！”马小蓓稍加犹豫后又豪情满怀地说。

“行！巾帼英雄！”李礼辉再接再厉地劝酒道，“再敬原市长一杯--再来一个好事逢双！”

“不了吧--原市长，这么喝我受不了，您也不一定受得了！”马小蓓忸怩作态地说，“我实在喝不了了--要不，我给原市长唱一首歌！”

“唱歌？！”原良品虽然连饮了五六杯，有点晕晕乎乎的，但听到马小蓓说要为他唱一支歌时立马清醒起来，欣喜道，“太好了--唱歌是

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听歌是我最大的享受！”说着，加大了鼓掌的强度，侍候在一旁侍应生则赶紧调试卡拉OK。

“那我就献丑了！”马小蓓从侍应生手中接过话筒后谦虚了一句，接着，亦步亦趋地模仿着叶倩文的语调姿态说道，“我今天奉献给各位的是《我的爱对你说》，希望大家喜欢！”说完，便放声唱道：

天上的云它慢慢地飘过来，
陪着我慢慢地走　诉说那将来。
悠悠的风　它轻轻地吹过来，
好像知道　我对你的感慨。
曾经有过　那许多的空白，
能不能彼此接受　感情的存在。
亲爱的你　我这一片梦不改，
不知能否　走近你的心海。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
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
这份爱在等待，
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
……

招生办主任（56）

马小蓓本是表演系出身，在读书时，为了实现自己的明星梦也很刻苦；加上自己此来目的明确，准备充分，因此唱得声情并茂特别投入。

“唱得太好了！”马小蓓的歌声刚落，原良品情不自禁地叫道，“唱得好专业--再来一首！”

“献丑了！见笑了！”马小蓓学着流行歌手的做派向原良品等人鞠一躬后说，“更谈不上专业！要说专业的话，说不定您比我更专业--我倒也想向您学习学习，要不，您也来一首，我现场临摹临摹您！”说着，也没等原良品表示同意就把话筒向他递了过去。

“欢迎原市长赐歌！”汪得勇颇为煽情地说，接着，又转向马小蓓说道，“原市长的确唱得很专业，小蓓，你好好向原市长学习学习吧！”

“谈不上谈不上！”原良品不无矜持地说，“为了与小蓓‘般配’，我也唱首含有‘爱’字的歌--就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吧！”说着，清了清嗓子调整了一下情绪模仿着伍思凯唱道：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
没有了你，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
但是回忆，回忆，回忆，
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我还听见你的声音，
轻轻萦绕着我的心，

我还不能接受分离，
就是永远不在一起。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

原良品在读大学时做过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常常与文艺部长一起主持文艺晚会，同时，他自己的独唱节目也往往是晚会的“压轴戏”；大学毕业后在团委工作时，也常常参与文娱活动并登台表演；后来，随着官职的不断迁升，虽然公开的登台表演日渐减少甚至消失了，但在小圈子里也不时“粉墨登场”再作冯妇；加上他天生地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见马小蓓刚展歌喉便下意识地产生与她一决高下的念头，于是，一张口便忘掉了自己的市长身份而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流行歌的竞赛选手。

招生办主任（57）

“你这老东西还真唱得不错！”原良品还没把歌唱完，马小蓓就在心里嘀咕道，“但歌你能唱几句，舞你会跳吗？”于是，原良品的歌声一落，马小蓓便一边鼓掌一边说，“原市长唱得比我更专业--也比我大学生时代的教授更专业！走出大学后，我一直渴望找一个像您这样人做老师，今天终于找到了！请您收我为徒吧！……”

“原市长不能这么收小蓓为徒--这么收，太便宜她了！”马小蓓还没把话说完，李礼辉便打趣道，“至少也得再敬原市长一杯酒或给原市长献一首歌！”

“酒我不再敬了歌也不再献了！”马小蓓仪态大方风情万种地说，“我为原市长献一曲舞吧--跳一曲哈萨克舞！”说着，跃跃欲舞。

“稍等！”侍应生在马小蓓迈出舞步之前说道，走向音响设备调试了一番，音响里传出了广为流传的《玛依拉》音乐，随即，马小蓓翩翩起舞起来，原良品等人则一起屏气凝神、无声无息地观赏起来……最后，原良品更是进入了一种如醉如痴的状态，当马小蓓的舞步和音乐声同时戛然而止，在场的其他人不约而同地拼命鼓掌时，他才回过神来，下意识地鼓了几下掌。

“小蓓的舞跳得太精彩了--比歌还要专业！”李礼辉一边鼓掌一边赞叹道，“再来一曲怎么样？”

“不了！”原良品笑道，“歌不迷人人自迷，舞不醉人人自醉--还这么下去，我们饭也吃不了酒也喝不了啰！”

“那我们先吃饭喝酒，然后再欣赏小蓓高超的歌舞表演吧！”耿荣说，“拜原市长为师还是得喝酒--歌舞只是用来助酒兴而已！”说着又让侍应生开了一瓶极品茅台。

“对，还是应该敬原市长酒！”张民高声叫道，“侍应生，开瓶人头马吧！”

“不开人头马了吧--喝人头马太奢侈点！”原良品语带推辞地说，但在心里却说，“耿荣这小子挣了那么多钱，喝他几瓶人头马算得了什么呢？哼！老子不仅要喝人头马，而且还要参股！”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张民雄赳赳地说，“喝了‘人头马’，您的好事我们的好事一起来！”说完，从侍应生手中接过酒瓶亲自给原良品斟酒。当两瓶茅台酒和二瓶人头马被喝光时，李礼辉、张民、耿荣都已烂醉如泥，原良品、马小蓓虽然没全醉但也醉了六七分，汪得勇一则酒量大，二则是有备而来，便清醒如常，于是，一边叫来司机将李礼辉、张民、耿荣等人送走，一边让侍应生把原良品和马小蓓扶进总统套间……

九

四月一日一大早，耿荣一觉醒来便习惯性地打开手机，接着短信提示音响过不停。他随手打开第一条短信一看，只见短信写道：

“本人姓我！名爱你！字想你！大名叫懂你！芳名叫疼你！乳名叫念你！学名叫梦你！外号叫追你！你可以叫我吻你。”

当看到短信来自刘兆红的手机时，耿荣未加思索地向睡在身边的刘兆红侧过头去，戏谑地问道：“今天又不是节假日，你怎么有这雅兴？”

招生办主任（58）

“难道只有节假日才能吻你吗？难道吻你只是雅兴吗？”刘兆红迎上去深情地吻了吻耿荣后娇嗔地说，“难道今天只有我才对你有雅兴吗？”

“此话怎讲？”耿荣面带疑惑地问。

“此话这么讲--FOOL（傻瓜）！”刘兆红笑道，“今天是FOOLDAY--谁都可以有雅兴！不信，你看手机！”说着，出其不意地从耿荣手中夺过手机，接着念道：

“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个笨蛋，他非常笨，别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只会摇头或回答‘没有’，这个故事你听过吗？”

“谁发的？”

“赵黛丽。”

“下面一条是谁发的？什么内容？”

“邵川山！”刘兆红回答道，“短信是这么写的--‘做家具的是木材，懂诗词的是秀才，众人想的是钱财，被培养的是人才，女人要的是身材，发消息的是天才……’”念到这儿，刘兆红忽然停下了大笑道，“余下的你看。”说着把手机屏幕凑到耿荣的眼前，耿荣见是“正看短信的是蠢才”这么一句，便笑道，“余下的什么也没有呀--你再看看！”

刘兆红赶紧一看，但立马就识破了耿荣的“诡计”，于是，一边打开下面一条短信一边说，“余下的内容这么多--怎么什么也没有？你听好--我念啦：‘想你，是件很快乐的事；见你，是件很开心的事；爱你，是我永远要做的事；把你放在心上是我一直在做的事；不过，骗你是刚刚发生的事。田甜。’”

“对了--‘骗人是刚刚发生的事’”耿荣笑道。

“谁骗人？”刘兆红故作正经地说，“不信，你自己看！”

“我才不看上你当受你骗呢！”

“不看，那我就继续念啦--‘都说流星有求必应，我愿在星空下等待，等到一颗星被我感动，载着我的思念和祝福，落在你熟睡的枕边。’”

“谁想落在我熟睡的枕边？”

“谁？徐咏梅呀！”刘兆红不无醋意地说，“这你都猜不着，真是辜负了别人的一片美意！我说不是我才有这雅兴--没说错吧！”

“好了--今天的雅兴就到此为止！起床吧！”耿荣不愿“恋战”，便改口道。

“不行！”刘兆红翻身趴到耿荣的身上，不依不饶地说，“我的雅兴还没完--还想再发作一次！”说着，在耿荣的手机上给他写道：

“如果秋天走了，我会在雪地里等你；如果世界走了，我会在天堂里爱你；如果我走了，会让她来照顾你。真的，她的养猪技术不赖！”

“这段话是发给你还是发给她？”写完之后，刘兆红再次将手机屏幕凑到耿荣眼前说道。

“发给你！”耿荣看了看之后，呵呵一笑道。

“发给她！”刘兆红佯装生气道，并跃跃欲发。

招生办主任（59）

“别！别！……发给我--行不行？”耿荣故作求饶地说，说着，忽地把刘兆红手机拿过来，煞有介事地念道，“我是一棵孤独的树，千百年来矗立在路旁，寂寞的等待，只为有一天当你从我身边走过时，为你倾倒，砸不扁你就算白活了--一个爱你的人。”

“我刚看过短信--哪里有这么一条？”刘兆红信以为真地问，并凑上前去看。耿荣趁机把自己的手机抢到手，接着打开另一条短信，只见短信写道：“你就要去他方远行，真诚的朋友为你送行，凛冽的寒风挡不住我俩的友情，我握住你的手说：好好改造，争取减刑！”看完之后，便皱了皱眉头收敛笑容道：“这条短信由我们发给他才对！”

“什么短信？谁发的？”刘兆红问。

“张民发的--你看！”耿荣答道，并把手机递给刘兆红。

“这条短信本该我们发给他！”刘兆红看完短信后一边转发给张民一边说，“不过，我们现在发给他也不迟！”

“没有必要睚眦必报--他爱怎么做就让他怎么做吧！”耿荣制止道。稍缓之后，耿荣又补充道，“他这么做也可以理解--仇恨比自己成功的人，鄙视比自己不成功的人，这可以说是人类的普遍心理。”

“可他不仅有仇恨心理，而且还有仇恨行为呀！”刘兆红并不认同地说，“梅姐不是说过他已经向法院正式递交了起诉书，而且法院已立案，并已开始审理了吗？”

“这我知道。”耿荣解释道，“上周原良品等人来，我之所以费尽口舌地向他们介绍我们基本建设方面的花销，之所以大手大脚地招待他们，之所以总礼让张民，甚至在张民自作主张地要侍应生开两瓶人头马时也听之任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起诉我们了--我那么做，除了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挣的钱基本上都花了，我们并不是像外面盛传或他们想象的那么富有外，主要是给张民足够的面子让他觉得自己实际上就是学校的主人，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地争一个虚名，同

时也告诉他即使他最终收回了学校的经办权也在经济上并不能捞到多大的好处；当然，也让原良品、李礼辉那些人知道我们对他们对张民都可谓仁至义尽了，张民若再对我们有什么非分之想那是他自己有问题，张民若在和我们对簿公堂求助于他们时他们并没有必要出手相助。”

“啊！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刘兆红听完耿荣的解释后说，“说真的，昨天出纳把你们上周的进餐单据拿来让我签字时，我看到几个人一顿吃了几万块，我很生气，还想找你理论理论呢！”

“你以为一顿饭吃几万块钱应该是一件不可思议事吗？那些人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人，一顿饭吃几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算什么！”耿荣说，“所以嘛，我们也不能一心指望一顿饭就能封住他们的嘴，还得进一步地做做准备工作。这几天，你组织人把这些年来的招待费、公关费好好地整理一下，弄详细一点，越详细越好！也让王升把收集到的各种证据好好地整理一下！”说完，便穿衣起床了。

招生办主任（60）

真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耿荣上班前还在家里和刘兆红说要进一步地做做准备工作，可一到达学校走进办公室，一份装有法院传票的特快专递便到了。耿荣坐在高背椅沉思了片刻后，便打电话把刘兆红、王升叫到办公室来。

“虽然传票已经到了，我们也证据充足理直气壮，并不怕打官司，但我还是不想打官司！”刘兆红、王升到后，耿荣语气平和地说，“我打算与张民联系一下，看能不能说服他撤销起诉；同时也想联系一下汪得勇了解一下他的态度--王升你上次去见了他之后，他的态度应该有所改变，如果他的态度依然故我，执意与张民沆瀣一气，那我们只好勉力而为了；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汪得勇、张民都是有吃天之心的人，我看我们还是别指望他们能洗心革面立地成佛了！”王升语气平缓地说。

“王升说得太对了！你别徒费心机做无用功了！”刘兆红直言道。

“‘做最好的打算，做最坏的准备’，这句外国格言想必你们也知道吧！”耿荣坚持己见地说，“我这么做了后，如果张民执意对簿公堂，那我们就只好奉陪了！当然，在我与他们联系的同时，你们也得继续做准备--准备得越充分越好！”说完便拨通了张民的手机，但张民死活不接，于是，他又给张民发了一条希望面谈的短信，并且很快就收到了张民所回的“有话就到法庭上说”的短信。

“看来不该这么与张民联系！”收到短信后，耿荣语带后悔地说，“你们看，他一口拒绝了！”说着，把手机递给刘兆红。

“与虎谋皮，当然是痴心梦想！”刘兆红看了张民发来的短信后，一边把手机递给王升一边语带责备地说。

“那--还与汪得勇联系吗？”王升试探着说，“如果联系的话，恐怕也不能像这样打打电话发发短信了。”

“当然，当然！”耿荣连忙答道，“我今晚就到汪府去会会我们的汪主任！我现在就做准备--你们也去做你们的准备吧！”

刘兆红、王升走后，耿荣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让田甜代他去请汪得勇从中斡旋。

田甜自从上次把汪得勇灌醉酒后，总觉得自己辜负了耿荣的重托，担心会给他带来麻烦，因而，一直深怀内疚惴惴不安，并总想“将功赎罪”。同时，经过近一个月来与耿荣打交道，她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耿荣的人格魅力，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心，时时刻刻总想助他一臂之力。于是，当耿荣把自己让她去见汪得勇的想法说了后，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并暗自下决心这次一定不负所托。

招生办主任（61）

晚上，田甜如约到达汪得勇的别墅，还没完全进门，便一副兴高采烈的语气说道："汪主任，终于再见到您了！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上次您醉酒住院后，我随即也因醉酒住院，直到最近才可以说基本康复了，所以现在才来看您--您不会怪罪我来迟了吧？"说着，满面关切地瞅着汪得勇。

"哪里，哪里！来了就好--迟来早来都一样！"汪得勇迎着田甜的目光笑道，但随后就瞠口结舌，像一个文物鉴定专家仔细辨认着一件新奇怪异的古玩一样地打量着田甜，并暗自心猿意马起来--原来，田甜在与汪得勇打了两次交道后，深深地认识到汪得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登徒子，便决定对症下药；于是，在见汪得勇之前，精心地浓妆艳抹了一番：头戴一顶镶嵌着红花的白色有檐绒布帽；帽檐下，一撮刘海耷拉着与修饰得整齐的淡眉相连；眼睑涂得黑黑的，接长过的睫毛向上翻起；嘴唇上涂着浓浓的缎光口红；上身内穿一件黑色吊带背心，乳峰高高凸起喷薄欲出，脖子之下与双乳连成一片的乳白之间横亘着一条熠熠生辉的白金项链；下身内穿一件仅仅遮过膝盖的黑色百褶裙，脚穿一双黑色的高跟鞋；黑色的百褶裙和高跟鞋之间是两节刚刚像出泥洗净的莲藕一样的小腿；外套一件风衣一样的白色长装；手穿一双白色的网格手套……浑身洋溢着娇艳、性感、火辣的光彩。

"怎么--不欢迎吗？"看着汪得勇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田甜咯咯笑道。

"哪里，哪里！"田甜一笑，汪得勇立马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便赶紧掩饰道，随后，用手指了指章洁芬的专用卧室进一步地说，"我太太刚刚入睡，走，上楼去！"

"您太太已经入睡了？那我这就真是太打扰您了！真不好意思！"田甜故作惊讶地说--其实，她早就知道章洁芬是一个半植物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多半时候处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之中。

“没什么，没什么！”汪得勇连忙说，“你不来，我还闲得慌呢！”

“闲得慌？您不会是安慰我吧！”田甜笑道，“哪个招生办主任不是日理万机！”

“此话不假，但是……”汪得勇支吾道，“走，上楼后再说！”

“坐，请坐！”走进书房后，汪得勇指着一条豪华真皮沙发冲田甜说道，随后便去给田甜拿饮料。

“平常，我确实是日理万机忙不胜忙，但今天却是一个例外。”将一听饮料打开递给田甜后，汪得勇很自然地坐到她的身旁，接着说道，“我太太的情况你大概不太清楚--她在多年前因一场车祸而半身不遂了，长期由保姆照料；昨天晚饭后，保姆到原市长家帮他招呼客人去了，我今天在家里做临时保姆；太太入睡后，我无事可做，只得在这院落或房子里独来独往，连句话都不需要对谁说，你说，我是不是闲得慌？”

“哟--原来是这么回事！”田甜扑哧一笑道，“看来，我来的是恰逢其时！”

招生办主任（62）

田甜所说的“恰逢其时”其实是一语双关，即田甜一是说她正好是在汪得勇闲余时间来找他的，二是说她正好有充裕的时间来“不辱使命”；但汪得勇只理解了前者而没理解后者，于是，像是遇到了一个知音似地说：“不错，你的确是来得恰逢其时--我平时很难有像现在这样的闲余时间，今天，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地聊聊天。”

“聊天？那太好了！”田甜故作神采飞扬的样子说道，“前两次您我都有公务在身，未能畅所欲言、尽兴尽意，实在太遗憾了！”

“我的遗憾更大，这，你其实也很清楚！”汪得勇侧了侧身子，微笑着看着田甜，话中有话地说。

“我当然清楚！但幸亏有那个‘遗憾’，否则，您我的这次见面就不是在您这金碧辉煌的别墅了！”田甜下意识地挪了挪身子，正颜危坐地说，“我今天之所以登临潭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您那个‘遗憾’，我对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是什么认识？”田甜的话音刚落，汪得勇迫不及待地问。

“是什么认识？是这样的认识--您汪主任并不是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坏！”田甜直言道，“我原以为您会因为您那所谓的‘遗憾’而报复我的老板，砸我的饭碗的，但结果却恰恰相反--事后，您还和原市长等领导到我老板那里现场办公，对我也没穷追猛打！我今天既是来向您赔礼道歉，又是来向您表示感谢的！”

“赔礼道歉也好，感谢也好--总不能只用嘴吧！”汪得勇乜斜着田甜，一边蠢蠢欲动一边说，“用嘴也行，但总不能只用嘴说吧！……”

“汪主任，”汪得勇还没把话说完，田甜便截住他的话盯着他说道，“我是学艺术出身，又在日本学过文学在法国学过公关，回国后一直都在公关公司供职，因此，我自认为还是有一定感悟力的--你嘴里所说的和心里所想的我都能感悟到；只是嘛，我不大能理解，您这么一个县太爷级别的官员，还曾专门负责过几万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

作，似乎总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成等价交换关系，把男女关系处理成性的关系！”

“你的感悟有问题--”汪得勇恬然说道，“首先，我并不是总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成等价交换关系，把男女关系处理成性的关系--我无偿地帮过很多女性的忙，比如说，我让市一中免过几个单身女工的孩子的学杂费，资助好几个失去了父亲的农村女孩完成了大学学业；也有不少女性朋友，这我就不举例了！

其次，我即使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成等价交换关系，把男女关系处理成性的关系也没有什么错--现在是一个商品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可以说一切东西都商品化了或者说打上了商品的烙印，在通常情况下，我即使不想按等价交换原则来处理我与别人之间的关系，但别人也会按等价交换原则来处理他或她与我的关系，你说我该咋办？男女关系说到底就是性的关系，弗洛伊德通过医学实验和文化考证证明了这一点，你在西方生活过在西方文化中浸泡过，应该比我更认同这一观点。”

招生办主任（63）

“你说的这些都不无道理，但太绝对！”田甜迎着汪得勇的眼风说道，“在商品社会也有超越交换关系的关系，比如，像西方红十字会那样的组织与它们所服务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两性之间也有超越性的关系的关系，如梅克夫人与柴可夫斯基之间的关系、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维持社会存在和发展、维持男女关系的最根本的是情感，没有情感因素掺杂其中，交换关系不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就是抢劫与被抢劫的关系，不可能是完全等价的关系，男女关系只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交配关系，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关系；您不仅像我一样受过现代高等教育，而且还是我师长辈分的人，这一点，您应该比我认识得更清楚，体会得更深刻。”

“你说的这些都不错，”汪得勇坦陈道，“但是，这些并不只是你我清楚，比你我思想超前的西方人或日本人肯定也清楚，可是无论是西方人还是日本人，他们实际上都把人际关系简化为等价交换关系，把男女关系简化为性关系，你在日本、法国留过学，这一点应该比我认识得更清楚，体会得更深刻。”

“你说的这些也都不错，”田甜也坦陈道，“抽象的人际关系我就不说了，我只说具体的男女关系--西方人、日本人男女之间确实很看重性的关系，而且他们也不回避性，如西方有个基本上是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路德在谈到性欲时就明确地说：‘如果有人想抵抗自然的需要，因而不去做他想做和该做的事，那就犹如一个人希望自然界不再是自然界，希望火不会灼人，水不会打湿东西，希望人可以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一样。’法国男人对自己的太太找情人不仅不介意反而还引以为荣，日本有教授冲破人伦束缚与母亲同居……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卡斯诺提首先提出‘柏拉图式的爱情’这一概念的！虽然我不会奢求我的生活中会出现所谓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但是，我也不会接受仅见过两三次面的异性，即使肉体上被迫接受心

理上也绝不会接受！您如果不愿意接受我语言上赔礼道歉和感谢，一定要肉体的代价，也行！但是，我得把话说清楚，那不是我对您的赔礼道歉和感谢，而是我为我梦寐以求和心仪之至的人所做出的牺牲！而您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您实际上也把自己由一个谦谦君子变为了一个暴徒！”

听了田甜的一席话之后，汪得勇那又老又厚又黑的脸皮忽地泛上了红晕，刚才对田甜的蠢蠢欲动之心也戛然而止，并暗自惊叹道：“这才是我应该找的女人！”稍静片刻之后，唯唯诺诺地说：“其实，我只是真的很喜欢你很爱你而已！”

“谢谢！”田甜笑道，“不过，这是一句您可以对任何女人说的话！”

“不错！”汪得勇也笑道，“但我只是在对你说的时候才是发自肺腑的！在我的生活中，确实不乏女人，但很缺乏像你这样的女人！”

招生办主任（64）

“我也不完全怀疑您的话，但是，正如您刚才所说，一个人‘总不能只用嘴说吧’--我也要看您行动！”田甜敛容道，“张爱玲说，‘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也就是说，爱是不计成本不计得失的，爱就是奉献就是牺牲！您既然爱我，您能不能为我做出牺牲！”

“什么牺牲？”田甜刚一说完，汪得勇便应声道，“为了你，我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

“用不着‘抛头颅洒热血’，只要您稍费口舌就行了！”田甜淡淡一笑地说，接着，把请他斡旋张民与耿荣的事说了一遍。

“这虽然不是一件要我‘抛头颅洒热血’的事，但对于我来说，也并不比‘抛头颅洒热血’容易到哪里去。”听完田甜的陈述后，汪得勇叹了一口气说道，但接着又一副不惜舍生取爱的样子说，“但是，既然你开了口，即使再难，我也不能不做！放心吧，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那我就先谢谢您了！”田甜赶紧答谢道，接着出其不意地在汪得勇额头重重地吻了一下，旋即离去，走到书房门口时，又回过头去朝在沙发上还没回过神来的汪得勇笑道，“我这感谢可不是只用嘴说说而已呀！”

汪得勇完全回过神时，田甜已经走出了别墅。他下意识地走到窗口下意识地朝楼下喊了一声再见，田甜抬头回应了一声，接着，又给了他一个飞吻……

田甜的汽车驶出别墅院门后，汪得勇又下意识地摸了一下额头，但不摸则已一摸吓了一跳--手触到田甜在他额头上留下的“颜色”，他赶紧转身站到穿衣镜前一照，只见额头上唇印赫然醒目；他凑近一看，发现唇纹依稀可见；当他再凑近一步打算仔细辨认唇纹时，额头不经意间触了一下镜面，镜光一闪，恍惚间，他觉得触到了田甜的嘴唇，接着，条件反射似地趴到沙发上蠕动起来……发泄完毕后，他颓

然地坐了起来，随手拿过田甜喝过的饮料，见里面剩余的饮料不少，便喝了起来。

“这饮料灌口留有她的唇痕，饮料留有她的唾液……”汪得勇边喝边想。

“不！饮料灌口是饮料灌口，她的口是她的口；饮料是饮料，她的唾液是她的唾液，根本不是一回事！”汪得勇喝了两口后忽然愤怒地想，“这臭婆娘是在利用老子！耿荣那小子是在对老子耍美人计！耍美人计--没门！只要能把那学校弄到手，什么样的美人会没有？！”

“不！美人虽然有的是，但像这娘儿们一样的美人，老子碰到的还是第一个！”稍静片刻后，汪得勇又转念道，“老子得想千方设百法把她弄到手玩玩后再说！”

“不！还是和张民一起把学校夺过来了再说！”随后，汪得勇又否定了自己刚才的想法，把手中的饮料罐使劲地往面前的茶几上一搁，霍地站了起来，咬牙切齿自语道，“老子不仅要和张民一起把学校夺过来，而且还要把你这臭婆娘和刘兆红那臭婆娘一起夺过来！”随之拿起了手机……